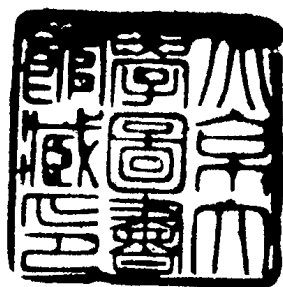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册目次

史部・正史類

訂正史記眞本一卷

〔宋〕洪遵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訂正史記眞本凡例一卷》提要

訂正史記眞本

宋　鄱陽洪　遵景[illegible]

司馬子長所著史記一百三十篇殆絶筆[illegible]漢之閒其書未就卽遭李少卿之禍佴身蠶室篇中闕文誤句多不及正而十篇有錄無書迨子長歿而楊惲褚少孫之徒以私見臆說足成之往往簒入太始以後事而子長之眞面目遂多僞託矣夫子長之才學宏博富麗包涵萬象蓋有楊惲所不聞於外家若少孫之淺陋又烏足以語此今以惲與少孫之文

與子長眞本比長絜短相懸匪不啻徑庭矣他如顓頊生鯀召始皇弟投之塹句此正子長一時之誤固可存而不論論而不更者也余於史記同杜當陽之嗜左特手錄一帙盡汰其補亡妄益等語而以己所校定者錄於下方子長有知千載而下其許我乎

凡例

一子長作史大旨具自序篇中其報任安一書實與自序篇相表裏今取爲史記本序列於篇首

一史記原缺孝景本紀今上本紀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傳靳蒯成列傳日者
列傳龜策列傳班固漢書云十篇有錄無書蓋謂此
也褚少孫補亡諸篇具在筆力文采種種不倫今竝
削而不錄題下直書一亡字以存闕文
一子長自序篇云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計所亡十篇應不下三萬言乃今刪定史記眞本
尚存字五十一萬有奇中間不無一二添足語特以
一時無跡可尋未敢妄意削去蓋有俟於博雅君子
一史記絕筆於天漢此時武帝尚無謚號其述事皆云
今上今帝今天子今皇帝或有云孝武帝者悉後人
所定也更有雜述孝昭以後事者尤爲不類竝爲改
正刊去
一子長序事篇中以國代邦以滿代盈以野雞代雉以
常代恆以開代啓以通代徹以同代談竝爲君父諱
名處至有不能盡諱者如禹子啓賢有飛雉升鼎耳
而呴邦內甸服以立恆常之類今本與眞本竝同斯
又不可解
一史記一書成於西京中間恍字作說閑字作開智字

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溉勑字
作飭制字作剬棄字作弃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
用之眞本有此古字不可更改若其竈鼈從黽辭亂
從舌覺學從與忝恭從小巢藻從果耕藉從禾席下
爲帶美下爲火哀下爲衣椒下爲點析傍著片惡上
安西賢側出頭離邊作禹如此等類直是訛字悉爲
改正
一子長序事間有草草謬誤處略摘一二開載左方旦
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
家敘各公生卒謚號多有自相矛盾處○六國年表
秦楚三晉燕齊本紀世家敘各公生卒謚號往往亦
多不同○平準書結尾云亨宏羊天乃雨是不了語
○管蔡世家論後別序曹叔○趙世家越王句踐滅
吳後雜出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
問吳王語○田單傳尾附見王蠋本事○趙奢傳中
許歷復請諫上著邯鄲二字○李斯傳云召始皇弟
投之壍○酈生陸賈傳篇末重出酈生事○游俠傳
首漫下太史公曰句今本與眞本竝同不敢妄意更

改

一本紀〇五帝〇夏〇殷〇周今本與眞本竝同〇秦篇四字（一曰千里是也）係後人添足語〇始皇篇八百十七字（襄公立享國十二年以下是也）係褚少孫考異語孝明皇帝左方係東京語竝從眞本刪去〇項羽〇高祖今本與眞本竝同〇呂太后篇十一字（小論前結尾是也）係後人添足語從眞本刪去〇孝文今本與眞本竝同〇孝景〇今上眞本竝亡止存篇目

一年表〇三代篇張夫子問左方係褚少孫語從眞本

刪去〇十二諸侯篇周魯齊晉秦楚等字從篇首直貫至尾以後竝用各國相傳諡號序去原無周魯齊晉秦楚等字分載各公諡號之上今本妄意攙出悉爲削去〇六國篇各公諡號之上眞本竝載秦魏韓趙等字緣每格多有別國公侯諡號附見比十二諸侯表不同此正子長有分曉處不削祇篇末始皇帝元年以後今本亦爲八格非是謹依眞本定八爲七蓋秦至始皇帝而一統故宜與周竝列也〇秦楚之際篇前半分爲九格今本與眞本竝同自義帝元年後眞本原分廿格今本或分廿一格者不可從也又眞本敘趙王歇分載趙代兩格敘代王陳餘原在代都一格今本謬誤錯亂悉爲改正〇漢興以來諸侯篇今本與眞本竝同其諸王諡號附雜楊惲潤色語悉爲刪改〇高祖功臣侯者篇失序者正平陽曲周陽河汾陽戴侯今本雜出楊惲語從眞本刪去〇惠景閒侯者篇遒侯容成侯亞谷侯今本雜出楊惲語從眞本刪去其篇中孝惠高后等字亦如十二諸侯表例從篇首直貫至尾今本妄增孝惠某年高后某

年等字眞本所無也亦皆削而不存〇建元以來侯者篇南窌侯龍頟侯今本雜出楊惲語而常塗侯左方則少孫添足語也竝從眞本刪去〇王子侯者篇今本與眞本竝同其王侯諡號亦雜楊惲潤色語悉爲刪改〇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篇眞本有錄無書止存篇目〇右年表十篇正子長大手筆處後世鮮有知者故今本校讎殊草草遂不憚殺青之勞三復訂正非徒傳之其人抑以顧爲司馬氏忠臣云

一書〇禮〇樂〇律眞本竝亡止存篇目〇歷篇橫艾

掩茂太始元年左方係少孫語從眞本刪去○天官篇蒼帝行德一段今本誤列書尾從眞本嵌小論前○封禪○河渠今本與眞本竝同○平準篇今本書末小論眞本原列篇首特爲改正

一世家○吳○齊太公○周公○燕今本與眞本竝同○管蔡篇四字曹叔世家是也係後人添足語從眞本刪去○陳杞○衞○宋○晉○楚○越王句踐○鄭○趙○魏○韓○田敬仲完○孔子今本與眞本竝同○陳涉篇小論○外戚篇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楚

元王篇六十七字是爲楚文王以下是也係楊惲語竝從眞本刪去○荆燕今本與眞本竝同○齊悼惠王篇七百三十五字篇末小論前重序城陽景王章一段是也係楊惲語從眞本刪去○蕭相國今本與眞本竝同○曹相國篇一十三字篇末小論前一段是也係楊惲語從眞本刪去○晉侯○陳丞相○絳侯今本與眞本竝同○梁孝王篇三十字是爲平王以下十一字襄立三十九年以下十九字是也係楊惲語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五宗篇九十二字六安王慶以下一十九字眞定王平以下七十二字是也係楊惲語竝從眞本刪去○三王眞本有錄無書止存篇目

一列傳○伯夷○管晏○老子韓非○司馬穰苴○孫子吳起○伍子胥○仲尼弟子○商君○蘇秦○張儀○樗里甘茂○穰侯○白起王翦○孟子荀卿今本與眞本竝同○平原君虞卿第十五○孟嘗君第十六今本失次從眞本改正○魏公子○春申君○范睢蔡澤○樂毅○廉頗藺相如○田單○魯仲連今本與眞本竝同○屈原賈生篇四十一字及孝文崩以下是也係楊惲語從眞本刪去○呂不韋○刺客○李斯

○蒙恬○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淮陰侯今本與眞本竝同○韓王信盧綰篇廿一字子代歲餘坐法死下是也係楊惲語從眞本刪去○田儋今本與眞本竝同○樊酈篇三十四字繆靖侯卒以下是也係楊惲語○張丞相篇孝武時丞相左方紀事係少孫語竝從眞本刪去○酈生陸賈今本與眞本竝同○傅靳蒯成眞本有錄無書止存篇目○劉敬叔孫通○季布欒布○袁盎晁錯○張釋之馮唐○萬石張叔今本與眞本竝同○田叔篇五十三字數歲坐太子事以下是也係楊惲語褚

先生左方係少孫語竝從眞本刪去○扁鵲倉公○吳王濞○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軍今本與眞本竝同○衞將軍驃騎第五十篇內百六十四字長平侯伉代侯以下六字公孫賀傳末一十七字公孫敖傳末八十字韓說傳末三十一字路博德傳末九字趙破奴傳居匈奴中十歲下廿一字是也係楊惲語○平津侯第五十一篇內太皇太后詔左方係東京語○匈奴第五十二篇內四十九字武帥開其家下廿五字有詔捕太醫令下廿四字是也係楊惲語右方三傳以眞本校定今本失次者改正添足者刪去○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今本與眞本

竝同○司馬相如篇廿八字小論揚雄以下是也係東京語從眞本刪去○淮南衡山○循吏○汲鄭○儒林今本與眞本竝同○酷吏篇四字杜周傳子孫尊官是也係楊惲語從眞本刪去○大宛○游俠○佞幸今本與眞本竝同○滑稽篇褚先生左方係少孫語從眞本刪去○日者○龜策眞本竝亡止存篇目○貨殖今本與眞本竝同○自序篇序傳五條平原君虞卿孟嘗君衞將軍驃騎平津侯匈奴傳是也今本失次從眞本改正眞本者名山中藏舊文也

一書中字面眞本與今本同者從楷書同文也眞本與今本異者作篆從先進也觀者當自得之

一起止過接眞本與今本同者隨文錄去閒有起止各別過接受刪者竝著一圈以表其異更有眞本所無而係今增者悉書其字於圈中

一音義詳訓字意略著篇章大旨庶司馬氏眞面目令人深思而自得之竊附漢儒解經之例

一刊誤或揭年月之訛或著事理之謬竝子長小德出入處夫惟愛莫助之故推擊也不遺餘力非敢批駁

先賢以拈己之是也

一摽記圈形有四庶不誤觀者音義用◎考異用◐刊誤用●題評用○用之各有攸當也

訂正史記眞本凡例一卷 補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洪遵撰遵字景嚴鄱陽人皓仲子官同知樞密院事謚文安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載曾慥學海類編中前有自序稱手錄司馬遷史記一帙盡汰去楊惲褚少孫等所補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語而以巳所校定者錄於下方此其書前凡例也考諸家目錄皆不載遵有此書諸家言史學者如漢書刊誤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俱表表於世自宋以來亦從無引及此本者今觀其所刊正不盡無理而云得司馬遷名山所藏眞本與今本核其異同知其孰爲楊惲所增孰爲褚少孫所補則三洪皆讀書人斷不謬妄至此豈有由漢及宋尚有司馬遷眞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其爲明季妄人托名僞撰殆無疑義且既謂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異某篇自某處至某處刪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刪若干字直以全書悉載例中可使人按例而塗乙之卽得眞本無庸更有全書矣此尤作僞之一證也

批點史記瑣瑣二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崇禎間郝洪範刻山草堂集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記瑣瑣二卷》提要

史記瑣瑣題辭　　外編

司馬遷史記。自比春秋。班固洗索其痕瑕。聲價不無小減矣。近世辭林推轂。置諸班史右。葢辭人嚮文多傳記碑版敘事。取材於諸史。而子長書。薈蕞四代典要。道古者引

繩批根。不能舍而他適。故稱子長籍甚。其書中幾事隱語。注家銓釋。往往標新義。余暇日料簡以示兒曹。命曰瑣瑣。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裁以大義。雖曰糠麩。貯之青囊。莫匪金屑。皆辭林之鳧藻。藝苑之珠

璣也子長自謂抽之金匱藏之名山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者烏可視同土苴而屑越之耶時

崇禎改元歲戊辰二月之吉

仲興父識

批點史記瑣瑣目錄

目錄終

山草堂集第十八

批點史記瑣瑣卷之一

京山郝敬輯錄

男洪範校刻

五帝本紀

黃帝幼而徇齊

註引爾雅徇徧也齊疾也言才智周徧敏疾也○按徇與(侚)通順也易曰齊乎(巽)巽亦順也言始生柔順整齊也大戴禮作(彗)齊彗徇巽聲近相通

帝堯便章百姓

註引古文尚書作(平)章今文作(辯)章○按平便辯三字聲近易剥牀以辯辯即平詩平平左右平即便論語便便言便即辯漢書張敞傳便面即屛面王莽傳屛面即便面屛音平

堯召舜曰汝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

註德不堪故不悅懌俗本作(澤)○按作澤近是尚書作德弗嗣言德不堪繼嗣嗣澤聲近光華曰澤即尚書所謂鄙德忝帝位之意

重華父曰瞽叟

註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字之曰叟○按叟老父之稱或作(瞍)謂舜父無眸子誤

陶于河濱器不苦窳

註苦麤也○按凡物甘曰美苦曰惡器㼐邪曰窳音庾

堯賜舜絺衣與琴

註細葛衣也○按絺衣即袗衣孟子曰舜被袗衣鼓琴袗單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凡繒之希薄者皆可名絺不獨葛耳皐陶謨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以絺繒刺繡藻火等五采于衣即所謂袗衣也古禮衣皆用單士冠禮兄弟畢袗玄即玄端亦單衣也

禹皐陶契稷及彭祖凡十人堯時皆舉用未分職舜始命之

註彭祖陸終氏之第三子名籛鏗封于彭○按彭祖生歷唐虞夏商間壽八百歲夫子謂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即此人也彼親見堯舜禹湯列聖其傳述最真故夫子自謂信古竊比老彭親見先聖云爾讀者多不解

舜曰弃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註引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書孔註作阻飢阻難也○按前此水土未平民奏鮮食以救飢今洪水平無鳥獸魚鼈可食土雖可耕而民未知播種於是始飢故曰祖飢

夏本紀

舜殛鯀于羽山

註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熊音(能)下三點象三足鼈三足曰能○按熊與雄同音猛獸狀似豕山居羽淵羽山下泉洞非水也三足鼈之能下無點古篆文無三點者即熊字耳熊雄音弁與能叶詩兆羊雄叶蒸正月雄叶懲古能熊通用非以點為別也漢高祖本紀沛父老推季為令季辭曰恐能薄註云能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強力故人有賢才者謂之能然則能即熊也有才能故雄三字可互通

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註橇音蕝形如船而短小人曲一脚泥上行擿進以拾泥上物海邊有之檋音約一作(橋)用鐵錐長寸半施履下以上下山使不蹉跌也○按此即書所云四載也

青州其篚㰞絲

按㰞之言黶也音掩尚書作(檿)山桑也蠶食其葉繭小而堅合俗名山繭色黯然黑謂之㰞絲堅韌中琴瑟之絃㰞檿聲近義與弇韽通周禮典同職微聲韽弇聲鬱謂律筩之聲幽閉不宣暢也考工記鳧氏為鍾侈則柞弇則鬱言鍾口歛而內幽深皆堅合意

徐州大野既都揚州彭蠡既都豫州滎波既都導荷澤被明都雍州至于都野

按尚書都皆作猪或作瀦水所聚也鄭玄曰南方謂都爲瀦周禮距國五百里外爲都詩毛傳下邑曰都爾雅㱃在澤中者爲都㱃凡衆之所聚必下故瀦爲水聚邑爲民聚瀦水爲都聚下之義後世遂以都水名官

殷本紀

伊尹說湯言素王九主之事

註素王大素上皇其道質素也九主有法君謂用法嚴急若秦孝及始皇等有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等有等君等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漢高祖封功臣之類有授君謂君不能自理委政其臣如燕王噲以國授子之之類有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如漢宣帝之類有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之類有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如管子云寄生之君之類有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如三苗智伯之類有三歲社君謂在襁褓主社稷若漢昭平之類

湯伐三㚇歸至于泰卷

註卷作坰與尚書序同○按野外謂林林外謂坰與卷聲近楊愼云泰坰即太行坰行聲近古人用字不拘類此

中䨓作誥

按尚書作仲虺音毁䨓音壘與虺聲近周禮六彝有蜼彝罍爲罍罍通虺蜼通蜼亦音壘

說爲胥靡築于傅險

按書作傅巖巖音言與險聲近雅頌以巖叶山叶瞻險與巖古字通用

西伯伐飢國滅之祖伊恐奔告紂

按書作伐黎黎飢色也書云黎民阻飢爲其民失養而弔伐之古文字以義轉注類此

周本紀

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註引汲冢周書甲子夕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註天智玉之善者縫環其身自厚

也凡焚四千王厤王則銷天智王不銷紂身
不盡也○按琰圭名
紂死武王以輕劍擊之
註周書作輕呂劍名○按顧命所謂赤刀後
人寶之卽此
武王祭社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
康叔封布玆召公奭贊采師向父牽牲尹佚筴
祝
註周禮司烜氏以鑑取水于月曰明水以爲

玄酒也玆藉席之名諸侯病亦曰負玆采幣
也筴版也祝祝文○按百人爲卒大卒謂天
子六軍左右謂將率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按寶保古字通用
武王告周公曰天不饗殷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註出周書及隨巢子曰夷羊在牧牧郊也夷
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飛虫蔽田爲災非是
鴻雁又云小人在位君子見放之喻○按楊

愼云蜚鴻馬名言養無用害有用也愚謂此
田野荒廢閭里蕭條之狀卽小雅鴻雁于飛
註誤信冢書爲古不欲以小雅解故爲鑿說
耳若以蜚鴻爲馬馬在野亦是常事詩云鴻
雁于飛集于中澤卽滿野之謂流民之比
穆王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
按臩書作冏周之僕正也音拱與冏聲近
宣王不脩籍于千畝
註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宣王三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註
千畝地名在西河介休縣○按小說介休王
借霹靂車收麥周籍田千畝在介休因以千
畝爲地名小說傅會之耳
幽王爲熢燧
註熢土櫓燧炬火○按大盾曰櫓城上守禦
露屋亦曰櫓邊方避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
槹常低之寇至夜則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熢
晝則積薪焚之遠望其煙曰燧

褒神化爲二龍止于夏庭卜請其漦而藏之
註漦龍所吐沫也○按漦音斯俗謂小便爲
漦龍溺也
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
非我能教子支左詘右也百發百中不以善息
少焉氣衰力倦一發不中百發盡棄
註引烈女傳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
之左手不知又引越絕書左手如附泰山右
手如抱嬰兒皆學射之法○形容開弓引弦
之法搤握同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
註關東爲從關西爲橫或云南北爲從東西
爲橫或云以利合曰從以威脅曰橫或云關
東地南北長爲從六國居之關西地東西廣
爲橫秦獨居之○按六國南北交合爲從西
向擯秦爲橫猶織布之有經緯也詩橫從其
畝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
註溫作盜竊也竊驪淺青色○趙世家作盜
驪盜亦竊也近似曰竊無分辨曰溫溫亦盜
竊意不如溫佳
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
註六月伏日也周無伏秦始有伏金氣伏藏
之日祠社也○按四時以生氣相代春木生
夏火秋金生冬水夏季火盛生土秋金遇夏
火畏伏歸于土故庚日爲伏庚金也時土氣
盛故祀社毒氣曰蠱狗善守百邪畏之殺而
懸諸郭門以禦之也
惠文王十二年初臘
註十二月臘日秦始效中國爲之獵取禽獸
以歲終祭先祖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
蜡漢改曰蠟禮天子大蜡有八蜡者索也合
聚萬物而索祭也○按蠟即蜡蜡之言腊也
百物乾薨曰腊萬物歸藏送死之祭也故服
色尚素祭先祖及百神息田事勞農休百[illegible]

也禮黃冠而蜡黃土色祀社也萬物生于土歸于土故歲終祀之或云臘蜡二祭恐未然

孝公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始置縣開阡陌

按闕即天子之象魏兩觀并峙其中闕然也冀猶立也取四方冀望之意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即井田之經界開之以爲田也

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

註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者皆稱士伍

秦始皇本紀

嫪毒封爲長信侯

註嫪姓毒字始皇母與嫪毒淫毒坐誅世人罵淫者曰嫪毒○按嫪音勞戀惜也毒音藹文從士從毋男子淫惡之稱非人名

秦地南至北嚮戶

註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言地極南日在北所謂日南者也琅邪臺頌辭南盡北戶

琅邪臺頌辭晉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

註摶古(專)字左傳如琴瑟之摶壹揖(輯)通齊也一量同度量也

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註以其形名宮言宮四阿旁廣也又云東西三里鑄銅人十二于宮前以慈石爲北闕門○按詩云有卷者阿屋四檐深曲曰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而秦遂亡阿房非本

名也

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

註餘刑見于市朝惟宮刑者一百日隱于蔭室養之曰隱宮下蠶室是也

盧生侯生相與謀曰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未可爲求仙藥亡去

註令民有方伎者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人學一方欲其專精也

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已滅

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

註人魚似鮎四足羨音延冢中神道也○按羨亦作埏又謂之隧左傳隧而相見註若今延道延羨聲近

趙高教二世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

註逮及也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漢書百官表有議郎中郎散郎○按少去聲如三少之少謂近侍之官皆無得免

復土酈山

按始皇葬酈山既窆棺還以所穿土培其上謂之復土漢文帝紀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

註掌穿壙填瘞事者

陳勝等反故荊地爲張楚

註張大楚國也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已弛復張明欲報秦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

註飯器謂之塯形瓦器養卒也觳音學盡也言雖守門之卒亦不盡此之疎陋也○按觳猶酷也塯炊飯器形盛飯器監門之養對下文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烈亦酷也觳者尖削之稱足尖謂觳士喪禮明衣裳長及觳特牲饋食記佐食俎觳折音斛與觚通觚量酒器有稜角考工記鬲實五觳庾實二觳旗人豆實三而成觳觳受斗二升形尖方故名莊子其道大觳不圓滿之意

禹決河亭水自持築臿

註亭平也築杵也臿鍬也

賈誼論斬華爲城因河爲津

註斬作踐斷華山以爲城○言設險也斬與踐通猶剗也平治之意漢書文帝詔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註踐翦也謂不用斬衰

陳利兵而誰何

註何猶問也或作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

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

鉏櫌棘矜非錟于句戟長鎩也

按鉏與(鋤)同耘田器櫌鉏柄也一作耰論語耰而不輟謂執鉏以耘也棘(戟)通周禮掌舍棘門注以戟爲門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逐之註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大弓矜柄也一作(穫)音勤言以鉏櫌爲戟柄錟音談(銛)通銛音先鋒利也戟有枝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鎩長刃矛音晒殺去聲

寒者利裋褐

註一作(短)褐裋音豎褐毛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又作短褐

繆公學者人

註著(宁)同門屏之間曰著詩俟我于著乎而謂受學于守門之人○卽閽寺奄人

周歷以移仁不代毋秦亶其位呂政殘虐幷兼(此段文詞甚古朴竟不知誰)天下得聖人之威距之稱始皇胡亥極愚云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子嬰度次得嗣實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矣

註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爲漢毋也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毋而王火不代木漢不合卽代周秦値閏位在木火之間畜鳴謂言不辨好惡胡亥藉帝王之威自矜伐其惡惡篤而亡豈其虛哉度次越序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何休曰茅旌鸞刀祭宗廟所用示以廟祀歸楚也○或謂此班固之辭也明帝諱莊故楚莊王稱嚴王賈誼司馬遷責子嬰保全宗祀故云誤哉

項羽本紀

項梁誅殺會稽守藉所擊殺數十百人

註不定數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云數十百

東陽少年欲立陳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

註蒼頭謂士卒皂巾與衆異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按特起謂擁立爲王與蒼頭異欲貴之故下文嬰母戒以未嘗見汝先有貴者

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註南公楚人善言陰陽言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三戶三大姓昭屈景也或云三戶地名○按項羽破趙將入關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鄣南與秦戰再破之蓋北地津名楚軍入關之路南公借爲隱語耳

宋義曰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按蝱蠅屬牛蠅大如指牛身有蝱有蟣蝨欲搏其蝱不可望破其蟣蝨言欲撲大姑置其小喻伐秦不得兼救趙也

士卒食芋菽

註芋蹲鴟也菽豆也漢書作半菽五升器○按半菽謂米少半食豆也半者不足之名言不能全給糧米也荳葉亦名菽菜類

諸將慴服莫敢枝梧

註梧音悟猶枝捍也小柱爲枝邪柱爲梧

司馬門

註宮垣之內四面皆有衛司馬提兵環守之故天子禁門謂司馬門

蒙恬開榆中地數千里

註蒙恬樹榆爲塞○卽今九邊之榆林

陳餘遺章邯書曰孰與身伏鈇質

註公羊傳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人椹一云剉椹○按鈇扎刀椹砧同以厚木承鈇斷草飼牛馬者也殺人用之周禮夏官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椹質謂以木椹爲質武射尚力故射椹質質者正也射侯曰正

宋義爲項梁使于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

之將見武信君乎卽梁項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必
沛公見項王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又樊噲對張良曰此迫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按古人自謙多稱臣不獨對君耳。高帝紀呂
公謂季曰臣少好相人無如季相。臣有息女。
願爲季箕箒妾。是時高祖避仇居沛。呂公亦
稱臣

沛公謂張良曰。鯫生說我曰距關

按鯫音(蛆)。小貌鄙薄之稱

或說羽留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楚人沐猴
而冠果然

註。沐猴。獼猴。不任久著冠帶。喻楚人性躁也。
○按陸佃云猴善候。故文從侯。猿之德靜以
緩。猴之德躁以囂。雌爲猴雄爲猿。老爲玃。小
爲王孫。沐猴一名猱。音鐃。本作獶。母猴也。猿
一作猨。性善援。從爰。猱善技拭。故云沐猴。古
善塗者謂之獶人。楊雄傳。獶人亡則匠石輟
斤。而不妄斷。註亦作獶。樂記云。獶雜子女。註
舞者如獼猴。獼從彌嬰。彌嬰兒啼聲。禮雜記
中路嬰兒失其母。註嬰猶嫛彌。一作嫛嫛兒
呼母曰嫛嫛母。沐獼聲互近。故母猴曰獼猴
與沐猴也

業已講解

註。業事也。講[illegible](嫥)和也。○凡執事曰業。
孟子有業屨于牖上[illegible]皆擇其善者而業
用之。事已成曰業。事未成亦曰[illegible]

已然半途之辭。說文講和解也。講嫥二字通
用。俱訓和

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

註。後漢改(洛)爲雒。光武以漢爲火德忌水。故
去洛旁水。加佳。佳從土。水之忌也

漢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

註。傅(附)同。著籍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
一年之儲。故二十三歲而後役。五十六除籍
免役。年未及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

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出滎陽東門詐降
註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旨毒毛羽幢也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或云以毛牛尾爲
之大如斗○按王侯以下皆有纛而小不在
左
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註楚歌者鷄鳴歌漢已畧得其地故楚歌者
多鷄鳴時歌也○按如註所云是鷄人報曉
之歌此言楚歌聲高而長如鷄之鳴所謂激

楚之音今吾鄉山歌是也
漢軍皆披靡
註精體祇垂
烏江亭長檥船待
註南方人謂船著岸曰檥音倚一作艤或作
樣
項王謂呂馬童云吾聞購我頭千金
註漢以一斤金爲一金當一萬錢○按秦以
一鎰金爲一斤漢以一斤金爲一金漢書註

凡言賜若干金者一金予萬錢非實金也言
賜金若干及言黃金者實金也此千金與以
錢千萬耳然文帝紀云賜大尉勃金五十斤
則是實與金八萬兩也陳平灌嬰各二十斤
襄平東平典客各金千斤則是共金七千斤
爲金十一萬二千兩并賜太尉者共金十九
萬二千兩矣況徧及諸臣嘗賜者不知若干
人則傾府庫之藏不足豈其然乎當時必別
有條例即所稱賜金若干者未必全是金大

段古人賞數以多爲名如云萬鍾萬鎰九百
十萬皆細數以見多如一斗稱十升之類漢
制三公號萬石實月穀三百五十斛中二千
石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
石百斛以下遞減不及全數之半少者不及
十之七八皆非必實給也
項王走烏江身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
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註面不正視也○按漢書張叔傳獄事不得

已爲涕泣、而面封之。註。不忍視囚、而封其獄
辭。凡人相向曰對面。相背曰背面。一作偭

高祖本紀

左股七十二黑子

註。左陽也。應赤帝火德。七十二日之數。五氣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幷索四方各十八日。皆七十二日也

王媼武負貰酒

按媼音奧上聲。婦人長老之稱。王武二姓。王家之媼。武家之負。負婦同。卽婦字。貰音世。與賖同

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

註。讐亦作售。○按讐售酬古字互通。詩無言不讐。讐報也。高祖飲其酒。必以價數倍酬賞之

折券棄責

註。周禮小司寇聽稱責以傅別。傅別券書也。書其所稱貸之數于扎。中別之。各收其一。後持此責償。折毀也。棄其負。不求償也。責債同

咸陽

註。秦孝公都咸陽。在渭北。始皇都咸陽。在渭南。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咸皆也。南北皆陽。○按詩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又謂終南山之陰。亦此地也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

乎大丈夫當如是也

繇。役也。按縱觀。非一人一事。獨見皇帝歎羨。舊註誤

蕭何爲主吏。主進

註。主吏功曹也。主進。主賦歛禮錢。進作賮財也。宣帝數負進。與此同

紿爲謁曰。賀萬錢

註紿音殆。詐也。謁謂以扎書姓名。及錢數于其上

酒闌

註闌希也飲酒半罷半在謂之闌

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註告音嘷號也吏休假之名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按漢書顏師古註告者請休也或謂之謝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云謝病義同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註一名鵲尾冠以竹皮爲之薛縣有作冠師故使求盜往治○按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有兩卒名弩父又名亭父又名求盜求捕盜賊也

高祖被酒

註被加也謂爲酒所使

老夫相高祖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

鄉向同漢書作以君更作

沛父老迎劉季爲沛令季辭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註能獸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強力故人有才能者謂之能○按此與三足鼈之能殊此熊屬與雄音義近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註東函谷南嶢武西散關北蕭關四關之中也

沛公諭秦父老諸吏人皆按堵如故

註按次第也堵墻也言不遷改

太公擁篲迎門却行

註爲恭也如今卒持帚者然○篲掃竹音捶去聲

將軍劉賈有功封荊王王淮東

註淮東本吳地言荊者西南有荊山在陽羨界陽羨本名荊溪○今之常州府無錫宜興縣是

齊東有勃海之利

註勃旁跌也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是名勃澥

海郡

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北闕前殿

註未央宮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其西南兩面無門闕蓋以厭勝之術爲之

更命酈邑曰新豐

註地里志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

孝惠帝以沛宮爲高祖原廟

註原者再也先已立廟又再立故謂原廟

贊曰文之敝小人以僿

註作薄或作蔽○按僿與博塞之塞報賽之賽音義同今世俗角戲謂之賽七王紛爭欲賽也故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子云奢則不遜者文勝而僿也

呂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

按妃與配同左傳水火妃也

爲漢王得定陶戚姬

註姬周姓天子之宗女貴于他姓故爲婦人之美稱

呂后使人持酖殺趙王

註酖毒酒也與鴆同鴆鳥食蝮蛇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呂祿呂產欲亂關中猶豫未決

註猶豫獸名性多疑○按老子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蓋二物豫狐也善濟水冬聽冰下無流聲乃涉猶犬也善防在外必數顧其主犬善疑故曰猶狐善媚故曰豫

太尉尚恐不勝詔呂未敢訟言誅之

註訟公也
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註天子至尊不敢媟瀆言之故託乘輿乘載也輿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常車行天下故又謂車駕書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孝文本紀

張武等曰漢大臣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按喋音雜與唼同言大臣多詐謀新歃血明爲不軌未可信也漢書作喋血註作蹀音跕

履涉之也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註賓主位東西面君臣南北面先西向讓羣臣勸進乃更廻坐卽君位之漸也
太僕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
註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酺五日
註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今令得會聚飲食五日出錢曰醵音覺出食曰酺音蒲
元年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旣不德天下人民未有嗛志
按嗛與歉慊幷通不足而欲曰嗛從口與歉同已足而快曰慊從心從口音銜佞倖傳太后因此嗛韓嫣銜恨卽不足之意從心音恰

大學此之謂自慊快足也俗語飢思食曰欠卽嗛意言未見民人有欲我而欠之者禮書入焉而嗛亦不足之意與慊與漢書作未有愜志以慊用也
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註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衞尉四曰大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
日食詔憪然念外人之有非

註憪然猶介然寢視不安貌音閒上聲

又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註遺猶留也財纔通言太僕見在馬留者纔足用耳置傳驛遞也置建也每十里一置傳轉也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乘一馬曰乘○漢書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景帝四年復置津關用傳出入註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又謂之棨刻木合符曰棨書繒帛曰傳此傳與驛傳小異而同音轉去聲取往來還轉之義

詔耕籍田

註帝王典籍之田或云與藉同借也借民力治之因借以勸民或云蹈籍也舉趾而耕以人君躬稼爲義

古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註旌幡也有欲進善者立其下誹謗木立道旁使人書過其上即今橋梁頭四柱俗謂之華表者也

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

按縣懸同言在位年彌久也

先王右賢左戚先民後己

按漢制尚右右尊左卑謂先賢後親也

祠官祝釐

註古釐禧通福也

廣增諸祀墠場

漢書作壇場註築土爲壇除地爲場○按墠與壇同築除雖異爲場則同凡地平坦曰場始皇禪梁父亦謂爲墠場祭地于梁父也

和親匈奴詔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于道

漢書作結轍使車往來交錯轍如結也古轍軼通

全天下元元之民

註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

文帝衣綈衣

綈厚繒也粗紬爲之

遺詔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註踐(剪)也謂無斬衰

毋布車及兵器巳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註勿以布衣車及兵器也巳下謂柩巳下壙也紅與(功)同大功小功皆布也男功非一從力女功在絲從系纖細布也凡三十六日除服以日易月也〇按禮大喪出入所乘車及兵器皆以布裘之遺詔不必也既葬後服大小功布漸易以緦麻然後從吉是未喪亦粗衰也三年之喪實二十七月而此旣以日易月不妨畧多合三歲之全月也

孝景本紀

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

按造作也與穀通古穀糳鑿俱音作精米曰(糳)左傳粢食不鑿一作穀凡糲米十爲粺九爲鑿八爲侍御七算法粟五十爲糲三十爲粺二十七爲糳二十四爲侍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凡粟十斗爲糲九斗凡糲一斗爲粺九升爲鑿八升米之細窮于御禁不鑿敎民疏食救飢荒也穀一音毀

孝武本紀

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

註脽音椎河之東岸特起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高十餘丈如人尻脽故名一作(葵)上河東人呼脽爲葵〇按考工記大圭終葵首註齊人謂椎爲終葵爾雅作中馗菌也註地蕈似蓋大者名中馗小者名菌馗與葵音同菌形如椎頭故俗呼鼓椎爲終葵椎脽葵音近轉注通用脽臀也一曰尻音敲

冊出汾陰迎至甘泉至中山晏溫有黃氣蓋焉

註日出清霽爲晏晏而温也許慎淮南註云晏無雲也〇按封禪書作曣晅猶(晛)(瑥)日出溫曰晏俗云日出太早則雨晏則晴

有星拂于三能

按三能即三台星名一曰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今之能字古木作耐後世以耐爲刑罪之名而借三能之能作耐更以三能爲三台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

註荼音舒徵音懲○按詩作荆舒古荼與舒通荼從草余聲古余塗聲近霍去病傳檮余句奴山名音疇塗左傳魏獻子名舒亦作荼

禮記玉藻諸侯荼鄭康成作諸侯舒荼音似除即荼字句奴休屠王之屠亦作除

高民昌水二侯皆以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

註質謂所期處

批點史記瑣瑣卷之二

京山郝敬輯錄
男洪範校刻

禮書

大路越席

大路祀天之車無文飾也越作活草名蒲屬結薾草爲席布地陳饌也○按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又孫楚檄文葛越布于朔土註草布也尚書卉服註草服即葛越葛葛布越

苧布與蒲與

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

按兕虎猛獸以其皮爲車上茵褥坐卧倚凭之也鮫韅以鮫魚之皮飾馬腹帶也彌龍以金飾衡爲龍形也彌末也

縣一鍾尚拊膈

註拊音撫膈音格懸鐘格也不擊鐘而但拊其格不取其聲貴質也○按書搏拊琴瑟孔註搏拊以韋爲之實以糠所以節樂其即所

謂拊膈者歟

樂書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

註侯語辭三侯之章謂大風歌用三兮字。兮亦語辭與侯通○左傳昭公二十三年童謠鸜鵒跦跦公在乾侯侯音兮與跦叶二侯卽三兮詩侯誰在矣維予侯與侯栗侯梅之類。皆語辭

朱絃疏越

越瑟底孔孔大則聲濁疏亦作洞疏通使大也朱絃以練朱之朱絲為絃絲練朱則聲緩生絲則急

律書 選蠕觀望

選巽也蠕軟通猶言巽懦兩可不決之義

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

註作柔落○按莊子云瓠落無所容言廓落無依泊也瓠易老早彫故彫落謂瓠落弧吳

聲近相通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奮與秭規先滜

註秭規音姊規一名鶗鴂音弟桂楚辭慮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卽杜鵑也○按楚辭今本作鵜鴂鵜鴂秭鳺二鳥也秭鳺之鳺從夫亦作規一名子規一名布穀一名杜鵑一名雎鳩一名王雎滜作嗥號同鳴也秭規春先百鳥鳴乘陽氣變化故詩以比王后俗謂蜀國之先有望帝者其臣開明弒之化為杜鵑故其啼如云開明殺我卽秭規也。冰泮始鳴鳴時杜鵑化開夜鳴達旦族唐人詩云夜半子規喉舌冷又蜀國巳聞子規鳥洛陽復見杜鵑花一啼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是也若鶗鴂之鴂從夬通作鴂一名伯趙五月夏至陰生始出四月晨鳴始盛其聲錚錚如敲金六月伏鶗鳴稍息七八月

間復盛鳴。則將化矣。詩七月鳴鵙。八月載績。是麻成之候草木將萎。故楚辭云百草爲之不芳。得陰氣之盛者也。史繕寫訛傳解者不辨。今楚人呼鳴爲嫁郎。亦誤以冰泮鳴之子規爲鶗鴂也。因詩以雎鳩比淑女。幽風云殆及公子同歸。故以鵙鳴爲歸妻之候。所由誤也

史不記時。民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

註。家業世世相傳爲疇。疇昔知星之人也○

按疇與㊮熟通。已治之田曰疇。言熟田也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

註。邪音㊮餘。積餘分之閏也○ 按邪與㊮徐通。詩云其虛其邪。虛即舒。邪即徐。歸餘作歸邪。邪轉爲徐。徐轉爲餘。古人用字不拘如此。謂之轉注

十干。甲曰焉逢。（漢書作閼逢）乙曰端蒙。（爾雅作旃蒙）丙曰游兆。（爾雅作柔兆）丁曰彊梧。（語）戊曰徒維。已曰祝犁。（爾雅作著雍）庚曰商橫。（爾雅作上章）辛曰昭陽。（爾雅作重光）壬曰橫艾。（爾雅作玄黓）癸曰尚章。（爾雅作昭陽）十二支。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單音蟬 閼音遏）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一作大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淹茂。亥曰大淵獻

天官書

星座有尊卑。如官曹列位。故曰天官（日新）

中宮天極星

即所謂北辰也。其星五。在紫微垣中。云極者。

當天頂極也。極北爲陰。極南爲陽。日月五星行陰則無光。行陽則能照。是爲昏明之限。故謂中極

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

隨與㊮隋通。音妥。垂也。兌與㊮銳通。三星隋長。北端尖。漢書端作㊮耑。兌作銳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北斗本九星。其二陰星不見。故但云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

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瑶光卽招揺斗杓也星間相去各九千里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北斗七星亦各有分野不獨二十八宿耳

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𠀤之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四時故曰攝提格

猶提攜也共六星格起也

亢爲疏廟

註亢四星爲廟廷疏外也廟或爲朝○按角爲天王帝廷象内朝故亢爲外朝聽政之所

箕爲敖客

按箕形似口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口舌之象又主八風口舌風生如晃衍泰儀𦩍仰動人主故爲敖客文士有口才者多傲睨

南宮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

漢書作十五星哀烏哀烏蔚然皆星聚之貌所以謂之郎位也○按哀烏猶蔚鬱攢聚也

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

按此以君德占天象之大畧也君有德成象于衡衡太微廷也觀占也占年穀成象于潢西宮五潢主五穀國有傷敗成象于鉞鉞北宮虛宿有禍成象于東井井主水事陷也有誅殺成象于質質輿鬼共五星其中一星爲積屍

柳爲鳥注

註漢志作鳥喙爾雅鳥喙謂之柳南方朱雀之口○按注與咮通鳥喙也詩維鵜在梁不濡其咮與注通

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

七星爲朱鳥之頸喉嚨爲員官物在喉嚨不久留故主急事

西宮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

註西直似稱衡兌銳同罰亦作伐○按參伐兩星相連西方之宿主刑罰贊云占于參罰卽參伐也今法司論吏罪曰參罰本此

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

註。關中俗呼桑楡孽生為葆。葆。菜也。野生曰旅。一作(稆)。今飢民采旅。觜觿主收斂葆旅之事。

北宮。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註。策一星在王良前。策星動搖。或移天駟後。謂之策馬。天下兵動。

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

註。匏瓜。五星。主天子果園。光潤。則歲熟。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在寅。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名曰監德。在辰。晨出青青甚章。曰青章。在巳。熊熊。赤色有光。曰跰踵。在午。炎炎有光。曰開明。偃兵。在未。昭昭有光。曰長列。利行兵。在酉。作作有芒。曰長王。國其昌。在子。玄色甚明。曰天泉。江池其昌。不利起兵。

按熊熊。猶(熒熒)

金為白衣會

金星與塡星合。則國有大喪哭臨之事。凶事尚白

兔過太白間可械劍。小戰客勝

註。辰星一名兔。或作毚。械(函)同。容也。其間可容一劍。○按太白主兵。故云間可械劍。言迫近也

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鷄。其怒青黑。狀如伏鼈

註。蚩尤也。怒(帑)同。雌也。○按帑與(孥)同。左傳歲旅于明年之次。害鳥帑。即鳥孥。尾為孥。妻亦為孥

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按杜甫詩。不貪夜識金銀氣。本此

[illegible]郭門闚闇臬枯槀

按漢書闔臬作潤息卽(潤)(濼)息當作濼與澤

同歷書狐規先濼註作澤誤作臬

候息耗若覩其所處規哭若號其人逢俁化言。

註謂相逢而驚也俁(迂)同化作(訛)○息耗猶

言消息耗消也

四ゝ始日聽都邑人民之聲ゝ聲宮則歲善吉商兵。

徵旱羽水角歲惡

註四始正月元旦歲月日時之始也。

四始之日西北風戎菽爲

註胡豆也戎大也五穀惟豆晚熟秋氣多故

宜西北風爲成也書東作西成南訛史作南

(譌)譌爲也作成之義

三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

註駘音臺登躡也○按駘與(蹈)通

日月暈適風雲此天之客氣

註暈日旁氣適日將食先有黑氣○按適猶

偶也適來偶來也武元衡傳適從何處來謂

日忽然昏暗無光非常然也漢天文志日月

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皆怪氣也。

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

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

註南斗吳越分野茀孛同音佩河戒河南河

北也河南爲越門河北爲胡門朝鮮在海中

越象也居北胡象也故在河之間招搖一星

在北斗杓端主兵犖犖分明也○按戒(界)同

河之中也

封禪書

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

權火

註宿猶齋戒也權火烽火狀如井上絜皐似

稱故謂權火光遠照達祭所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

若祠之其室

註子死以產乳死也先後并讀去聲宛音冤

卽今妯娌兄弟之妻相謂先娣後姒也○按

漢郊祀志註古謂姉妹今關中俗謂之先後楚吳謂之妯娌宛若其先後之字

令越巫立越祠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

註用雞狗生祝殺而烹之獨取雞視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所願吉不則凶

平準書

官與牢盆

註牢盆煑鹽之器

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者相引致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註株根著也送引也先至者爲根則枝葉自窮送當作選一云鬬雞勝者爲株傳云陽溝之鷄三歲爲株

江南火耕水耨

以火燒草下水則草浥瀾爲力省地饒舊註未然

至酎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按月令孟秋天子飲酎酒新熟曰酎音胄漢志以正月作酒八月熟獻宗廟列侯獻金以助祭少府省視金少色惡者削免

世家

吳太伯

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

註勾者吳之發聲猶言於越○按勾吳於越合二爲音吳呼如胡越呼如穴也

魯周公

躬躬如畏然

註躬音窮○按合鞠躬二字爲音

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

按芥作介古字通介甲也草芥之芥亦作介謂文飾雞羽如被甲猶詩所謂駟介亦馬被甲也金距以金飾其爪季氏怒其勝已舊註未然

紂始爲象箸

註箸音(草)周禮六尊有象尊箸尊著尊著地無足紂以象齒爲之箸也○或云以象爲食筯若是則所費無幾箕子何足歎

晉

鞌之戰齊人求平郤克曰必得蕭同姪子爲質

按左傳作蕭桐(叔)子齊頃公母男子年少稱叔女子年少稱姪叔次伯姪次姑婦人稱叔猶男子稱姪互通

楚

熊咢子熊儀稱若敖若敖子熊坎立稱霄敖楚文王熊貲子熊囏立稱杜敖康王子員立稱郟敖

按貲人稱敖楚語也楚莊王時滅若敖之族即熊儀之族越椒官爲令尹非楚令尹通稱若敖也韓信在楚爲連敖

越

句踐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

按習流水軍善游者君子君養之猶子者家兵也

趙

造父取驥之盜驪驊騮騄耳獻繆王

按盜驪猶(騧)驪一作(温)驪見秦紀馬青黑而色淺似驪曰騧即盜意驊騮赤色而有花紋騄耳耳綠毛

簡子見當道人曰請吾有所見子晰也

按註人名晰非也晰明也詩庭燎晰晰言我曾識子分明蓋憶昔夢中所見也

魏

外黃徐子說齊太子申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欲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已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

註謂冀功勳者衆也○按啜汁猶俗云染指沾餘瀝也

無忌謂魏王韓拔質于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

按鴈行。猶顏行。漢書嚴助傳。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前行曰顏。史作鴈。蘇秦傳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鴈與顏通。鴈飛大者居前。類刃頓挫秦人之兵

韓

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

註。警戒也。購作講。謀議也。與購求義同。○按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註講讀購。和也古字通

孔子

夾谷之會。齊人旍旄羽被。矛戟劍撥。鼓譟而至。

註。旍與旌同。被音拂。撥音伐。大盾也○按詩蒙伐有苑。亦作瞂。古伐撥紼聲近。檀弓爲榆沈設撥。謂榆木棺重難行。設紼挽之。紼同。古送葬執紼。此以撥爲伐。亦紼聲之轉也

子見南子。夫人在絺帷中再拜。

按絺帷。今之紗帳。細繒曰絺。凡布帛希薄皆稱絺。不獨葛耳。書黼黻絺繡。詩蒙彼縐絺。皆薄紗也。解者謂葛精者不可絺。亦從不縐

眼如望羊

註。視也。○按望羊。猶望洋。遠視貌

陳涉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註。鴻鵠一鳥。若鳳皇然。○按燕與雀。鴻與鵠。一鳥可。二鳥亦可。大鴈曰鴻。鵠卽鶴。鴻。大也。鳥惟鶴與鴈大

令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註。次。師所次舍處。叢祠。神祠叢樹也。篝。籠也。音溝

故人嘗與庸耕者。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

註。沈沈。宮室深邃貌。楚人謂多爲夥。頤。語助聲。驚而偉之。故稱夥頤。沈音潭。夥音禍

外戚

呂氏夷戚氏。高祖後宮。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

註。恙噬人虫。古者野居露宿。多恙。故人相恤。云得無恙。○按恙。疢同。害也

楚元王

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

註。巨大也。○按伯兄妻謂之大嫂。漢書作丘。古丘巨同。巨區聲近。相通

蕭相國

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

按罪人不冠曰徒。不履曰跣。訓詁家知跣爲不履。不知徒爲免冠。跣之言洗。赤足也。徒空也。空頭曰徒。所謂囚首也。

曹相國

百姓歌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

按漢書。顜作講。通鑑作較。古字聲近。轉注通用

留侯

良嘗從容游下邳圯上

註。圯音怡。東楚人謂橋爲圯。與方命圮族之圮音丕異。圮族敗類也。餘詳漢書註

留侯說漢王曰昔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

註。商容紂時賢人。○按樂記。武王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康成云容爲禮容。商家樂官。後世禮署稱容臺。行商容者。使仍用商禮。不改其物。即詩有客白其馬之類。示不臣也。據世家本紀。又人姓名與樂記異

項梁立韓成爲韓王以張良爲申徒

註。即司徒。○按莊子申徒狄。即是司徒狄。復姓古字通

陳丞相

陳平少貧與兄伯居不視生家產。人謂曰。何食而肥若是。其嫂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註。覈音紇。糠中粗屑不破者爲紇頭○按覈核同。米精核乃出糠。如甗桃李見核剝削謂之尅核。舂米糠謂之糠覈。糠即覈也

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
車轍
註負背也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漢書註居無何猶言無幾時也
絳侯灌嬰等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其中未必有也
註飾冠以玉光好外見
文帝問左丞相平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
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
註主臣若今人謝惶恐也○按馮唐對文帝
亦云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註
猶言昧死又云驚怖之辭按揚子太玄盛首
小盛臣臣大人之門註臣臣卑賤意對主稱
臣仰伏託芘乞憐待罪之辭也
大后以冒絮提文帝
註頭上巾爲冒絮陌額絮也方言幪巾南楚
之間云陌頭○按陌額即抹額張衡西京賦
中黃之士育獲之疇朱鬘髽髻註朱鬘絳抹
額也如今世俗婦女以皂絹束額也髽(紆)聲
近綰屬提(擿)通擲擊也

五宗

膠西王端以悱削其國大半心慍遂爲無訾省
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徙
註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錄訾財也○按不
訾省謂王憤其見削不復收拾財物縱令狼
藉如小兒爭食并其所有者棄之
趙王彭祖擅權二千石莫敢治使使即縣爲賈
人榷會
註榷音角會作儈音快○按榷(較)同估計之
名儈即今市井牙行商賈會聚之家王使人
爲市儈估計專利也
景帝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
註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不言
但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使見之王察
神女賦免聲并施玄的是也

三王

廣陵王策命云毋侗好佚、毋邇宵人、

註宵人（小）人也○禮記宵雅肄三卽小雅

列傳

老子

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

按蓬累猶蔛蒲。齊語首戴茅蒲。韋昭註作（蔛）（蒲）以竹萌皮為笠也。貴人乘軒賤者戴笠越人盟曰君若乘車我戴笠異日相逢下車揖。

蘇秦

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註純匹端名戰國策音屯束也○按純與（縛）同音捲猶捆也今之絹古作縛爾雅十羽為（摶）猶今一捲也左傳季平子賂齊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註卷也為易懷藏周禮羽人百羽為摶莊子鵬飛（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摶（捲）同千純卽千卷猶千匹

諺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

註戰國策寧為鷄尸、無為牛從、尸鷄之主也。從牛之子也○按古諺語叶韻口與後叶為是

楚王謂蘇秦云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謹奉社稷以從韓王亦云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謹奉社稷以從

按主君指稱蘇秦古者自稱皆朕如琴朕弤朕之類對人皆自稱臣如范雎對須賈臣為人傭賃漢書高帝紀臣少好相人又臣有息女之類于貴父亦稱（公）如晁錯為御史大夫錯父謂曰公為政人多怨公之類官印皆稱（璽）魯語季武子取卞襄公在楚使季逆追而予之璽之類

張儀

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

註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偏擧一足曰跿跔不

著兜鍪曰科頭貫頤奮怒也。謂兩手奉頤直入敵。言勇也○按貫頤奮戟謂其髭髮怒立如戟貫兩頤。勇士猙惡之狀。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言馬走之疾也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註取敗素染爲紫。喻齊國有大名而實困敝也。韓子齊桓公好服紫。國人效之。當世十素不得一紫

酒酣樂進熱歠厨人進斟

註歠而吸之羹也。羹有汁。故曰斟。左傳羊羹不斟是也

犀首

犀首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註謂燒焚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牽掣也

樗里子

樗里子滑稽多智

註滑稽亂也。稽計也。轉利之稱。智巧便給也。酒器可轉注不窮者名滑稽。揚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

平原君

臣不幸有罷癃之病

註背疾也。腰曲背癃起○按詩云台背。台即癃也。淮南子林氣生人多癃。林木蘢蓯故人癃背

信陵君

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負韊矢爲公子先引

註韊音蘭。以盛弩矢

晉鄙嚄唶宿將

註嚄大笑也。唶大呼也○按嚄唶勇猛叫怒之貌。項羽暗噁叱咤。古人用字合二爲一音者此類是也。暗噁爲嚄。叱咤爲唶

樂毅

燕王遺樂閒書云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

按此文商容本人姓名鄭康成解禮記行商容而後其位容禮樂也行商容謂使箕子用殷禮作賓王家詩所謂我客也此商容別是一人名與行商容異

賈生

斗斛平賦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

爾雅斡轉也康瓠甈也註瓠(壺)也詩八月斷壺瓠屬可刳為壺盛水漿甈瓦壺也索隱云康大也大瓠即瓢也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註胥相也靡隨也徒役之人拘攣相隨繫纍之狀

李斯

飾後宮充下陳

註下陳猶言後列

駿馬駃騠

註背決提生三日而超其母

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註宛謂以珠宛轉裝其簪傅璣以璣(附)著于珥珥瑱也即今耳墜珠之不圓者曰璣○按宛讀(蘊)音升禮記大喪積而不宛註蘊同陷八之義今簪上嵌珠也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註謂東阿出縞○按阿古(阿)通阿縞即是(綺)縞音以文音豈子虛賦被阿緆即綺緆也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

註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櫟木○按漢書楊雄甘泉賦唐虞棌椽三等之制註(棌)字從木音采亦音菜柞木也韓愈文茅茨采椽

張耳陳餘

趙王間出為燕軍所獲有厮養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

註厮養賤者析薪為厮炊烹為養以辭相告曰謝○按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析也謝猶請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
註箯音編如淋人輿以行土器也可以糞除者編竹木爲之○按箯輿如今致因用筐籃之類

魏豹彭越

酈生說豹歸漢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註白駒日影也○按詩皎皎白駒本是馬因六驥過決隙語遂謂隙中日影爲白駒

樊酈滕灌

彭城之敗夏侯嬰見孝惠魯元公主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
註南陽謂抱小兒爲雍樹大人以面向之小人抱大人頸如懸樹也

灌嬰斬楚樓煩將五人
註樓煩胡國名其人善騎射故騎將號樓煩非盡樓煩人也

袁盎兆錯

晁錯爲御史大夫深刻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者吾去公歸矣
按父乎子爲公亦一異也

萬石張叔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
註中裙近身衣廁牏音廁(竇)瀉穢之穴○按浣言衣也滌言廁也或云廁牏汗衫也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衛綰長者善遇之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
註譙呵讀(誰)(何)漢書作孰何猶借訪也一云責讓宜譙(誚)呵

扁鵲 姓秦名越人家于盧又名盧醫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又名扁鵲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按抏毒熨
註鑱石以石爲針撟引撟揉導引也按抏謂按摩玩弄也毒熨以藥物熨帖之○毒如亭毒之毒治也易以此毒天下去毒曰毒猶治亂曰亂也

倉公 姓淳于名意

齊相舍人病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

按殺讀上聲甚也唐白樂天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上聲說文茲黑也從二玄左傳何故使吾水茲言察之如死物之青黑也詩何草不玄草萎則黑殺黃而茲卽詩所謂我馬玄黃病色多玄黃也

齊丞相舍人奴病所以四　死者診其人時愈順

愈順人尚肥也

病者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安穀謂進食也期死期

吳王濞

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註訟公也謂公共禁之明知亡人在彼不予ㄱ漢書作頌容也

魏其侯竇嬰

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

註兩宮謂太后景帝螫音釋怒也漢書作奭毋類言見誅滅毋遺類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

註沾沾自整頓貌多易多輕易也

武安侯田蚡

晩節益貴者有口辯學盤盂諸書

註晩節晩年也盤盂書黃帝使孔甲所作銘。

灌將軍夫

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

輕重不得謂不平也

喜任俠已然諾

按任縱放也俠挾持也。已然諾謂已許必副前言已猶踐也

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註灌夫與魏其二人相倚如對挽繩排退前日附勢今日慢己者漢書作排根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涉音帖耳語

今日廷論局趣促效轅下駒不伸展也與長孺共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註首鼠一前一卻也老禿翁指竇嬰

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

以簿書魏其所言灌夫事責問無驗故云不讐讐對也與(酬)同

李將軍廣

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註刁斗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夜擊循行有柄似銚刁音貂又音鐎溫器也莫(幕)同軍門施帷帳曰幕府斥廣也候望視也

大將軍青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太史公曰余覩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註悛悛漢書作(恂恂)同

匈奴

文帝遺匈奴單于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

註比胥者櫛也靡者爲比麤者爲梳胥紕漢書作(犀)(毗)鮮卑帶以瑞獸名又作(師)(比)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註胡帶帶鉤也○按楚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註帶頭也言腰細如帶束胡鮮卑好服此故以名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具帶(鵕)(鸃)而趙國化之註鵕鸃二字三音(私)(鈚)(頭)也與犀毗胥紕通

酷吏傳

張湯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註爰換也古者重刑恐有愛惡更換他官重訊之故爲傳爰書漢書註以文書代換其口辭

謂爲茂陵尉治方中

註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曰方中漢書註猶地爲坑曰方凡土工以方計方中即壙中○詩云日之方中未妥之稱

始爲小吏乾沒

註浮慕爲乾內不合爲沒謂詐也又云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按下文與長安富賈田甲之屬交私又云爲小吏時與錢通訓得利近是今官吏受賕云折乾沒猶入也入不見曰沒

王溫舒爲中尉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註缿音項投書之器可入不可出伯格讀陌落皆置長伺察奸宄古字通

史記瑣瑣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敬山草堂集不詳卷數今亦未見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種也取史記疑義畧爲考正訓釋然多臆撰如殷本紀西伯伐饑國盜黎饑古字假借乃云書作伐黎黎饑色也書曰黎民阻飢爲其民失養而弔伐之然則黎民於變時雍又當何解又周本紀輕呂之劍謂即赤刀龍豢謂即龍淵項羽本紀楚歌爲激楚之音皆漫無根據不足信也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宋〕倪思撰　劉辰翁評

江西省博物館藏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提要

班馬異同　凡三十五卷

魏豹　彭越
第十卷
韓信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十四卷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五卷
劉敬　叔孫通
第十六卷
季布　欒布
第十七卷
袁盎　鼂錯
第十八卷
張釋之　馮唐
第十九卷
吳濞
第二十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第二十一卷
韓長孺
第二十二卷
李廣　孫陵

第二十三卷
匈奴
第二十四卷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趙食其　曹襄　韓說　郭昌　荀彘　李蔡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路博德　趙破奴
第二十五卷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第二十六卷

司馬相如上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下

第二十八卷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二十九卷

汲黯　鄭當時

第三十卷 酷吏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第三十一卷 游俠

魯朱家　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第三十二卷 佞幸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三十三卷 滑稽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第三十四卷 日者

司馬季主

第三十五卷 貨殖

范蠡　子貢　陶朱　白圭　猗頓　卓氏

烏氏　程鄭　宛孔氏　宣曲　刁間　師史

任氏

此歲字始大書宜在其後

多下一去字

多一耳字

凡中子弟皆憚籍易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難此梁所以為賢也

一本無曰字

班馬異同

宋倪思撰　元劉會孟評　明李元陽校

項籍本紀列傳第七一　史記七　漢書三十一

項籍者，字羽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家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項梁奇其意，乃教籍以兵法。籍大喜，略知

史漢異同一卷　入項籍　一　余刻

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常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史司馬欣，以故事得皆已。項梁嘗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勝等起大澤中。

師古曰眴動目而使之也

不必某時

時字是

其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謂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發即制人，後發則為制於人所制。守嘆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語，曰：請召籍，使受命令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

史漢異同一卷　入項籍　二　余刻

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讋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官自言於梁。梁曰：前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故不任用公。眾乃皆服伏。於是梁為會稽守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勝敗走，秦兵將軍邯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令，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有氣勢

似怯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
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
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
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立長無適用乃請
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之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
母謂嬰曰自我吾為汝迺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
有故未曾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
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

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
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
是其眾從其言之迺以其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
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
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
在今秦嘉背陳王而立景駒大逆亡道迺進引兵
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

漢書甚明史記大

立六國後樹黨血敵若亡秦之上策然梁敗眾猶亦非急於楚增人殺明懷王三戶之悲感以楚謚至立為懷王號同懷此古所未有始與公子以蘇等當時人事知此而非不可及之奇計也使梁如陳勝即早自立矣賢哉

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
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
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
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從沛
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
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稱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
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
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
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與
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
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

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
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
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歸我
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
肯發兵助楚項梁使羽與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
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
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雍丘大破秦
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

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
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
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不聽乃
迺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
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
行則則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
銜枚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去
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
曰今項梁軍破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

此段亦高陵宋義武決懷王耳宋義以言秦兵士之常共而上令軍中亦羽則君生之大言取消之尤遠者尚與飲酒高會但四十六日不進士卒亦且疑之況以東飢道羽共組羽出梁敗後又陳留不下亦無可為者賴此謀義并執後立其言趙與秦逢皆事實感激非空言者

羽其傑牧羊兒乃能奪上將將之孫倚重沛公敗

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
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迺渡河北
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
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秦將王離涉間圍鉅
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
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
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
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
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懷王曰宋義論
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軍未戰而先
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
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北救
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秦三年項羽謂宋
義曰吾聞今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
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
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

半救是

贊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

梁死兵敗復奪其權他為然哉上將軍得上將軍軍中日日國自不同以此況再皆與非無本來者後人致為之非也

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
先鬬秦趙、夫被堅執 擊輕 銳、義 我 不如公、坐而運
籌 策、公不如義 我 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使 令 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
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項羽曰、將戮 勠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
士卒食芋 半 菽、軍無見粮、乃 迺 飲酒高會、不引兵
渡河、因趙食、與趙并 併 力攻 擊 秦、乃 迺 曰、承其敝、
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

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
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
狥其 宴 私、非社稷之臣 也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
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
楚、楚王陰令羽 籍 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 讋 服、莫
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
迺 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
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 使立 項羽
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

戰勝有奇哉持驚動極羽平生

二世不聞敗讓章邯者即趙高也不得見還走其意已決不敢出故道又高

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
將卒二萬 人 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
羽乃 迺 悉引兵渡河、已 渡 皆沈 湛 船、破釜甑、燒廬
舍、持三日粮、以示 視 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
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
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將 侯 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
兵呼聲動天 地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 楚 已

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
莫敢仰視、項羽 繇 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 兵
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
數却 郤 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
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
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
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 亡 可為者、
相國趙高顓國主斷 今戰而能勝、高必疾 嫉 妬吾
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 熟 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隙)有功亦誅無(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斧)質妻子為僇(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使)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廼)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亡多字是多者不盡然也

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異時故繇(徭)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廼)乃召黥(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軍)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屠)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

或如龍如虎或青或黃面指為龍過矣

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它盜不敢背德羽意
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令子嬰為相
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
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
門沛公兵十餘萬在霸上亞父范增說項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色今聞其入關財
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使
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色此天子氣也急擊
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時羽兵四十萬號百
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楚左尹項伯
者項羽季父左尹項伯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
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
以事其實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特俱死也張
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不可不告
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不可不語良乃入
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

服虔曰鯫音淺小人貌也

此與問答如見備悉情事前此豈他有功哉史記妙

道將出入與非常一字豈可少

項王為人不忍於此可見此伯之所以敢語增之所以不敢怒也

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
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
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
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
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
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
項伯乃與項伯即入俱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
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無所敢有所近
取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到豈敢反
乎邪願伯具明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項伯許諾即
夜復去謂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還具以沛公
言報項王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豈
敢臣能入乎且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祥也不
如因善遇之項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
見項王羽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勠力而攻秦

生此好筆匠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
得復見(與)將軍(復相見)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
將軍與臣有郤(隙)項王(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
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至此項王(羽)即日因留
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
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
(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擊沛公)項王(羽)默然
不應范增起出召(謂)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
(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不者若(汝)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
項莊(因)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
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聞事)急今日項莊拔劍舞
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
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直)入(怒甚)披帷西
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

遂軍霸上本非初意然謀臣之諫足其帝王之業忠奸雄之心獨指此耳

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羽)曰壯士(之)賜之(以)卮酒則與斗卮酒噲(因)
(譙讓羽)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
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
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
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
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

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
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
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有須)沛公起如廁因招樊
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
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
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
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

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官屬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滕公紀信成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走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使張良留入謝羽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

大王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故使臣獻璧羽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又獻玉斗范增增怒置之地拔劒撞其斗起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後數日項羽延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其宮室火三月不滅取收其貨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人或韓生說項王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伯項王羽見秦宮室

史記詠此謂最且懷王情實秦求亡而漢出此秦亡之後非利也事之利害且蘇有仁同者鄙生後將侯執此陛漢假偽也

皆以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錦夜行誰知之者說者韓生曰人言謂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羽聞之烹說者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廼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難發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

與籍之力也義帝懷王雖無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羽廼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廼分天下立以王諸將為侯王項王羽與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背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民皆居蜀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道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立長史司

馬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史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
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公申陽者
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
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
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

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
率帥百越粵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
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
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
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
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背項梁又

漢將共

史記從上田榮是

不肯將兵從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成安君陳餘
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
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
十萬戶侯項王羽自立為西楚霸伯王王梁楚地
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連下文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項王出之國使
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
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

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
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
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
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市之膠東
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羽
乃迺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
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
與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
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連下時漢王還定三秦

陳餘陰使張同夏説説齊王田榮曰項羽（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往）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連下文羽至城陽）是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梁）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時）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行）使將將數千人行（往）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羽除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接上陳餘使張同）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

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収（得）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刧）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王）皆已入（破）彭城収其貨寶（賂）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羽廼）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辟）東睢水上漢軍却（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砂）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使人）収（求）家室（家）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家（亦已）皆亡不與漢王相見（得）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二子）車下滕公常下収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下為罷癃漢儀注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

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羽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自圍漢王三匝至此用高紀文羽傳唯水為不流下止云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以為質遂接下漢王稍收散卒稍稍收其士散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卒悉詣滎陽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連下文漢軍滎陽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食漢之三年項王羽數侵奪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不取後必悔之項王羽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與陳

平計金四萬斤以間項王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連下文羽以故疑范增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羽以故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於是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為王王可以間出連下文漢王得與數十

騎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故漢王亦得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連下文令周苛樅公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令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連下文漢西入關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羽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

曰若不趣降漢漢今為虜矣若若非漢王敵也項王羽怒亨亨周苛并殺樅公生得周苛以下漢書高紀文漢王之出滎陽西入關收兵還南走出宛葉間得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連下文是時彭越渡睢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跳獨與滕公得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至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連下文漢王得韓信

軍是時彭越渡河睢擊楚東阿與項声薛公戰下邳殺楚將軍薛公項王羽乃自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接上進圍成皐漢王得淮陰侯韓信軍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留止壁河內使盧綰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楚共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漢下接謂海春侯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

項伯有大功於其父子間然語如此羽又不能何也又不似猜忌者

漢[illegible]騎將與然皆無甚騎樓煩何以確實似壘

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汝翁必欲亨烹而乃翁則幸分我一桮杯羹項王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但益禍怂耳項王羽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廼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决雌雄毋徒苦罷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能視手不敢能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廼項王羽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羽乃即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羽十罪語在高紀項王羽怒欲一戰

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傷漢王漢王傷走入成
皐特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粮食項王聞淮陰侯又
韓信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羽乃使從兄子
項它為大將軍龍且為裨將救齊往擊之淮陰侯
與戰騎將灌嬰擊之韓信大破楚軍殺龍且追至
城陽虜齊王廣韓信因遂自立為齊王項王羽聞
龍且軍破之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信
淮陰侯弗聽語在信傳連下文時漢関中兵益出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粮項王乃謂海春侯

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即漢欲挑戰慎勿
毋與戰毋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
梁地復從將軍乃於是引兵東行四年羽擊陳留
外黄外黄不下數日已降項王羽怒悉令男子年
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
往說項王羽曰彭越彊刼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
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羽然其言
乃赦外黄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水漢之曰非史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
司馬怒渡兵氾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之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
自剄氾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
櫟陽獄史漢王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羽
信任之當是時項王羽至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
王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
連上文乃為高祖置太公是時漢關中兵盛益出

食多項王羽兵罷食絶火漢遣陸賈說項王羽請
太公項王羽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羽項
王羽乃還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洪溝以西者
為漢鴻溝而以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
母妻子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呼萬歲漢王乃
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
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羽乃引兵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諫曰今漢有天下
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漢書此等九字別傳良是

也不如因其機幾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
虎自遺患也漢王聽從之自漢遣陸賈至此用漢
高祖紀羽傳兵益出下止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
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
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遂接下五
年漢五年漢王乃進兵追項王羽至陽夏南止軍
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
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
彭越兵連下文及劉賈入楚地而信越之兵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
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
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
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
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
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
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
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入

[illegible]

楚地圍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
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
侯彭越皆大會垓下詣項王項王羽軍壁垓下兵
軍少食盡漢軍及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迺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迺
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

數闋曲美人和之項王羽泣下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羽遂乃上馬騎麾戲下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
軍乃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羽項王
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羽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
追及之項王羽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迺有二
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羽自度不得脫謂
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孫東曰檥附也附船著岸也

去其字留耳字是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伯有天下然今卒困
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艾旗使令
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乃
分引其騎以為四隊因四隤山而為圜陳外四嚮
漢軍騎圍之數重項王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羽
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殺漢一將是時赤泉
侯楊喜為郎騎將追項王羽項王羽瞋目而叱

之赤泉侯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羽所在居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羽乃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其兩騎耳乃廼謂其騎曰何如騎皆服伏
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羽乃欲遂引東欲渡烏江
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亡以渡項王羽笑曰廼天之亡我我
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亡敵嘗一日行
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廼令騎皆下去馬步
行持短兵接戰羽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羽
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羽乃
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公得
乃自刎到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亂相蹂踐蹈爭

項王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
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以封五人皆為列侯封
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
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
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
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
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
下故漢王廼以魯公禮號葬項王羽於穀城漢王

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支屬漢王皆不誅乃
封項伯為等四人為列侯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
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亦有言舜目蓋重瞳子
又聞項羽亦又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
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
王侯政繇由羽出號為霸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
始謂霸王之業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
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失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高祖本紀第八 一上下　史紀八 漢書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
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交龍於其上已
而有娠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
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
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
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
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
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
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桀吏
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
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
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
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
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
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
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高祖呂公女乃即呂后
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
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

史漢異同卷一 高祖 二

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
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
言客有過相我母子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
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子皆似以君君
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
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
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

亡自度比至皆亡之至豐西澤中亭止飲乃夜皆
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
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
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道
開行數里醉因留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
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
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苦之

史漢異同卷一 高祖 三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
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嘗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厭當之高祖即
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涉等起蘄
至陳而自立為楚王號為張楚遣武臣張耳陳餘
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諸郡縣皆多殺其長

眞長者之言

吏以應陳涉（九月）沛令恐欲以沛應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高祖）劉季（高祖）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高祖）劉季（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謂（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

之以應諸侯則（即）家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高祖）欲以為沛令劉季（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高祖）諸珍（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高祖）數讓衆莫敢（肯）為（高祖）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上赤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何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邯距破之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令）雍齒守

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豐沛）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

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閭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
假楚王在留沛公乃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
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
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
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引兵攻碭
三日乃取碭拔之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軍擊豐不下四月聞
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在薛沛公從騎百餘往見
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
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五月項羽

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六月沛公如薛
聞陳王定死因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後懷王孫心
為楚懷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章邯破
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公北
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
榮東阿大破秦軍章邯走阿齊軍田榮歸楚獨追
北使沛公項羽追北至別攻城陽屠其城之軍
濮陽之東復與秦軍章邯戰又破之秦軍章邯復

振守濮陽環水楚軍沛公項羽去而攻定陶八月
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
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三川
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
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
項梁定陶大破之定陶殺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
至九月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士卒恐
乃引兵與呂將軍呂臣引兵而俱東徙懷王自盱
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連下文魏咎弟豹自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鉅鹿
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連下文趙數請救秦二世
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魏咎
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
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以
封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連上文章邯已破項梁趙數請

於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慓悍猾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

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夾壁破其魏二軍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

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并攻昌邑昌邑未拔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度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沛公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以其弟酈商為將將

陳留兵與偕三月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陽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

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軍從他道還
更㡌旗幟黎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
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
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縣
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其吏人民自以
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
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
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
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
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

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
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
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降
析酈皆降所過毋得鹵掠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
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
羽以為雍王 瑕丘申陽下河南 初項羽與宋義北
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
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 八月沛公攻武
關入秦 及秦相趙高恐乃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
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不許 九月趙高立二世兄
子子嬰為秦王 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
沛公欲擊之 乃用張良計 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
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 使酈生 食其 陸
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
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
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 因襲
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

幟諸所過毋得鹵掠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 藍
田南遂至藍田 又戰其北 秦兵大破 敗之乘勝遂
破之
漢元年 冬 十月 五星聚於東井 沛公兵遂先諸侯
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
符節降軹 軹 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
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 蕭何盡收秦

(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
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耦)語者棄市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諸吏人(民)皆(按)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兄)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秦人(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饗軍
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民)人

(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
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
日雍王王關中今則(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
使兵守函谷關無(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
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二)月中項羽果(帥)
率諸侯兵西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
(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下)沛公左司馬曹無(毋)傷聞項王(羽)怒欲攻沛公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欲以求封(以下至誅曹無傷漢書見項羽
紀接亞父范增說羽)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
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
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
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
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
立誅曹無傷(沛公歸數日)項羽遂(引兵)西屠燒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滅)秦

人(民)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
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
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
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
及(與)籍也(春正月)乃佯(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
其命正(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負(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
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

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與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視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說漢王曰項羽背約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若王獨居於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企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粮食○連下文五月漢王引兵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

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五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引兵

[illegible]

從故道還出襲雍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定隴西北地上郡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

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叛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illegible]

漢兵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東略地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置河南郡韓王昌不聽使韓太尉韓信擊韓破之韓王鄭昌降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十一

月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民得田之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士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從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雒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

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故漢王聞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兵皆縞素悉發關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

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十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擊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黄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與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以下至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漢書見項羽紀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羽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亡去漢復為楚塞王欣翟王翳降亡入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說九江王布使舉兵叛畔楚項羽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使畔背楚

五月○連下文漢王屯榮陽楚使龍且往擊之漢
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
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為
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
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
名廢丘為槐里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
地隴西上郡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
以時祀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關中大飢米斛
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連下文漢

王如榮陽是時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
項聲龍且攻布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十二月布
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
○連下年項羽數侵奪漢王稍收士卒屯榮陽與
諸將及蕭何發關中卒老弱未傅者悉詣軍益出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是以兵復大振與楚戰滎
陽南破楚京索間破之○連下築甬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絶河津反為楚連
上年六月漢王還櫟陽漢王如滎陽使謂酈生

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遣將軍以韓信為左丞相與
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
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
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九月信等大破之虜豹傳詣滎陽遂定魏地置三
郡曰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
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漢王與之三年冬

十月漢王乃令韓信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
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其明年立張耳
為趙王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連上年隨何既說黥布漢王軍滎陽南築甬
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連上魏王豹謁歸與項羽
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
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
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
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連下文又

問陳平夏四月項羽遂圍漢王滎陽漢王請和割
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不聽羽急攻滎陽
漢王患之○連下文陳平反間既行乃用又問陳
平之乃從其計與之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
君臣○連上文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陳平反間
既行於是項羽乃果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
下滎陽及其見疑乃大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
而去未至彭城發病而死漢軍絕食五月將軍紀
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乃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
紀信乃乘王駕車黃屋左纛詐為漢王誑楚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
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
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羽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
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
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袁生說漢
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息復與之戰破楚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月彭越度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殺薛公項羽乃使終公
守成皋而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擊破
終公復軍成皋六月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

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
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并
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小脩武自稱使者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
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
王得韓信軍則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饗軍
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

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
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佐彭越燒楚積聚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攻下梁地睢陽外黄十
餘城 九月○連下羽謂海春侯淮陰已受命東
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食其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楚 罷守兵與漢和共擊項羽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
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
周蘭往擊之 救齊○連下文漢果數挑成皐戰韓

史漢異同卷 高祖 三四 余本立

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楚將龍且 追至
城陽虜齊王廣 齊相田横自立為齊王奔彭越
漢書在下年十一月連立張耳 當此時彭越將兵
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九月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
成皐若 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無 勿令得東而
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羽乃行引兵東
擊彭越陳留外黄睢陽下之○連上年漢王使酈
食其說齊漢果數挑 成皐 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 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
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
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 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
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至睢陽聞
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聞項羽至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連
下文丁壯苦軍旅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留侯
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 春二月乃遣張

史漢異同卷 高祖 三五 王甫[?]

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 連下文秋七月立黥布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
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
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
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 吾始與項羽俱受命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
漢罪一 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 也項
羽 當以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
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

冢私收私其財物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
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項
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主令臣下爭叛畔
逆罪七也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
并王梁楚多自與予罪八也項羽使人陰弒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弒殺其主殺其已降
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
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
羽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

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
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漢王出行軍病疾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連上
文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
病疾瘉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
出而當此時彭越田橫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連上文韓信已破齊秋
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北貉燕人

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之
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數擊彭越
等自知少助食盡齊王韓信又進兵擊楚項羽恐
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
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以西者
為漢鴻溝而以東者為楚九月項王歸漢王父母
妻子太公呂后軍中皆呼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
國君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
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

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
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
王信魏相國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
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
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
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
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
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

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
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得復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用張良計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
至皆往引兵來十一月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
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叛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而迎之黥布武王並
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十二月圍
羽垓下漢書接下年羽聞漢軍四面立武王布為

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
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
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夜卒聞漢軍四
面皆楚歌以為漢知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與數
百騎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斬項羽東
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悉定獨魯為楚堅守不

下漢王引天下諸侯兵北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
之國乃持羽頭示魯其父老兄項羽頭魯乃降初
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遂以魯
公號葬項羽於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
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
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
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
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
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

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
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
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
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
赦天下殊死以下正月於是諸侯及將相相與共
請尊漢王為皇帝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
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
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特秦為亡道天下
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

[illegible]

使國家如不可解若高祖口語

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亾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吾聞帝者賢者有也空言虛語上實之名非所守取也吾不敢當帝位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處之哉羣臣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微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暴逆不義立有功平定四海内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

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其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侯王幸必以為便便國家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乃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

[illegible]

[illegible]

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将梅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粤王亡諸世奉粤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粤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天

下大定高祖帝乃西都洛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半之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

漢初詔皆極人情不能道 [illegible]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此可為萬世循行在泰米上之風其欲明仁敬之然益亦後人所不能及也

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亡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民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高祖帝置酒雒陽南宮高祖上曰列通侯諸將無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高祖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禽也群臣說服

三者不如不儀君臣相知之深其明切其折服 [illegible] 吳以子房作何上夜非他人所及汝者群臣說服各何信上也由其衣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少一兩字但覺啊啊耳

高祖欲長都雒

陽戍卒齊人劉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及留侯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車駕西入都關中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十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上自將擊征之九月虜得燕王臧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大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即立太尉盧綰以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平代地其秋利幾反高

祖上自將之擊破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羽之將
項氏羽敗利幾為陳公令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
祖上侯之潁川高祖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
利幾恐故反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連下文人告楚王
信謀反高祖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
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無二日土亡無二
王今高祖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上朝

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高祖上大驚下扶太公
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
乃尊太公為太上皇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
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
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
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
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連下文秋九月匈奴十二月人
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於陳
楚王信迎謁即因執之是日詔曰天下既安豪傑
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
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
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上曰甚善陛下得韓
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之險縣隔
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

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
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
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
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矣者高祖上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
上還至雒陽赦封韓信封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
國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高祖詔曰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

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以為荊王王淮東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王淮西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太原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

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連上文上歸櫟陽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已下雒陽至長安多雒陽字

成敗未可知五字最見高祖有天下不與之意于者雖有天命然於維業世之是豈以天命為必不可易哉以此創業雖無當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將後趙利為王以反收韓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高祖自往擊之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我平城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而後罷去令使樊噲留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連下文代王喜棄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二

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連下文蕭何治未央宮

八年冬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連下文還過趙蕭丞相何營作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其宮闕壯麗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亡

以重威且無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上乃說
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
雒陽漢書在上年二月連八年冬高祖之東垣還
過趙栢人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
高祖上高祖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因不留。連下文十一
月代王劉仲喜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赦為合陽
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漢書在上年十二月
下連春令郎中有罪。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

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
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
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
紵罽操兵乘騎馬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連下文冬十月十二月行如雒陽趙相貫高
等謀逆事發覺逮捕高等幷捕趙王敖下獄詔敢
有隨王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為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
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
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
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
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連下文夏六月
是歲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楚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連上文
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上奉玉巵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無賴不能治產
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
皆呼稱萬歲大笑為樂。連上文十一月。夏六
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
王劉賈梁王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
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櫟陽宮葬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
葬赦櫟陽囚死罪以下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令

…使王黃立太上皇崩于國都九月趙代相國陳
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刼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能去豨
黃來歸者皆赦之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
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
矣也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
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
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

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
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
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
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
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問豨
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
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冬高祖上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

不罵者原之此句何可夫也

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
萬餘人渡河擊攻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
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
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
月餘卒罵高祖高祖上怒城降令卒出罵者斬之
不罵者原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
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
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

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
為國頗取中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
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
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
人皆曰子恒賢知温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大
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
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
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
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尚於鄭栢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
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
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
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
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
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
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夏三月梁

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詔曰擇可
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
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
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
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相處、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
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六月、

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七月淮南
王黥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
筴、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
廼下文詔王相國擇、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
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布果如薛公言、東并擊殺荊王劉賈地、劫其兵、北
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
皆令從軍、徵諸侯兵、高祖上自將以往擊之、布詔
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為淮

南王。○迸上文上乃發上郡
十二年冬十月、高祖上已擊破布軍于會甀、布
走、令別將追之、高祖上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縱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高祖上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
後吾魂魄猶樂思樂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過魯祠孔子宜載之本紀史記失之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
與沛父兄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
樂十餘日高祖上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
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
邑西獻高祖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
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得惟陛下哀憐矜之高祖上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以其為以雍
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乃并復豐比沛
○連下文漢別將擊布於是詔曰吳古之建國也

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
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拜沛侯劉濞重厚請立為
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
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
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連下文十一月漢別
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周
勃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連上文詔曰
吳十一月高祖行自布軍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
孔子至長安十二月高祖詔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史記是

可不必多

陳涉魏安釐王齊愍湣王趙悼襄王皆絶無亡後
其與予守冢各十家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
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
復亡與他事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
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
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綰稱疾病辟
陽侯食其歸具言綰反有端矣春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詔曰燕王綰
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

故使人言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
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
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
者長沙王臣等請立皇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
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三月詔曰吾立為
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
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
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
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

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高祖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疾病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

既死令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乃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病疾愈自入謝夏四月甲辰高祖帝崩于長樂宮連下文盧綰聞之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必常鞅鞅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將軍商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叛諸侯將外反亡可翹蹻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連下文五月盧綰聞高祖崩之遂亡入匈奴連上文呂后與審食其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

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曰高皇帝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太子襄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

八男惟肥長不可知自惠以已立六歲子計十歲武十餘歲其餘皆漢封近此

吹樂後有鈌輒補之、高祖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車服黃屋左纛不及蕭何說此於何秋文子長舉漢強周制今如何倘自有說故曰得天統矣朝以十月為得不洩焉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班氏述劉氏承堯之緒至下取周市語劉向頌徒成曲說本者旗幟上赤亦術史記車服而非其意以此為得天統與見章燕與

班馬異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書三十九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

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

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

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信謀於是何從其言漢王大說漢五年既已殺
項羽定天下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
功不決高祖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所食
邑多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兵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
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
臣等上何也高帝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
狗乎曰知之高帝上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
發蹤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走獸

耳功狗也至於蕭何發蹤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
獨以身隨從我多者三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
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
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
君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
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
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
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
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
之高祖上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
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
待得鄂君乃廼益得明於是因鄂君千秋故所食

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
毋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
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
豨反高祖上自將至邯鄲未罷而淮陰侯韓信謀
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信語在淮陰事
中信傳上已聞誅淮陰侯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為
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
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
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

瓜從召平以為名始也召平謂相國何曰禍自此
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內非被矢石之事
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
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何從其計高
帝乃大喜上說漢十二年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
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
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又說相
國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

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常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謂數問君者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貣以
自污上心乃必安於是相國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賤買民
田宅數千萬人上至相國何謁上笑曰夫今相國
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何曰君自謝民後
相國何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陿上林中多空地
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何廷尉
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胡大罪陛
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與寻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
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
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
賈人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

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上
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何相國何年老素
恭謹入徒跣入謝高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
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
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帝崩何事惠
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上親自臨視
相國病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
曰知臣莫如主孝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

帝得之矣臣何死不恨矣何置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薨諡為曰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為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為酇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illegible]日月之末光 太史公如與日月 之光[illegible]欲其頗 [illegible]不相[illegible] 帝故云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班馬異同

参而字

[illegible]同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漢書同 蕭何傳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秦司馬𡰥欣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爰戚及

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軍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

為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滅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

咸陽更命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兵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王敗還至滎陽

將與將軍必不同

凡二歲(漢)高祖三(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
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武垣生得(虜)魏王豹取平
陽得魏王(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縣)賜
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
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
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公)於
鄔城中戚將軍(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敖倉漢

王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左)
丞相屬韓信(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淄)還定
濟北郡攻(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
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亞)將軍周蘭
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
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立)為齊王
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
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即)皇帝(位)韓信徙為
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焉)高帝(祖)以長子肥為

此參字可不須矣刪合去

時著齊七十城以見所以酢參者自不為漢史勝

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世世勿絶食邑平陽萬六
百三十戸(世世勿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
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
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
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
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
人大莫敖(郡)郡守司馬侯御史一人孝惠帝元年
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

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而)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為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參聞之告舍人趣
治行吾將(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不詘木訥長大不可辭

開即何也彼欲之之字是

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
擾之姦人安所容也乎吾是以先之參始參微時
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隙至何且死所推賢
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壹遵蕭
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詘長大訥於文辭重謹厚
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
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
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

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
惡患之無如之何迺請參遊後園中聞吏醉歌呼
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大歌呼
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
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
豈少朕與迺謂窋曰若女歸試私從容問而乃父
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
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女也窋既
洗沐歸時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之二

何用參日

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若乃所當言也至朝時惠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
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
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參能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
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
出入三年卒懿諡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
蕭何為法顜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靖淨民以寧一壹平陽侯窋嗣侯高后時為至
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
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
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
諡夷侯傳國至曾孫子襄代侯武帝時為將軍擊
匈奴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懿諡為
共侯子宗代侯嗣征和三年中宗坐太子死有罪
免為城旦國除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
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

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留侯張良者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傳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甚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進履之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次日語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黃石句當日誦讀老父得若不偶然試子房自已成後人得傳子房不能知子長也而所具客不生者何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亦何從知之此是史筆

皆借良口中語者見楚要項梁方有首從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蚤)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迺)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

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

皆前意之合而其未乃本謀也然用之質宗耕而帝不能盡識中有史筆補敘意然

若有此識為此言漢書無

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

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

郎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王邪沛公曰鯫生教說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柰何良乃因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傳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韓王成開項羽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韓王

史漢異同五卷　八留侯　四　余海

子房因事進言……中便有三人……作三處……數語并其人……生無不備

有將字方是

成之國從與俱東至彭城殺之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羽以此故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廼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兵北擊之因舉燕代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兵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

史漢異同五卷　八留侯　五　宮福郎

[illegible]

矣分裂

[illegible]

於杞武王誅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無德棄義
侵道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
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鄉面稱霸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酈生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
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計告於子房良曰於子
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

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借前箸以為大王籌
之曰昔者湯武伐桀紂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
桀之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一也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
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式箕子之
拘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
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二矣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illegible]

酈生豎儒皆出此傳好而字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三矣殷事
已以畢偃革為軒倒置載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
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五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五矣放息牛桃林之陰埜以示天下不復輸積今
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六
矣且夫天下游士離左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但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乃立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唯無復立者天下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
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七矣且夫楚唯毋彊六國
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
誠用客此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而乃公事令趣銷印後漢四年信破齊
而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
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信傳其秋五年冬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

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羽事
中(尚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
帝曰運籌策帷帳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
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
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
决未得行封上在(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
往往(數人)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良)

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
(而)反乎留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與)此屬取天下
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
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
(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
失及誅故即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之(將)柰
何留侯(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
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
功多故不忍留侯(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

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
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
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
說高帝(上)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
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倍(背)河
鄉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
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
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
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上)即日駕西都關
中留侯(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疾)即道引不食穀
杜(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
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曰)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良)曰

借戰國策之餘新

平子曰

始上數在困急（困）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疾）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即）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

又問及群臣送至霸上良病狀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霸）上留侯病（良）（疾）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謂）子房雖病（疾）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陽）許之猶欲易之及燕（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迺大驚曰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
匿今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
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
里羽翮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又可柰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歔欷流
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留侯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下及
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良廼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讎彊秦天下震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
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良廼留侯乃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至自苦
如此乎留侯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六歲
謚諡為曰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良始所見下
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歲從高帝過
濟北果見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寶祠之及留
侯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子
不疑嗣侯孝文帝五三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留侯
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
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
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班馬異同

似不必增

乎是漢書語好

而夫輒死非必已歸此古無此語謂此時淫者名多求過之史記三中貧獨者增一嫁字可

班馬異同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漢書同張良傳

陳丞相平者陽武戸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媿之久之戸牖富人有張負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取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延父事嫂如事延母平既娶取張氏女齎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此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降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延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下當有金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延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

平已前謝其兄伯作事魏此語本不足由用見古人之文字原處然終平之傳不復見户牖曲逆於伯何與哉

下平身字佳

因曾萬石君見平於高帝從此入見不可去

此語亦古人所不敢道

史記盜金字是[illegible]多

兄有[illegible]婦外人不知此平所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字極不須史[illegible]

[illegible]護軍長如上[illegible]

平平等七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
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
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
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
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
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
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或讒陳
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

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
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
使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
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以讓魏無知問曰
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
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
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安足疑乎漢王召讓平

[illegible]字[illegible]則又別

其以字是

恭敬愛人乃成[illegible]可鑒

有下之字不用上之字

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
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
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臣居楚
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鏁羸身來不受金
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顧大王用之使
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
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
不弗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
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
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
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
士之頑鈍頓嗜耆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集兩長天下指麾則即定矣然大王恣
資侮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此多歸咎不足 [illegible]

意欲不信 [illegible]

為太牢之具 [illegible]

此女子亚非其故多重夜字

衍使何用衆

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
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
斤予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
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
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
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即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迺項王使也復持

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
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
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迺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乞骸骨歸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
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夜
出去遂入關收聚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
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寤迺乃厚遇齊使使張

衍使何用往

夫之字是

渦字是

上兵精此地精是

[illegible]

子房良往卒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
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
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人有聞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
弗知陳平曰陛下精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
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
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弗能及而舉兵攻

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
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
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
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迺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未至陳
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
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語在信傳

襄會諸侯于(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
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封)平剖符爲
(戶牖)侯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
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計戰勝剋(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
矣迺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以護軍中尉從攻
擊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
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

史漢評林卷五十六 陳平 七

其城望見其屋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
見洛(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
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
千(餘)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封)陳平爲曲逆侯盡
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其後常
以護軍中尉從攻(擊滅)(於)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得)聞也
高帝從(擊)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
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幾)我死也用陳平
謀(計)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乘)馳傳
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
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
乃呂后(女)弟呂嬃(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則(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
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
詣長安而令絳侯(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
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須)怒乃馳傳先

史漢評林卷五十六 陳平 八

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
至宮哭甚哀(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
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
乃以爲郎中令曰(日)傅教孝惠(帝)是後呂嬃(須)讒
乃不得行樊噲至則(即)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薨)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
丞相王陵者故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連下文及高祖)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
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

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
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謹書
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祖之仇而陵又
本無從漢之意從高帝以故晚後封陵爲安國侯
沛上文陵爲人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
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

平陳平曰可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
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耶
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
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
是呂太后欲廢陵呂太后怒乃詳陽遷陵爲帝太

傅實奪之相權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
請七十年而卒盟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
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
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
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
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不治監宮中
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
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陳平爲丞相非
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人陳平聞日益甚呂太

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前曰鄙語曰
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須
之讒譖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
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
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樂以爲相
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
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帝時勃
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太尉絳侯勃爲右丞相

去必是

當是主臣字諸解不通萃暢較近之如此呼大守文皇恐固然

蓋為皇恐繫服……亦迹

位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
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上既益明習國
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
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沾合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
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謂爲誰乎平曰陛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
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
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

陽順四時下育遂萬物之宜外塡鎮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也孝文帝
上乃稱善右丞相勃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
素教我對乎陳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
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彊對耶於是
絳侯自知其能不弗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勃謝
病請免相而陳平專顓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
相陳平卒諡諡爲曰獻侯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
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

年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
金國除碎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
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碎陽近淄川平降
之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貴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
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
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
者乎

班馬異同

爲人吹簫給喪
爲人俊強爲字
不可開是非官
爲材官引強也

他傳亦如此

尸北縣尸縣北
即地名擊之尸
北之南耳若南
攻南陽無謂

班馬異同

漢書同張陳王傳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敵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略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

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成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頴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

如徐廣曰則曲
爲曲遇絕衍成
曰天水有山縣
比東平抑步成
字不同爲上有
北有汾曲逆溫
若作曲遇而曲
音丘遇反遇音
頭爲曲遇逆說
爲曲遇文亦乃
以曲遇之音音
曲逆亦失逆又
并出曲遇二訛
爲逆遇失之據
漢書縣志曲水
逆流無別背志
字無說

從來者以韓傳
以之馳道即御
則之比也

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之西丞擊盜巴洛巳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頴陽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

剖符世世勿不絕食絳八千一三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

從書是

施渾都以是謂人名非索隠曰名誤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名渾都

木彊又椎其形容非史所常有然上去声東鄉坐責諸生趣為我語其奇椎少文不成語然足引用三漢字是

肆将軍勲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
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
都尉高肆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
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
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後擊破綰
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
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
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
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
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帝已崩矣以列侯
事孝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
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
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
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勃與丞
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

絳侯之功莫大於誅諸呂立文帝然其人木彊無論議可書故他傳共載此并左但著之他處勃非絳侯傳也此筆意也漢書取清呂事曾無益於絳侯以為述事則正宜別見然使無徵史一串則平生直功狀而止及讀背月教既山所嘆乃最精神

不論為相月餘與十餘月但一上相印即許與詔使蹤圍不待請本無疑諸而辯紛進退如此見得後來告補乃文帝收威權自為之道巽畫譏之如厭語之獸無明宜知獸亦當獸耳師古曰厭合一切又又音烏押反

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
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
立以為後用疆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
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
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
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
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
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
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

安之乎滕公曰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
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
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
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
川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既立即位以勃
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戶居月十餘月人
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
厚賞處尊位以寵厭久之即則禍及身矣勃懼亦
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除勃太子勝

封不可乎

漢書削此處是

復以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吾朕所重其爲朕率先之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既見絳侯勃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勃復爵邑絳侯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也絳侯勃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爲曰武侯子勝之嗣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除絕一歲年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太守亞夫復封爲條侯續絳侯後

無此曰字故如有

兩字較奇

此人則何從識而出

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二其後九歲年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

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請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

軍士天子十乘萬騎如[illegible]欲將豈可與備此盜問境[illegible]之事以先知之知而不納詐此非[illegible]中不營中見[illegible]以上將不退[illegible]小丈夫[illegible]一時而[illegible]以爲不可得而[illegible]則其後[illegible]將至太尉帳下安任其爲備此[illegible]美久之是[illegible]至矣

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卿
者霸上棘門軍若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
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帝且崩時誡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
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

以梁委之絕其糧道[illegible]妙在絕[illegible]然而爲梁宜甚忍

梁委之絕其糧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
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起則宗
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
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
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
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
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
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
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亞夫既至會兵

[illegible]何可[illegible]

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亞夫引兵東北走
昌邑深壁而守梁王日使使請太尉亞夫太尉亞夫
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詔使
救梁太尉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
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
尉帳下太尉亞夫終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
壁東南陬太尉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亞夫出

此則可爲後法即起何益乃不知備是宿備中言是已

皆是一句盡事實

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
虜之降其兵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
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亞夫有隙郤
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
上廢栗太子丞相亞夫固爭之不得景帝上由此
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亞夫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上讓曰始南

皮及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上）曰請得與丞相議（計）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上）默然而止（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即）何以責人臣

史漢異同七卷　周亞夫　九

不守節者乎景帝（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上）居禁中召條侯（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櫡）條侯（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箸）景帝（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條侯（亞夫）因趨出景帝（上）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亞夫）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亞夫）條侯（亞夫）不對景帝（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耶（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乎）吏曰君侯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亞夫）條侯（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上）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傳子）建德代侯十三年

史漢異同七卷　周亞夫　十

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免官後）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亞夫）果餓死死後景帝（上）乃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及若婦

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離離困厄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魏楚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仁其夫去抵父客以爲即大精

本傳此句但脫引錢三字

耳乃魏公子毋忌客問祖數從耳游所以聞多矣布衣交前諸人也雖謂爲帝者師可也其存有隱德

四公子之後此必秦追問人物從小蕭假處結張閒野也所不能文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十九　漢書十二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亡邸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兩人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攝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謝罪秦詔書購

漢書傳首數行明潤皆是至此句句失之

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家國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與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

四字極形容之巧

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與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滅天下數十年矣北有為長城之域役南有五嶺領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嚮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

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桀皆然其言乃廼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其令曰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

通而生也范陽令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對通曰
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不可勝數然而慈
父孝子所以不莫敢傳事刃於公之腹中者畏秦
法耳也今天下大亂秦法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
且傳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中以復其怨而成其功
名此臣通之所以弔公者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
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
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曰何

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
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范陽令乃使
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而後畧地攻
得然而後下城臣竊以為過殆矣誠聽用臣之計
可不攻而降城不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蒯
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
畏死貪而重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天下降君畏
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

不用其[illegible]是[illegible]

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
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
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若以
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驅馳鶩於燕趙之郊燕趙
郊見之皆則邊城皆將相告曰此范陽令先下者
也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即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

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
印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地聞之不戰以
城下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自通說徐公降至此
用通傳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郤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乃迺說武
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
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

至耳餘出此有見及其論武臣又言涉非必立六國後知我欲以此方名之有由涉欲之族也將立武臣設言立其兄弟此兄弟未可知語且有此不謂立趙後則大人可立也史記兩不字兩時字得勢

墳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又不如立
其兄弟不即立趙後願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
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
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
曰秦未亡而今又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
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
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張王
本此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念孫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
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
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
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
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
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
謝其舍中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

此燕將字句可去

燕將乃可去

此之字無不可

少長足謂以第

念孚甚雅

作請趙夫

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
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養
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
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
爲卿相終已耶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
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少先立武臣
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

消人

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趙
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者分趙自立而王夫以一
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使
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
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
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

陳常變無奇此數字甚奇又追殺趙王姊出從來使間何點綴也

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叛
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
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以得秦書固欲反趙
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
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
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
張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
扶輔以義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

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
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
道屬河餉饟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
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
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
黶陳澤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

厭然釋亦如張耳口語子死之

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北敢擊張耳得諸侯心諸侯來為張耳故非趙王能使人至此又小以趙形勢與同約不得不救與否

壞事如但爲張耳求趙後立之引為輔其義以感動致功之耳此其所道也史記語好

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有一二
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
肉委餧餓虎何益張黶陳澤釋曰事已以急要以
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
如公言乃迺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釋先嘗秦軍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
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破章邯軍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
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
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
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釋所在
陳餘怒曰張黶陳澤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
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
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
去將哉乃迺脫解印綬推予與張耳張耳亦愕不
敢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予不取

望耳不讓怨也遂趨出者餘也[illegible]耳遂收其兵耳字不惟[illegible]出非是又上收其麾[illegible]以自也

[illegible]故不名義

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與君印綬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遂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言人所稱項羽亦素亦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

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叛楚陳餘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王彊立我我欲之楚甘

人有不幸欲求耳者高祖以耳故不[illegible]獨殺此無辜耳

[illegible]自好

[illegible]王趙非望二年死

以魯元與其子[illegible]故人[illegible]祖[illegible]蔽三字如[illegible]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

聞張耳不詐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漢立張耳為趙王漢五年秋張耳薨謚為日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旦暮自上食禮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罵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敖曰天天下豪傑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詞出於心血殷無

一時賓客皆是張耳之遺風

但置人于己足爾柏人即去不又有見史遷史記以何也足

事高祖皇帝甚恭而高祖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
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王亡
國賴高祖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
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
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背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涴汙
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
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
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
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諸反者趙午等十
餘人皆爭自剄頸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當白王不反
者乃轞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
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
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也吏治榜笞數千刺剟爇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史漢異同人卷　張耳陳餘　十二　崇文庫

即慨諾者衆皆不敢又目皆欲高上爲人所難先人意所欲皆使也

語洞千古

漢省此何變此得簡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
迺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
問之箯輿前仰卬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生平
生驩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豈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
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
本指根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上乃迺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自立然諾使
泄公具赦之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
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
也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
殺弒之名何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亢而死當此之時名聞
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爲宣平侯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皆

史漢異同人卷　張耳陳餘　十三

以爲諸侯相郡守者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張敖高后六年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爲太后女故也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又憐其年少孤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諸呂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二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絶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太史公贊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皆天下俊傑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背之戾盭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相然相許也相許以死也無以字不成句豈錯簡或謂衍字問哉

班馬異同

方亂齊乃有識千乘矣請趙繼絕世如周市云云者惜其福薄不及不然豈不爲祖伯者哉

約定而咎自殺亦有恥者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傳第三　漢書第三十二　彭越傳第四　漢書第五十四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

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

豹語似諫慨其說甯市甚感切然何以雜繁故顯入耳

漢書是

合用史記是

起群盜亦節制有法有以相服惜無一語次第示見

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豹之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期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上讀處聞也越始從漢而田榮畔其中立且爲漢且爲楚將無其迹疑似故有爲奇兵

欲立魏後盛心也

最是得力處自擅將以地往來爲游兵或攻或走皆自爲去就在當時劉項對壘外此足稱奇兵至會垓下其末耳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也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成皋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粟十

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亡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令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相國越從陳以東傅海又言所以與許齊王韓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

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語在高紀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即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

不用詔字

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
使掩捕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
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徙蜀青
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來欲之雒陽道見彭
王越彭王越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
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言上曰彭王
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
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
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彭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
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
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
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經用為字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漢書三十四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
食飲人多厭之者其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
令傍可置萬家者常數信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
食數月亭長妻患苦之乃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
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自絕去信釣於至城
下釣諸母漂有一漂母見信饑哀之飯信竟漂數

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
屠中少年有又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眾辱之信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跨下蒲伏一市人皆
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信數以
策干項羽羽不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嚐十三人皆已斬

而何壯士語不勞乃勞滕公發揚乃其眼人也在何何制捉無知上

皆為滕公也

國士無雙四字而話鋪叙蕭何奇信追信拜信本末不遺餘力所謂功第一亦謂此高帝自知之耳

須知此方見史書

坐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漢王上拜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逃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非敢亡也臣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也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召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

喑噁叱咤彷彿如見其為猝嗟與予得於開口無此奇寫見項王之為人故

夫之勇易見人之仁難言此二字真也字眼

此語知最緊要微有欠

多怨百姓語娓說得有本有末此當淮陰惡少識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弗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

勇耳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謹言語嘔嘔叩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
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
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亡所害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戶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蜀民無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
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殷王皆降合今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
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
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絶河關亦皆反漢與楚
約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下聽其八月

此收語計先定三秦有功勝登壇云云

漢王與兵三萬人耳破趙即收其精兵用見當將所從非甚有餘信後所用人

正新所有而能亦歲如此驅市人有法古無比也

得樵蘇而後爨

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
為大將軍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
魏王盛兵蒲坂反塞臨晉信乃迺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缶渡軍襲安
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
兵三萬人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進擊趙
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

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
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
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
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

漢赤幟拔趙幟與水上軍漢鼓皆并與當日傳呼兩語如見而間如井陘口與漢各先後次

間視窺知所以敢下此內之容亂

去身字大謬

前行兩字還父實未故知交未易作未易註共且俯父汋明背水之己齊北已漢中陣以未見大將旗鼓彼以爲試已於未背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

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

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

曰吾聞兵法十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

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以罷極

今如此避而不弗擊後有大者何以加距之則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

策不用韓信使間人間視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

望趙軍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莫信佯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擊前行謂趙軍何欲臨水則恐吾以阻水而還耳故遣萬人先立背水而陣獨以信軍前行失之

其人知後疾戰三字衍果然

看他結証得明

但背水陣不問不答何自得兵法哉可謂用法得法外意

此也字缺不得下也字可無

漢書是

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者

候趙空壁逐利則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爲皆已得破趙王將

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弗能禁也於是漢

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斬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

金頃之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至戲下者信乃解

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

畢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

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弗

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投之亡地而

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經所謂驅

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

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

此從容詞辨倘有古之敗國之遺風

此字好

非字好

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
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今若臣敗亡之虜者何足
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
秦而秦霸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
聽與不聽也耳誠令向使成安君聽足下子計若
信者僕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
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子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亦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
愚忠夫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日而失
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今將軍足下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旬朝破趙
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諸侯農
夫衆庶莫不輟耕釋耒作怠惰褕靡衣甘媮食傾
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止今將軍足下欲舉倦弊勸敝之兵頓

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而弱若燕不服破
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
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為將
軍之計莫不如案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然後
遣辯士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以

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西東告
臨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故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敬奉教於是用廣
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趙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度河擊趙趙王耳韓信
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卒佐漢楚方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九江

王脩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四年漢王出成皐東渡度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

使於楚請救通傳則云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無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為欺己乃而烹之因敗而走高密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書後漢將止此一段入蒯通傳內下按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使使之於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其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

食可無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度擊龍且佯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

虜齊楚卒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偽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
鎮塡之其勢埶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
立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
若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辭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眞王耳何以

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
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
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
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
知厭足如是甚也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
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背約復擊項王其不

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金石交
為之盡力用兵然終為之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
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在也當今二王之事
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
王今日即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
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耶韓信
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
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
在通傳下接信不忍背漢通傳連上自立為假王
云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
之項王以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令背漢
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

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
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
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
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乃而不
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因請間曰天下初發作
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魚鱗雜遝熛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
已今楚漢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腦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

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
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洛阻岨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
遂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
彭城轉鬭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夫
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盡於內府百姓罷極
怨望容容無所倚歸命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之
命縣於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
願披腹心腹輸肝膽效愚計忠恐足下不能用
也誠能聽臣之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立其勢孰莫敢先動夫以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
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
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足下案按齊國

之故有膠淮泗之地懷諸侯之以德深拱揖讓則
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圖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
以鄉見利倍義而背恩乎蒯生通曰足下自以為
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
成安君為布衣時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後及爭張

黶陳澤釋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
頭而鼠竄逃以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戰於
鄗北殺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
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滅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
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
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足下過矣大夫種范蠡存
亡越霸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語曰野獸已

盡禽殫而獵狗走犬亨烹敵國破謀臣亡夫故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過張耳之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
人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
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徇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
二數十萬衆東殺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
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之名竊切為足下危
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存亡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
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
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
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釐之小計遺天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曰猛虎之猶豫與不若如蜂蠆之致螫蠭騏驥
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童子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值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無疑臣之計韓信猶豫與不忍倍背漢又自
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惶恐乃佯陽狂為巫信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大

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通傳爲巫下 按後天下既
定後信以罪廢漢王之困敗固陵用張良計召齊
王歐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死高祖襲奪
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百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竟召辱己之少
年令出胯跨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死之耶殺死之無名
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眜家在伊廬素與

信善項王死後敗眛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
詔楚捕眛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
人有上書變告楚王信欲反高帝以書聞上患之
用陳平計謀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
告諸侯會陳吾將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
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
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
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
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良狗亨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
定我固當亨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
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疾
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
列信常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
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
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
公何如曰如臣多多而益善辦耳上笑曰多多益
善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
人力也後陳豨拜爲鉅鹿守代相監邊辭於淮陰
侯信淮陰侯信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數匝
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也豨因
曰唯將軍令之命淮陰侯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反陛

史字讀勢徑直則反形成矣非推測揣摩不得也之意從一也字有成與不成之異甚此處最得俯仰可悲則淵在高祖文字之妙如此

史不用此節直出矣

憐之直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高帝自將而往信
稱病不從陰使人到之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
公信乃謀而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
以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
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
人從上帝所來言豨已得死破列侯群臣皆賀

相國紿信曰雖疾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
乃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破豨軍來歸至見聞信死且喜且憐哀之問
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道其
語高祖曰是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烹之通至自
說釋弗誅語在通傳漢書信傳止此以下入蒯通
傳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
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子之手高祖

文字有聲辯不可錄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有綫辯不可急者漁陳秦風是也淡書雜劇之筆勁然出之者不追用聽之者不移此傳似以先秦劇即為漢必不得尸牢殊毋家史漢之分也

曰是齊辯士蒯通通乃詔齊捕召蒯通蒯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
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
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欲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也對通曰秦之綱絕而
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彼時臣唯獨知
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銳精持鋒句句爭欲為陛下所
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殫誅高祖
曰置之上迺赦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
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
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
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

太史公置鄒生蒯通傳內觀其言詭涉已去蒯通又來此豈可以常法拘其中有成安廣武又有說龍且者陳事附筆疏添愈為亡不亂別為蒯傳哉漢書移此于毅兒童之見也

里嫗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

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立為沛公以噲以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𡰥戰碭東却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攻城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聞爵從攻圍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擊取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敵先登斬候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一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却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屏蔽沛公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居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初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走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譙讓項

一字不當去矣 删道遂歸又是語勢適合如此 跋一句於此精神也眼目凡此後人所能而自了長駿之 明日[illegible]不諭 幾以為可省 賜一字本無相涉[illegible] 不可無 有[illegible]別將 別[illegible]將得說從 [illegible] 史實必春[illegible]

史之敘此既論紀與多最可見 筆法如此先登自先登陷陣看他卻敵不雷同欺人之後耳 灌或以為水攻或以為地名以筆勢言之地名是 [illegible]而益食封見得[illegible]解體使噲不得不益封此留中有史閒筆自見非有意 此於字去得不為文章 堅守戰三字緊[illegible]世勿絕與後[illegible]反

羽沛公事幾殆明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為
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
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
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
先登陷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
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卻敵遷為將
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
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
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
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
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
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即皇帝位以噲堅守
戰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從高祖攻反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
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
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

燕王反然是王韓信反當與此傳兩反字在上本甚兆本亦可不書是他并至此然增一若字又惰攖人 功狀史文何可無少變化[illegible] 戰破柏人殘東垣[illegible] 有或別著為[illegible]矣作定擊破得 [illegible]內史文以[illegible] [illegible] 樊 未見抵之為人名也抵薊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

新所所得總會於此而發[illegible]所處不知其處

排闥二字全無所出[illegible] [illegible] 計較不能[illegible]作 [illegible]流涕[illegible]

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
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
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
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
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
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
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
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

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
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
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三人二千石
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二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頻
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
帝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迺排闥直入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
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
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
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
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
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帝已崩呂
后釋噲使得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日

武侯子伉嗣代侯而伉母呂須頹亦為臨光侯高
后時用事顓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頹婘屬等因誅伉舞陽侯中
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
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日荒
侯子他廣嗣代侯六歲侯家其舍人得罪他廣怨
之乃上書曰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
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
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免平
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

邑千户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
西略人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
所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
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
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項
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
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雍
將軍於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

武城六千户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
野與鍾離昧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益邑四千
户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即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
軍從擊荼戰龍脱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郤敵遷
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
涿郡五千户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
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

以兩陳言合為非

病不治謂之使人代其子又見其貴公此其右祖可知傳不欲顯

無此也字當不可怪也哉

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將大上皇衛一歲
七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
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
食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
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
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高后時崩商病疾不治事
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
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乃迺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寄紿呂祿呂祿信之
故與出遊而太尉勃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
呂商是歲商卒謚為曰景侯子寄嗣代侯天下
稱酈況賣交友也孝景前三年時吳楚齊趙反上
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七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
自平齊來乃迺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
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
奪侯免景帝上乃迺以封商他子堅為繆侯續酈
氏奉商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世宗卒傳至玄孫子侯終根立武帝時
為太常坐法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
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
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
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

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
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
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
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圭復
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
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
車從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

轉為滕公令因復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
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
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
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
罷虜在後常蹶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
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
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邑沂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

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卽帝位其秋
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
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
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卿卒以得脫益食嬰細
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
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

去敗字是

戶以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
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
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乃賜嬰
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甍諡曰為文侯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傳

至曾孫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
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
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
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略
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
疾鬭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
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

嬰無文以武談首尾功狀不紛比北相仲本典擂行數為力字耳郎未拔所將卒及身斬得皆某漢間戰功明從文字記載如此非後來張皇附會此也雖左傳不免可觀少此

小漢王敗遁秦將又反[illegible]見者

表良字是

表車字是念書騎作二字上有三字又多一騎字

曲周又見嬰少年

起陽武至襄邑為絶餉道尋餉從之消時將見容得朴實可觀

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
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珪圭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
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
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
王乃洒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
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洒
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
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絶其餉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

上有以列侯重以御史大夫校是

節御史嬰長騎事

知漢王還歸知信自立皆文可見當時兵以此見兵後取者

敘得有力處

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
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
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
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
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
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
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擊破其騎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

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之東從韓信攻龍
且留公旋於高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
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
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
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

攻苦譙復得亞将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
軍於陳下破之所将卒斬樓煩将二人虜騎将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受詔将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将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将吏下東城歷陽渡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立為皇帝益賜益
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将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絶食潁
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将軍從擊反
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将破胡騎将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所将卒斬胡白題将一人又受詔并将燕
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為胡騎
所圍因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

将軍先出攻布別将於相破之斬亞将樓煩将三
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将肥銖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将卒斬其
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
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
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将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
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祖崩嬰以列侯事
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呂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

為将軍軍長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
誅不當為王者上将軍呂祿等聞之乃遣以嬰為
大将将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
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還
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
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
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将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

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傳至孫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武帝復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奉嬰後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

山守從淮陰侯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

其敘文雅如此

古史直敘如高帝擁戚姬騎項乃今人以為小說可以證者[illegible]不在此而後世以為[illegible]此後何[illegible]帝乃益可知

兩期期亦與其事[illegible]收[illegible]之詞不必贅

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
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
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
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漢王於是
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

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
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
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
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庭爭之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然及方與公如此可笑

[illegible]此時亦不主上也有此事小史亦為俯仰以發之耳為史

邪字不可去備字史兩載語

趙堯小吏獨能測[illegible]可言之時耳其為趙王謀則速之[illegible]也常見群臣皆畏呂后者知昌強一時呂后徒以乃[illegible]敬之堯之際遇迎合或自有命方[illegible]公以為奇才未也

詔上欣然而笑既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箱聽[illegible]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
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
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才也君必異
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
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
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
為不樂非為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

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
吾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
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
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伉直且自呂太后太子及
大臣皆素敬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
周昌謂曰吾欲固欲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
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
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此昇印又極所以德安之感下云前亦有功是高帝以爰子托人必得如信布者乃可否則能調護為公間如臨公輩之言則能以言語微意感動如陰生昌難傾倖作者觀其拒命五致如此於高帝平生豈有一語發明能使婦人兒流涕不及頁者此則尧召之也呂后皆勢愈激之則愈烈豈俾一昌召雖謝病久之則亦死愧有息矣人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
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
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
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
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
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
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固為不敢遣趙王王且亦
疾不能奉詔於是高太后患之怒乃使使召趙相

周昌周昌相至謁高太后太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
死見鴆殺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堯謚曰
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
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
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後五歲高后元年聞御史
大夫江邑侯趙悲堯前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不以之與誅漢人何二史之秖皆也同何從

此至孝文二十年與後為相十五年皆眼目之不可失者時時舉某端而是正之

入之音聲將以此律令為百工為亦及也謂什市以水德為準經所不至故以其行餘小創故曰天下以為程品皆裁之貫又漢之妙此而[illegible]不依此改[illegible]未相前論未盡行[illegible]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辟避吏吏繫
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
為漢王東擊項籍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
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
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
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以平陽
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
諸呂祿等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代丞相
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
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因秦時本以十
月為歲首弗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
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
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尤好書無所不觀無
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

此五尺八尺似紙稍及孫少歲為怪耳古今人物高品豈不有性福勝智雖至謬不可及高帝功臣麗虎皆安在而張蒼以庸材階位然言論功業為相至十五年百餘歲以善終當其推論如巫祝小人以為全不祥

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
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
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詔事下
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
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之時曆
制度更元年張丞相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
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年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曰文

侯傳子康代侯八年卒子至孫類代為侯八年坐臨
諸侯喪後就位不敬有罪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
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八
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
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蒼年百有餘歲而遷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
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以二千石從高祖皇帝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
五百戶十六年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以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念久念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
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
嘗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

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幸愛群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
帝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故不弗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吏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illegible]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上至朝丞相嘉奏請誅內史錯景帝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冗官居其中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曰節侯傳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至孫子侯臾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 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踵 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illegible]

太史公贊曰張蒼文學好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專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二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聞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廼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

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嫚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誡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是長者好

此所以起酈生說辭也史家之妙

方倨踞牀使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食其酈生食其入則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食其上坐謝之酈生食其因言六國從橫衡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其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食其曰足下起糾瓦合之眾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

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知其令今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食其往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食其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食其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

敖倉天下轉輸也臣聞其藏粟甚多而可謂言守使不守為背漢故切當取反卻自奪其便示此羽之所以用於後下者謂天下之良不為過

塞成皐杜大行千語此時多有況知形勢不守何所詳形勢所以收為陽故於說耳功實二字未有可夫也云其其實之劫耳空言則空意也

成皐計欲指成皐以東屯鞏洛雒以拒距楚酈生
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
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
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
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
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
之道距蜚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
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
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先得其要所謂天之福也

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
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
王負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
即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材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項王有倍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紀
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
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玩而不能授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才怨之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黃
帝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阨距蜚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
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
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酈生食其日縱酒淮陰侯韓信聞酈生食其馮伏
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食其賣已迺曰汝能止漢
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
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食
其 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
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
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
遂侯平有罪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
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
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
生賈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賈陸生賈因進

說他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正諸侯豪傑
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背倍肯約自立
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
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
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
滅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
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
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賈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
我孰與皇帝賢陸生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王之業統天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鄉音許諒切

逆取順守皆極論者所不能言聽謂之誅意可也今人有犯無隱則徑罪無不至以取名高至爲湯武論則獨夫紂者爲輕實本說亡於依於要即逆取順守四字君臣必順色而受之怡然可以首肯故不擇而有慚色史筆如此知其乎生而字何去

左右呼萬歲華其稱道回必也令人其復有此

胥腴人衆車(輿)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遽)不若漢乃大說陸生(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賈)槖中裝直千金他(它)送亦千金陸生(賈)卒拜尉他(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帝)大說(悦)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乃)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稱)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

陸生直入不用不宇然不請入明公念不見實來與白公倒狀同何念深也揣我何念者將實主間情事無欲父亦然不辨之次姦

此安危相符語有關係其意有而至其成名言

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生(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往)家焉有五男迺(乃)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賈)常(乘)安車駟(四)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女)約過(女)汝(女)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擊)鮮無(毋)久恩(溷)公(女)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

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陸生(賈)往(不)請直入坐而陳丞相(平)方深念不時見陸生(賈)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豫)附士務(豫)附天下雖有變卽(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猶欲裕及此令人以為不足甚者藏易甚言故謂平日藏者亦不可測也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賈為飲食飲費陸生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帝陸生賈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平等乃言陸生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佗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指語在南越語傳中

陸生竟以壽終、

漢書是若無高祖賜號何以見稱與前無忌間

知從親也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建平原君建諫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平原君建諫之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建平原君建不肯見及平原君建毋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

漢書以第是宜令解後較有態

建本不取辟陽侯而陸云以其母故義不知君有味變作語言有味知則為君死矣知字則其

有以字文字詘結

固不可苟合取容反求見閎籍孺非甚厚有難言者又未嘗不知孺也

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貣服具陸生賈素與建善乃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毋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毋死何乃賀我乎陸賈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毋故今其毋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賻凡五百金久之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

誅之辟陽侯困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建平原君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乃求見孝惠帝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俱幸君君貴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建平原君建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之大

敗而失其子

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
侯以黨諸呂故孝文帝聞其客平原君朱建為其
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建欲自殺諸
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建曰
我死禍絶不及而乃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殺建意殺之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

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
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
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
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
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
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
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

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
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
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
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
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
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
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
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
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
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
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
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
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
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
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
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
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
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
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
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
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
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

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
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時之辯
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陸建而不著其名他哉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漢書同樊酈滕灌傳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
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
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薨諡為曰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
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傳至曾孫子侯偃
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誅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十人將一人首五
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
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
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
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
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
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
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
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降下邯鄲別下平陽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
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
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
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
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
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
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
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
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
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
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

卒襄謚為日肅侯子亭嗣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
人過律有罪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周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
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
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淮陰侯韓信軍兵襄國軍戰有乍利
乍不利終無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
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

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

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云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十二年更封緤為蒯成侯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薨謚為曰貞侯子昌嗣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帝中二年復封緤子應為鄲侯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代侯至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

此數子謂未嘗困辱殆天授已得其槩至於緤君子何過也以偷語愛不得不淚之不必何市託何深聖亦合此此

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漢書同酈生諸傳

恰與輓同音

劉婁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

宜至不切游談今入必肯循者

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絫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洛邑以此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易以亡雖周公諸必不近情狀他辭訣得則不有餘味且與古人合外意而言與人後附和一辭者乎

語有力

也字讀

說得至近至切

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籍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也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

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齒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以踰句注二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今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已斬前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

太子一女語已備

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亢)禮者哉兵可無(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彊)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示天下不弗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論(誅)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illegible]

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
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
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剸言諸故群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能進臣等專剸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
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

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五年已幷天下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饜
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
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
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illegible] 在左右 十月即正旦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
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
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
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

令群臣習肄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
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官設兵張旗志傳言曰
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

吾嘗讀叔孫通行功於謹樂其人糾使秦後漢初不及高帝定之謹壞[illegible]前有甚於炎秋惟簡易可行所以萬世有增不廢此通非[illegible]儒後[illegible]焉至乃[illegible]備置屬生

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奉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自使滅祀與攻苦食啖皆人所非言此非面諛也

[illegible]不逆於[illegible]通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持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振動蕩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通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附[illegible]致蹕凡常時[illegible]朝之盛此[illegible]孤嫩於高[illegible]於[illegible]裕[illegible]言游衣冠[illegible]之言追書前太祖極老人諱生狀使高帝時如此足憎帝時可

群臣莫能習徙通為太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通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民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高祖以征伐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辨並成大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廊廟之榱材非一木之枝也三代帝王之際功非一士之智畧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而建萬

世金城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班馬異同

此周氏奇甚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無聞

并家所賣之古人如此深厚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進計即不能否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其季布也迺買而置之田舍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布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

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
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之汝陰侯滕公
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侍間
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
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
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
呂太后不遜呂太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
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
后意曰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

帝將兵四三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
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謾且秦以
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
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
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
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
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
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窺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特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從
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
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
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
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
則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
與足下亦俱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
顧不重邪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
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
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
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
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
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特竊籍借其
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

是謂斬功毀仁義沫心而論豈仁人哉

一爲盜一爲奴未可盡去

下詔禁收視者故後欲以此觀人心得義士耳皆高論明也

毋弟丁公爲楚項羽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家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首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閒項王

而乎攻好

漢誅功臣惟彭越尤很謂史記謂其不告反輒誅即反形具乎其謀猶有何以勸不反者哉布明其功非然一語不肯繁至謂其方欲傳之萬世豈反者哉成勳深切高帝之愧豈獨苛細哉呂后使人非告又壁又族呂后示威耳此語感動千古真能言也

彼何以得人心如此

起得疑出人意發議論作精神無謂徐步耳可用又推願

奴戮不成語非實

所以遂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細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楚反時以軍功封爲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布薨子賁嗣侯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及至困戹奴戮爲人奴苟活而不死變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

其計畫無復之耳之字疑云字謂其無謀無復可言耳俚之方言仰哲不似本語情也此贊發明往來反說況古作今語在此外處正在重其死與不自重其死漢皆略用其贊削田叔字可也獨太不自重其妙五字贊多少氣力

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俚之至之耳)欒布
哭彭越(曰叔隨張敖)趣湯(赴死)如歸者彼誠知所
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十九)史記一百一(漢書四十九)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為群盗徙處
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
兄噲任盎為中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常自(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
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
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

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誅)諸呂太
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弗)取
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
與而(汝)兄善今兒廷(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
相之(就)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請)室宗室
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
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
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

許有心行為名因有不得為大過也適[illegible]何不如不字[illegible]可知是而上不字甚也語不成語

史記是行淮王之心

有如遇霧又勝不滿之字暢不尺從六字露路道死語最好近最傷使人惻然弗能容有殺弟名爛熟到惜處乖不及此所以不能四也至填若說非乃有果然自任之意

豈可悔哉亦小人語耳謝有高行不足毀名正此盎人心術此如俳優辭也至延之上乃有此人同此於語出于淮南世家之淵可以觀史老字移在此好

其平生遊俠有說士之風若帝聞其言不問而已焉不足為說士矣其失與言之入人耳也三字必有其實推類如見六乘傳不測淵亦造在論西卿南卿相傑處最得其名罪朝廷以此漢

地上弗用許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
反事發覺治連淮南王上徵淮南王上因遷之
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
淮南王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為人剛有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不聽遂行
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
請罪舉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
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

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
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
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顓
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
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卿讓天子位者再
三南面卿讓天子位者三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
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

出節夾乘說史本不用待因又及之如此史記有此史記已盡之

謀之正用之識時于是上朝東宮一語又乘獨來問與刀鋸餘人載語機峻不合增

不測又勝

迺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繇此名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談以數幸常害袁
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諫
盎曰君與鬭廷衆辱之使其毀不用後雖惡君上
不復信孝文帝出於是上朝東宮趙同談驂乘袁
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人共
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談趙同談泣下車文帝上從

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攬轡上曰
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不徼幸今陛下騁六
騑飛馳下峻不測山如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
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
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
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
已以立后慎夫人乃迺妾妾主豈可與以同坐哉

不可無也牢可
以觀陛下下獨
不見人彘乎收
[illegible]以爲善極所推
言行十日之
道安得不諫而
勸君諸與夫人
最是文帝好言
之夫慎夫人賜
金只道此處愛
幸間辯出也贊
言何含二字最
精采
夫上為守是
刻治好
極說盎亦其術
耳而山之甚掌
然勝其刻字能
得其平生謂南
方卑濕日飲無
何滿然妙勸得
之二言時說王
日用久而已不
可乎卷不能辭
當有請間必他
有其公說遇贖若
很語遂即舉擧
拂之使不必可
自耐其意輕丞
相全在非有奇
計攻城野戰之
功至引人主受
言日以愚相語
順而氣張前踐
後起是

且陛下幸之即(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豕)乎於是上乃(廼)
說召(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
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
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絲)欲劾(刻)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絲)能
日飲毋(亡)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
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
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乃)見之盎
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
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則)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
即跪(起)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
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自謂不(弗)如夫陳平絳
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
乃(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帥)積功至淮陽守非
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

深[illegible]笑言淡[illegible]勝

史記[illegible]

此崩誠贊

[illegible]

(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英)
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以)益聖智(而)
君今自閉鉗(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
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
(廼)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輒避)盎(所居)坐錯亦去避
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
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
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
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
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豫未決人有
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
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廼)召袁盎(盎入)
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
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
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上拜)盎為太(泰)

常嘗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是時諸
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
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泰常使吳吳王欲使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
初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私
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女與侍者通乃廷亡歸去袁盎驅自追之遂
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在守盎校尉為司馬乃延悉以其裝齎置買二

史漢評高十七卷　袁盎　六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
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
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
君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
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辟吾親君何患
乃延以刀決張帳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
袁盎解節毛旄懷之杖屐步行七八十里明見梁
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

盎病免居家居與閭里浮沈湛相隨行鬬雞走狗
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
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葬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
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
存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
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
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
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

史漢提同十七卷　鼂錯　七

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
客譽稱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
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
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生生所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亡治尚書者
獨聞濟南濟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漢下有錯言數
人主出於術數
此儒者所諱也
輒然名字出於
諸將武侯之口
人或託先人以
成收是非豈後
有所謂是者哉
千古之下受儒
生之弊而不語
所謂以陛下為
心一語尤可思

老不可徵乃迺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
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
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
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
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
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
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
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
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
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
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
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
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

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
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
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
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
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
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

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
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
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
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
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静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

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

於不征、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

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

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什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什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

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
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
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
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
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
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
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
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
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

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
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
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
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
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
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
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
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

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
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
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
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
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
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
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
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
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櫃歷之春秋紀之後世

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
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艸茅亡識知昧死
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
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
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
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
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

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

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

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
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
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
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
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
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纔賊、宮
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
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
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

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
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
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
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
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
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
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
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
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

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䘏
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
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害民者誅、憂劳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
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
之民幸矣、詔策曰、求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
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
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
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
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
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
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
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
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
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

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
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
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
愚臣言、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
數十上與數上書相直三十篇兩後三十章三十篇所更多可觀惜不傳
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數上書孝文時錯又言
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凡三十
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
寵幸不成語
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史漢異同卷廿　六　鼂錯　三　余本五
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
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
去兩字是
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堧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
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
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致字疑當作至
曰此非廟垣乃壖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
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
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支郡奏上上令公

卿列侯宗室集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繇此
與錯有郤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讙譁
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漢書作口議多怨不甚明
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讓多怨
公者何為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去公字不得
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逮身死後十餘日
吳楚七國果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及竇嬰言袁爰盎
史漢異同十七卷　八　鼂錯　三十三　陸八
進說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
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虖今吳楚反於公意
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
煑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虖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
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
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
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

漢書所載錯言論事多致於其死不得盡載史記附載袁盎傳往吳王傳故此傳不得復詳各得體

不得知廼弁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

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歲矣發怒削

削地非始錯議也自賈生輸與表益漢廷有意者漢廷諸臣無不知當削使直既尚以已輸安且多稍錯自人帝家今時數言上甚是其忠臣之用心令是無大者雖其父猶衆人之見也以錯之智豈不知說人骨肉口語禍猶貽身後與家族之哀哉劉氏安矣鼂錯父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不損錯父雖賢亦不知安劉不得不爾則其子忠也非誤劉氏也以何說指之後人又談之以全其宗則家學大於愛國也立論如此又復皆碍

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拑口不敢復言也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嘿然良久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鄧公先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已變易及吳楚一壹說說雖行哉果於用辯然復身亦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槌行之語著于篇

訾貲不知有劉
李耶古人尚諱
猶豈有此

雖不見所言卑
之論可想又見
文帝直情許便
如父子間也未
見其云何蓋而

乎之疑其為高
論人情每如此

問不得不對當[illegible]

班馬異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張廷尉釋之者字季 南陽堵陽人也字季有與兄仲同居以訾貲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如此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

此形似則釋之爲始能盡職者更爲過皆甚之大者何可無父之字正是節於處此時又有束勝帙娛相如若而人不知諜諜利口伸給悔其形容想見當夫得意狀

勁斜又能說得痛痛引見親切處在車外句句字字非他口辨所及亟疾苛察但尚六字已備盡吏之態至其弊徒文具無則隱之實則非長者不能言又轉至以故不聞其過愈深長矣

下看如不切細思其味必文具色色整齊即便謂能事已極肯得爲人家國計事外與人心無之淺哉故曰無則隨之實如此人視收亡如戲國宜求威臨問使之不聞過然諸節尊似隱正要多一群字質字有味即前語可想若謂遊者與至誠同也

寫得情景如活其言有死生之感多絮正是釋之語耳

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
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
以故不聞其過陵遲(夷)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
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嚮)擧
錯不可不審(察)也文帝曰善乃(迺)止不拜嗇夫上
就車召釋之參(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
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
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

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
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
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繇)是奇釋之拜
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外)
臨厠是時愼夫人從上指示(視)愼夫人新豐道曰
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
慘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
紵絮斮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
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隙)使

此字是獄案

此人幸但一人化擬於法又輕一字是謂如立字耳

只使字是有立誅語後人次求過當未識殊說去而字增之字文是

此一傳漢書又數明契可安

基字文雅差字又副差字是甚婉曲言之也所謂微辭者旨名言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其後拜釋(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
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
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
即(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釋之)奏當一(此)
人犯蹕當罰金文帝(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
賴柔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迺)當
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
如此(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

使(使)立誅之則已今既(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壹)傾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
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
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
怒曰人之無(亡)道乃(迺)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
欲致族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
以逆順爲差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

[illegible]必更可觀且字是

又似王生點綴此傳

筆使結韈字是史記欲其樸直常有此罪不厭也

今字好

故字勝欲字遠

凡五久之皆不當去

此處推得病字分曉未及其子摯官云云似覺景帝尚不能忘情於其子也

郎中是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虖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
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啓見釋之
持議平乃廼結為親友張廷尉由繇此天下稱之
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疾欲免去懼大誅
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
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
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
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讓王

史漢異同 卷 張釋之 四 七

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使跪結韈王生曰
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
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
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釋之張廷尉釋之事景
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年
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祖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
以孝著為中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

寫文帝燕閒與當時感慨中語狀狀如對尚食飯時言輒念之

此拊髀歎欲得用帝之意有快士之氣字字不可去

寫無間處乎不惜寫到此正是妙處

未必古有此語亦自其口自創千古可補往復收拾甚足

將他作唐語亦[illegible]

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言文帝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也上曰何以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帥將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廼搏拊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陛下雖得有廉頗李牧弗不能用也上怒

史漢異同 卷 馮唐 五 王仲元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
處乎虖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
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廼
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
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乃得盡其智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
四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伯其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而卒誅
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
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給士卒
出私養錢五日一壹椎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壹一入尚率
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
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
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繇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
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十年景帝立以唐
爲楚相免武帝立即位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

十餘不能復爲官乃迺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
孫亦奇士與余善魏尚槐里人也
太史公曰張季釋之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
唐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
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
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汲黯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
子以爲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
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班馬異同

小有才故能田耳

入沛侯從黥布事跡贊且不明

會甀字亦多布走可嘆

[illegible]

班馬異同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荊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黥布反東并荊地刼其國兵西渡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

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盜鑄錢東煑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illegible]

所字拙

吳本理不直由使者言之則詐情遂直

察之字不可無一而字多少清切

老字下得妙

重出無賦又見其得民之實

[illegible]

富饒見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是怨望稍失藩臣之禮稱病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

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頌共禁弗不予如此者四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文帝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既以容言又上書疏傳錯怪拳拳非一旦語八字尚大氣動人聽

德至厚足老人語

增公字又緊利省削盡語情到不用漢書倒置自佳不削反遲禍大六字三語如注於耳

此數字删得正

誂字有商量有惝恍不肖謂其闇陋無所象以也只宿夕兩字以便深切謂夜以計之也且說驩心亦是誠辭遜從之常體不必

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
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
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
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
前有太子之郄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
弗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當改過自新乃廼
益驕溢恣公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
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
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鼂錯
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
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
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
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
削地無已因欲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
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憚之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口說膠西王無文書口
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
臣諭其驩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

彼三語亦切形容而好謂前無此怪事傷於邪臣謂與為一片好小善直謂利其土地此皆罪狀及喜言共標也下有共字則重字複恐字鋭足說辯

不得止削地而已其說口王謂此當須然字

意字是億疑古語有此言急謂刻急裁字勝本極言主上轉至鼂錯熒惑二字初見敢于復雖以天災符語勢正愁勞聖人之所以起若能言以愁勞為句甚非也之字節不得討字是此辯士乃知淺深變化語皆臨機可觀間着一兩語洋靈大署

於姦飾於任用邪臣好小善聽信讒賊擅變更律
令侵奪削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重日以
益甚里語有之曰舐話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
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疾
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
累絫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過所
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止削地而已王
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相好相留同
情相成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
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
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
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載事高曰御史大夫鼂
朝錯熒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
諸侯皆有倍畔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
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朝錯為討誅外隨從大王後車彷徉
方洋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
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疾也不能為叛郎什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北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漢書語甚勁然不及此

濟北字不當去使人精神意思感動如見當日正在而曰以下數語人情有此然諸王業其間有不從者又不忍忘之故先言後日所據以誅之亦不可無此數字

王與膠西王約或是令膠西先起至正月戊午乃誅漢吏起耳此正月戊午與齊王飲藥自殺皆誤

膠西獨為渠率似亦是去反字疑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
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果乃身自為使者
至使於膠西面結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
漢書接下文諸侯地承一帝至樂也尚云不易今
大王與吳西鄉弟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
益生漢書連下文王不聽諸侯之地不足能為漢
郡什二而為畔叛逆以憂太后非長策計也漢書
連上文令承一帝王弗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

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震恐多怨鼂
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
正月戊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
南楚趙亦然皆反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
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其
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膠東與菑川
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

求得悲壯古峭如此自然百言諸王幸教我是老成語無錯字不可漢有賊臣無功天下吳甚切當

故者常也以為常事語好

詿字好志失字是形容

漢書無註級末能如字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也

摶音團漢書其後入蕭關

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
與寡人比同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
南使閩越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前三年
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
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
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
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侵辱之為故不以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

宂註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逸不能
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卒兵以隨寡人又可
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
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
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
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轉胡衆入蕭

作轉非圖循理也
又鴻出楚淮南根意何其也
之字去不得
甘字微
削用字是
語意頗亦非後来所有何系漢間風氣既離如此後人修史比等反書或不録若又率闕不足矣

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
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
壹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
兵革聚穀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
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
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

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
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
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
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
令士大夫弗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
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不能盡有當
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
天子天子乃遣大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

[illegible]

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
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爰盎盎時家居詔召入
見此下至唯上孰計之漢書入鼂錯傳上方與鼂
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
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為鹽誘
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
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之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而

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率誘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
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
問盎以下至無血刃俱罷一段錯傳及漢濞兩見
文大同小異漢濞傳於召入見下接云上問以吳
楚之計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皇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
以故反為名為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有姦字別

盎謂誅錯則七國當罷誅錯而無益于罷[illegible]何事甚矣[illegible]之哉

不用滎陽可[illegible]

獨有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
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唯
上孰計之 漢書濞傳血刃而俱罷下云上從其議
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乃拜以盎為太常奉宗廟使
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漢書此下直接下文
輔親戚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
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漢書自盎裝至此雜
見錯傳 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至吳
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
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
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
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
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
無動吾據滎陽 滎陽 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 故
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此兵[illegible]南[illegible]下句

兵間常有此奇策此間道[illegible]不切淮南長沙[illegible]

此少將明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一奇周丘奇然不及此數語則自有所謂毋入關天下可以定人那得知

推鋒者請一往不顧也知利[illegible]攻在此哉焉得有形以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
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彼吳梁相敝
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
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
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
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
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
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
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
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
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 吳 諸老將老將
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
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

評[illegible]……解[illegible]何用……倚語如此最妙

郄要此字

不言何所為蓋付之亦輕

何以至為

此[illegible]先見兵敗……[illegible]

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
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不任周丘
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也願得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
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
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
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
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曰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
未至疽癰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
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
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
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
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
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

[illegible]

亦不須而字

謂其有感於楚也 使楚死事相三字具見奇

亦不須與其不得入字

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
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
膠東王雄渠約從誅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夭殺無罪燒殘
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
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
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
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
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
之吳又敗梁兩將軍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
人告條侯救梁復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
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
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
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
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戲下壯士

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淮奔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乃袒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

勝乃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穨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

江都王

太史公贊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擅山海之利能薄賦斂以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防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反將受其咎豈謂盎錯哉邪

班馬異同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無嬰字則疑於世矣家也豈不甚明

魏其侯竇嬰者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燕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

嬰不顧竇太后引籍別微意忠益也

前無王孫字亦疑未必其字也或班語協此

云三字是

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無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竇嬰為魏其侯諸游士

說莫能來不成語相提不可解以是俗語提醒之提相提二字……

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以嬰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嬰數爭不弗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拔又弗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祗如辯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

史記好第現其者沾沾又好者字在下故其語意亦非沾沾……是

去後字極好師古曰此比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

蠚將軍則妻子毋無類矣魏其侯嬰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者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竇嬰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嬰所跪起如子姪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太

料一素字佳

皇后[illegible]武帝初即位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武安侯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會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知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

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嬰為丞相武安侯蚡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嬰不聽魏其嬰蚡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嬰蚡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嬰蚡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吏趨勢利者皆去魏

其嬰而歸武安蚡武安蚡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蚡蚡武安者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
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
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
以百數諸侯奉金玉奏珎物狗馬翫好不可勝數
魏其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公稍稍
自引而怠傲驁唯灌將軍夫獨不失否故魏其嬰
日默默墨墨不得志意而獨厚遇灌將軍夫也

灌將軍夫者字仲孺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常為
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
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嬰為將軍屬
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
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
軍中漢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
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二人及從奴十數
餘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

沉及有情

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召固止之吳
已軍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為中郎將數月歲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
諸公莫弗不稱之孝景時至由是復為代相孝景
崩今上武帝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郊勁兵處
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

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
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
免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
己之左愈貧賤猶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
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好文學好喜任俠已
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
潁川潁川兒乃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郊字好

重家居長安

五字不可去卿相侍中為賓客

引繩兩人共以擯絕人也謂兩人共引一繩排擯却不合者得後入直根據之語批猶批頰之批亦如此乃可解而不足者乃可厭

數字大不是

全得旦字

不宜與且往夫與不宜者謂服不當請客非謂蚡不宜不來也宜往請以服請謝重其不得不來也皆勇往不為勁不宜不成語

昨日忽忘是行集字者

欲坐上與徙坐不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得嬰)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也灌夫(嘗)有服過丞相(蚡)丞相(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蚡)許諾灌夫具以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嬰)(嬰)

史漢異同二十卷 一 魏其灌夫 七

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晒)掃早帳(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蚡)不來(嬰)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蚡)丞相(蚡)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蚡)尚卧(也)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蚡)(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蚡)丞相(蚡)不起夫從(徙)坐上語侵之魏

郄合用隙字

正用自好謝不成語猶語如此

漢書作無所不可愛雖然通解無不可爾數頃田三字上下絕句

其(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蚡)丞相(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後蚡)嘗使籍福請魏其(嬰)城南田魏其(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蚡)聞魏其灌夫(嬰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蚡)言灌夫家

史漢異同二十卷 一 魏其灌夫 八

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已)俱解夏丞相(蚡)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嬰)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蚡)武安(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

蚡之有強勸之
也若畢之則為
夫語時武安不
肯拙

不用也字

軍貫人也屬畢之時武安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灌賢臨汝侯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惡乃罵臨汝侯賢曰生平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
武安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
陷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
嬰去麾戲灌夫夫出武安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
罪也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出籍福起為

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順武安蚡乃麾
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
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
捕諸灌氏支屬皆得罪棄市罪魏其侯嬰大媿為
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
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蚡陰事魏其嬰鋭
身為救灌夫嬰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
與太后家忤迕寧可救邪魏其侯嬰曰侯自我得
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

改使書事如人今
意如此亦須寫
得到看漢書用
史記本語而每
失之故知史記
自不同也韓安
國長者本右魏
其嘗且不得不並
言武安大要人
多一字使見非
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
誅明白此書更
待何如
後形容到當時

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
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嬰食曰東朝廷辯之魏
其嬰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蚡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
罪逆不道魏其嬰度不無可奈何因言丞相蚡短
武安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附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不仰視天而俯俛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

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
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
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
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頻川輘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帳下駒進退皆不定

俱宗室外家當時孫后族同姓既曰宗室又家人常語耳不知云何徙出此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
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
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
矣乎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
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
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
韓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

為首鼠兩端韓御史安國良久謂丞相蚡曰君何
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
肺腑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
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
今人毀君君亦毀人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
無大體也武安蚡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
上使御史簿責魏其嬰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
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不必上使

復明言於上魏其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
魏其嬰家嬰家丞封乃劾魏其嬰矯先帝詔害罪
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支屬魏其嬰良
久乃聞聞有劾即恚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魏其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
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
武安侯病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專呼服謝罪
上使巫視鬼者視瞻之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

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中武安侯坐衣
襜褕入宮不敬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
前紿安入朝時武安侯蚡為大尉時迎王安至霸
上謂王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
車晏駕非大王立尚當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
金錢財物上自魏其嬰夫事時不直武安蚡特為
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
族矣
太史公贊曰魏其武安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

夫用一時決筴而各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乜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蚡）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頗隧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家丈

至親故太易訴字何可無

為報難三字詩酌形容有姿有感動餘皆特辭耳

豈可以幾字與為小節父兄帝王語概既然復謂上通太后戲指之河來語武近請大臣是功大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漢書同竇田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以至親故）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不善）也太后知帝不（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不）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

於過則大過為
小醫鄙處擬後
何益於事哉古
人言說統形勢
閭言彼而此自
見讀者尚不能
髣髴當時情事
轉以其史得其
理不用時字於
字可增小字又
好
政要單此一語
為言之帝以是
太后令長公主
并己意不欲自
言之更自妙也
此語甚力非他
人曲說許自
訴者家字為上
亦可田甲之甲
撇其甲云其名
不足書耳
三字不可去却
多與字大夫

侘婦鄙小縣驅馳國中欲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
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
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忠孝為臣忠
而太后弗不卹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帝言之帝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
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
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
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

然即溺之居無何幾梁內使缺漢使使者拜安國
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
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內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
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所
迺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
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
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

不用者字
去孝字亦近
本無此耳安國
直以意言之如
耳聞者則以形
以易見也故此
語為贅此咲而
不可謂無
俚語常有引用
得切然不可訓
訹字贅
此字贅

國大索月餘不弗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
安國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
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
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
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
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
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
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
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以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
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訹一邪
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
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
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孝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之即
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
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
國坐法失官居家居建元中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看他寫出與蚡終始

蔡近朔

集字又別

不倫字老成用占語不屬人為也漂風彊弩語此為之和親漢書偶之議邊反覆用見前史出入理色各以語到驗軒為上非必次第本然也

翁者老人之称

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天子亦上素聞其安國賢即召以為
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遣安國及
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
元六年武安侯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
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
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
過數歲即復倍背約不如勿許興舉兵擊之安國
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

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集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
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弗屬為
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
危殆臣故以為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
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
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
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

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謾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
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
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
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
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
以不恐之故耳臣切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
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

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
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
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
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
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
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
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

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
士卒傷死中國檻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
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
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
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
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

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
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
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
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
馬於河置逢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
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

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
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
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
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
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
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
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

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
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
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而許聶翁壹之聶翁

漢書是史

安徐三十餘萬作伏兵者[illegible]誅[illegible]

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視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餘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
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

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覺之攻烽燧得
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
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去
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語在匈
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
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皆罷
兵皆無功天子上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
兵罷也恢曰始約為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

此時見[illegible]千五金

甚似其口語

智足以當世取舍讀身[illegible]注其中而以為著者皆大體不得不然而出於忠[illegible]焉一語略盡[illegible]史記語[illegible]字不得至他[illegible]當字平又皆可

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衆不敵禔祇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
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
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於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
奴報讎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蚡言告於上上
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
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

恢聞之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
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至他皆天下名
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
史大夫四歲餘五年丞相田蚡薨死安國行丞相
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之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
病免數月蹇瘉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
尉而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

從一出語緊甚見謂其從成紀以此然不可改

要緊字

史記非一事

文帝大息知廣至矣然非人君之言也萬戶侯何不在我哉知人不用用不及與不知同折斷收旗皆是實事者

此處國惜才過於文帝語意甚傷

史記紀訛非是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
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
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
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數從
行有所衝陷折關及射獵格殺猛獸而文帝曰惜

乎子廣不遇逢時如令子當高帝時祖世萬戶侯
豈足道哉及孝景帝初立即位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吳楚軍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
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
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數與匈
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
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确恐亡之於
是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
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

騎故千縱最是得中貴者態見少怯敵還守又好且退且引故可則

為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為有血脉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哉此上又有以力戰為名其意與日合戰同漢書易置字是但不省以力戰為名郡初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諸貴人返又廣遂已後且遠射雕

者已縛遇數千騎見而驚以為誘愈緩則愈明此見致坐智者也

精神在置一前字

如見寫得至此讀

戰為名匈奴大侵入上郡天子上使中貴人從廣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騎縱見匈奴
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
三人三人亡馬步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
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山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驚恐
欲馳還走廣曰吾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

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
將軍誘之誘必不敢擊我擊廣令諸騎曰前前未
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
多且近如是解鞍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去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
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
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令士
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弗敢擊夜半
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兵於旁欲夜取之即胡

去然以下數字此程不識為人何為於此可去不去

誘在下是

涉背是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
所之故弗從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居
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即位左右以為言廣名將也
於由是廣以上郡太守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
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
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曲行陣就善水
草屯頓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
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休息自便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將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
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
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
于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
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

絡而盛之是

抱兒無出脫

自敗傷以至下吏吏當以當罪贖為庶人曾寔甚悲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
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
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推墮抱兒
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
失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
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止宿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
是天子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
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
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

有之字壯

皆非當時傳說李將軍之辭

此段只合在此漢書非

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
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
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居
右北平在郡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鏃矢視之石也他日因復更射之終
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
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連下文石
建卒廣廉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生產事廣為人
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
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
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
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
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
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
數困辱其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

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
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
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
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從數十騎
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向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

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
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
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
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
當無賞初廣之與從弟李蔡與廣俱為郎事孝文
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
元朔五年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
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漢書但作不及史記既出而很明較明折

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使停至列侯三公下是恨與又取切氣者爲衛將悽口語如微而可繼欲可傷處正在三而字兩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人隨泣亦喪其財固好然有才不及中人足矣

一字不可少

不可屯亦不可行水草少云

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甚然廣不得爵邑
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
擊征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妄校尉以
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而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
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
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

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 以下漢書接上廣歷七郡太守後二歲 元
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
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
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
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謂其數奇未嘗不知其才能也用人者當自用當其陰誡只欲為青地故子長又一語云恐不得所欲而大將軍亦欲使敖復侯皆自別單于可嘆乎得行矣至上其旅附語妙欲不可追

軍亡導且可去哉

不用曰與失字

使長史持糒醪與前封書因問長史急責對簿皆單贄如見詰欠皆不少師古曰簿謂文狀也

廣軍哭其士大夫哭一軍皆哭

今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 指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
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
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弗聽
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
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惑失道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幕迺遇前兩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
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上簿廣曰諸校尉無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
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
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
之吏矣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

傳首起狀句字紛紛欲出非千長間功於皆詞氣迫不能於陵之外乃出公知省之上如此則可哀若公快哉

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泣而右將軍得
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子曰當戶椒敢皆
為郎天子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
於是天子上以為勇能當戶早死乃拜椒為代郡
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中時
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
園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
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
下獄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

敢以一戰代父郎中令且侯恨字別史記有情趣

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
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
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
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

中以劍斫絕累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
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
欲亡從陵下吏死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字少卿既壯選少為侍中建章監監諸騎善
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卒甚得名譽天子武帝以為
有廣之風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不見虜而還拜為
騎都尉將丹陽楚人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以屯衛備胡數歲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

太史公以陵被禍至腐刑故如此正亦得體筆詳略可愛

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
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
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召陵將
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使為
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
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匈奴單于兵毋令
專走貳師軍也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
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
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
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
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
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
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
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
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

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
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
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
郎陵既至期還浚稽山與而單于以兵八相值騎
可三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
過半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

連弩射匈奴服
虔曰三十弩共
一弦也張晏曰
三十絭共一臂
師古曰服是也
劉云皆無理要
說也蓋古之合
弾并力弩相連
以後機前則一
弩而持三十弩
之力或自有道
矢可以為妻也
沒發此語以持
者棄

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
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而所殺數
千傷匈奴亦萬餘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
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且戰且鬪八日南行數日
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
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
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
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
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

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
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
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
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
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

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
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
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
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
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
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還未到居延百
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遮道
急擊攻招降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

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
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無
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
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
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
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

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
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匈奴
其兵盡沒餘亡散脫至塞得歸漢者四百餘人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
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
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

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
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
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
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
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
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
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
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

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
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
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
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
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
軍故臣無所得上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
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於是族陵家母
弟妻子皆伏誅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

大夫以李氏居門下者皆用爲愧恥焉其後漢遣
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
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
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
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
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
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
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

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
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
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
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
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
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
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
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
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
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
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
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
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
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
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

平病死

太史公贊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流涕彼其忠實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喻大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傳第六十四　漢書九十四

士長於世家唯本先單之後如神明以為天祿公言匈奴祖禹至於有國葉長馬而使民中國時有之豈夫將以報和鴻水之功出則與其之久矣亦莫能哉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駃騠騊駼驒騱奚逐水草遷徙毋無城郭常處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雖其俗常毒寫出知書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肉食

得其所以禮者宜則隨畜馬牛因而射史記明

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

不用敘字

何必有所一姓大略是西近西戎而匈奴發於我戎發武王所爾始被遂之於涇洛之北則昔者其居於岐後有攻豳後人爾

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以戎狄間國又借以為不著以求內治為為非特不知本末之論月道則無不可申涇洛之北涇渭所出所善幾何而有華夷之與語知識

得山白狐四白鹿而荒服不至甫刑之辟又何與荒服而為之知老人戲笑依称有其意而已

詩人以薄伐為實其儒者遂以為美以為不幾之塞外皆後人之見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邠其又惡得為地外哉史記少宣王中興一節漢書有然其情文不及曾子肇力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歳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犬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畎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鎬而東徙于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邠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

此戎狄不可去漢書過

晉之西河上郡固明之隴西以為義渠古今著此不可不攷也史余自西戎來得而用之而西戎八國服一語尤可見

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取戎狄翟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翟后狄翟后怨而襄王後繼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翟戎狄翟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王於是戎狄翟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尤甚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

居外四年乃愬使使告急于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闐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畎戎翟獂之戎在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趙亦效秦為之耳

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幷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
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以北，而魏有
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
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
城。惠王擊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
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
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滅義渠。於是秦有
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
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
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

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
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
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
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
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
生少子，而單于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
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
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
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
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侵與如犬牙相入者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
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
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
頓曰欲得頭曼時有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群臣
皆曰千里馬此匈奴寶馬也勿與予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
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
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子女乎

遂取所愛閼氏與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
匈奴間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
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
地匈奴非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
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
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人諸言與予之者皆
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
東胡王而虜其民人衆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遂侵燕代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
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
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
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
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諸夏為敵國其世傳國姓
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
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

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
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
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諸大臣
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
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
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
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包字勝

闕字是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
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
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蘢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
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浦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
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
有棺槨金銀衣裘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千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常隨月盛
壯則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
人人自為趣趨利善為誘兵以冒包敵故其見敵
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窳屈射丁靈
零鬲隔昆龍新新犂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
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
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

說佯敗走誘漢兵又匿精兵見老弱漢又多步兵步兵又多未至於是冒頓縱精兵至中外不相救餉一句曲盡其實

此處戰得有理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
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
二三於是冒頓詳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
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
縱精兵四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
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
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廼使
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

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
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
又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廼解
開圍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
從解角直出竟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背約侵盜代鴈門
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
樊噲往擊之復拔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言其父自主婚

為漢書只當云[illegible]奴[illegible]有何不可欲者而不為[illegible]

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高祖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廼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數千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崩世孝惠呂高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冒頓寖以驕冒頓乃廼為書使使遺高后妄言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欲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也於是高后乃止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即位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夏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冦於是孝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

始古足
不須得乎足

勁力而勝

後義盧侯難氏支等計與漢吏相距恨絕二主之
約離兄且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
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令以小少
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彊以夷滅戎月氏盡斬殺
降下定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
以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為一家北州已以定
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
應始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虜淺奉書
請獻橐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四皇帝即不欲匈
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
中來至新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
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
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使郎中係雩虜淺遺朕書曰云右賢王不請聽後
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

[illegible]

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
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背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
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并國有功甚苦兵事
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衣襦錦袷袍各一比余疎一黃

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犀毗一繡十疋錦三二十
疋赤綈綠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
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
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人女公翁
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翁主說
不欲行漢彊使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單于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仰仰於漢也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視不如旃裘之完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視不如湩童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識其人衆畜物牧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

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奪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者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戰爲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妻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

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徑易行也君臣簡易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體也父子兄弟死取則妻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迺稼穡耳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

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
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
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以
驕歲入邊殺掠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
至代郡萬餘人漢甚患之乃迺使使遺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
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居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

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令單于長城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父子無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虐今聞渫惡民
貪降其進取之利逃倍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云二國已和親
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闓翕然更始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
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

便嘉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櫱金帛絲綿絮佗物
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
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兄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
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蠕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

于無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不
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
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
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歲年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
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漢
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四歲歲餘匈奴復絕

武帝史作今帝 漢書作武帝閩字是

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
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
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
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
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廼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
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單于遣公翁主如故約終

孝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武帝即位明
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
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姦閑蘭
闌出物與匈奴交易詳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
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廼以十萬騎入武州
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
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

匈字文切至 兵字

于得欲殺刺之尉史知漢謀乃廼下告單于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
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
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斬誅恢自是之後匈
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
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耆漢財物漢亦尚通關市
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歲之秋漢使四將

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龍
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
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
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道亡歸漢囚敖廣敖
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入盜邊漁陽尤甚
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
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
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乃廼去匈奴又入鴈門

斗辟諸許作辟子句然什斗即斗字之誤

漢書所削御節光

殺畧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
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
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
利漢亦棄上谷之什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
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軍
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敗
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爲涉

陟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殺代郡殺太守恭共友及畧千餘人其秋
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
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
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遣衛青
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
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
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

不用將軍

乃字是

介獨不可解介與分字似

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
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殺都
尉朱英央畧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
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
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
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介獨
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

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無毋近塞單于從其計之其明年
胡騎殺萬人騎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
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者山千餘
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
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
虜三萬餘人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

中國須與之戰
一十四萬騎根
並不與則步兵
又不可加也前
後師出之盛未
有如此衆馬者
欲其肥被言出
塞深入有数千
里衆者尸非其
觴租亦未必可
久且衛道也獨
頓與虜相遇耳
當時力士推壯
如此諸將人人
能戰至匈奴自
知不如而走此
雖漢初稀彰實
有不及者未可
以兵去病非能
臣也

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左賢王右左賢王圍
李將軍廣卒可廣軍四千人且盡死者過半殺虜
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盡失亡
數千人其軍合騎侯後驃票騎將軍期及與博望
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昆耶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昆
耶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
渾昆耶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
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
新秦中以實之而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
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
去其明年春漢謀曰以爲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
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私從
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票騎
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票騎將軍出
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錙重以
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

去病封禪雖
兒戯然自平城
以太能於是掃
穴則自匈奴患
中國千餘歲一
時也周得中策
羅者之總武帝
帝文帝之後徒
以意氣作成旋
赫然振古如此
復貫生不及見
也讀匈奴傳至
此氣奪欲盡

前見徙關東貧
民處所奪匈奴地
又以渡河置田
官蚕食接壤非
將帥武臣力能
使不敢飲馬則
匈亦于於塞外
使中行説左右
豈不鑑以龍吾
乘耶以此推見
切實城卒以半
非容易者第不
知後來此沒居
者竟竟如何
戴得功狀平實
米朔觀数以少
馬死似多

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
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斬捕斬匈奴首虜凡萬九千級
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
往與漢兵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
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眞
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其
故位爲右谷蠡王漢驃票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人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
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
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
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亦萬數
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
亦少無以復往匈奴單于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
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

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
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
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驃騎將軍去病死
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
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
于立而漢天子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
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
三年漢已滅南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
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

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
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郭吉禮卑禮言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
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縣於漢北闕下今
單于能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
不能即亟南面而臣於漢何徒但遠走亡匿於幕
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以第語皆峻明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
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
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
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而得入穹廬單
于愛之詳陽許曰吾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隔絶胡
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支大夏又以公翁主妻

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
靁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
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
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
肯去節單于乃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說
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

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生末則先折其辯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者以折之也漢亦以其非中情最貴人故其尊人貴勢中貴人以不如此也行謂

守備繫因輕信如國所謂使貴人者去安知其何人漢以貴人遇之又報以知曰此亦漢貴人也故單于遂謂稜君貴使者政要一漢曰此漢貴人一句以其吾納侮之曰以說所言者

皆空紿特結一段不意而憐悉單且矣何可無及乎

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

每漢使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亦留漢使必得當乃廼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

而單于等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

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結為兄

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

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漢予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

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幣直數千金曰此

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

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

廼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

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

而死子烏詹師廬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

兩使者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

丙子入其國正欲其知汝故縱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出石田王之功也出其單于使其降城與長安之所與坐耳

近字是

此朔至而還亦以匆匆無謂意騎所得耳所謀而深也若外有漢兵通齊而內亂政始可乘破奴誤郤尉也圍中夜出自取水非有間則一兵之及耳何至生得將亦何至即知其爲浞野耶一軍皆沒可疑翁侯死後漢有此何匈奴之得助也史記不可解漢書是

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悉留

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

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

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

畜多飢寒死而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人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

于降漢漢遠漢即兵來兵迎近我我即發初漢聞

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

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

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

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

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

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自求水匈奴間捕生得

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

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而歸

軍遂沒于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

降城不能下乃寇侵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

攻受降城未至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

何武帝所遣之多才也左右貴幸之臣得其兵任文不知何如人又其擲彼乃能盡還所失卞推剛耶使率氣大至觀利新大宛王宜其賓矣崙哉如使仲舒黯御史大夫選則選矣亦未易至此也語未終而止史之所削歟

少匈奴乃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句
犂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句犂黎湖單
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
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
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
亭鄣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
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是歲聞貳師將軍破

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單于欲遮之不能敢至其
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句犂黎湖單于立
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
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廼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
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得歸單于初立恐漢
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岡知一時病在單于謙遜爲甘言所說匈奴雖貪未可予幣好也前略充國以好幣附去蘇武又以幣將倨彼徒長強大耳將禮意報難矣哉

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
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
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騎三萬騎出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
復又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
邪山毋亡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
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單于圍陵陵降匈奴

武帝以雄才旣氣變化一時人物而用之能虎一時悅年数載意從至以數才人失士大夫心喪師萬里外即所遣蘇武等將答其善意非與時楊信郭吉北少至仰淨常盡牧羝沒海上帝於丈福智盡失備武非言語議論之臣

其兵遂沒得還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廼貴陵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
步兵十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
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兵三萬人出五原
因杅將軍敖將萬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
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
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
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
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亡所得因

閒所殺士多雖有功亦少不見賞御也

罔褒謂不得不褒則何可諱矣忌隱曰不參終若利害也彼已若猶言人幾許日彼已之子矣也彼已謂好我知己之所引詩非是索隱以不參句絕尤非遷亦欲爲微隱者然已若大息不滿當時以爲順從

右之欲所謂帝國頑大氣奮不得體業建功不深又以惜其志未盡成者何前後之興也則其中有難言者矣引決泉已淺記究尚尤淺武帝之建立如此猶謂將不得人則後組將失將相非武帝所錄也當云自爲將相者

訐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大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

擇任將相哉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久久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

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

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

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城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

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

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内或修政刑或修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絶内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

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衛青去病列傳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大將軍衛青者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侯妾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子君及而姊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

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

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
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
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
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顯子夫為
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六年拜青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
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
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
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

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
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
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
門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
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
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郡青斬首虜數
千明年令車騎將軍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百餘萬
走白羊樓煩王遂以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
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
公有功封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天子上曰匈
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
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
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令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
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
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二十一七級執訊
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
千八百戶其明年後匈奴此歲入殺代郡太守友
入畧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
朔方所殺畧漢數千人甚衆語在匈奴傳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
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
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

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追)數百里不及(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

有餘人益封青六(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

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寘)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陟)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

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青大將軍青
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皆不
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青曰青幸得以肺腑附待罪行間不
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
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

具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入塞罷兵是歲也霍去病始侯漢書此下別起霍
去病傳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
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
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幸為天
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與壯
士為剽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上曰剽票姚
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及得相國當
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
冠軍以二千六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
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三百級
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
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大將軍軍亡翕侯
軍功不多故大將軍青不益封右將軍蘇建至天
子上不弗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青既還賜

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青曰
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
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
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青乃以五百
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上聞之問大將軍青大將
軍青以實言對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
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道軍知
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三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
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
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
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九百六
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
千二百戶其夏驃騎將軍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
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

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廣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
騫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
令廣郎中令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
博望侯騫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騫坐行留當斬
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去病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去病踰居延至祁
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上曰驃騎將軍踰涉鈞耆
濟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
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

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斬首虜三萬
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
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
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
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
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票侯校尉句王高
不識從驃票騎將軍捕呼于屠耆王王子以下十

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
坐行留不與驃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
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去病驃騎去病所將
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
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耦
由此驃騎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後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票
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

王等誅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
報天子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上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
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去病將兵往迎之驃騎既
渡度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王將見漢軍
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去病乃馳入得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度河降者數萬人號
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鉅萬

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
摩侯鷹庇雁庇為煇渠侯禽梨為河綦侯大當戶
銅離調雖為常樂侯於是天子上嘉驃騎去病之
功曰驃票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征匈奴西域王渾
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奔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悍獲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畢
懷集服仍與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
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

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後居頃之乃迺分
徙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
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
餘人其明年天子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
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
其勢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
上令大將軍青驃票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
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
騎去病驃騎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乃迺更令驃騎去病出代郡令大將軍青
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
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
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即度幕
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迺悉遠北其輜重皆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大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青令武剛車自環
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從可萬騎

會日且入而大風起砂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青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青之與單

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哂相逢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食其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青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哂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去病亦將五萬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上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

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大將軍青軍既皆還天子上曰驃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允之士約輕齎絶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軍斬雙獲旗鼓歷涉離度難侯濟弓閭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二取食於敵逴卓行殊遠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屬驃票騎將軍會與興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八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邳離侯北地都尉邢衛山從驃票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專剸王伊即靬皆從驃票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杜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得鼓旗鼓賜爵為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

戶校尉自為爵大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
而大將軍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唯河
西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
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
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迺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
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票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衰而驃騎去病
日益貴舉大將軍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去病

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騎將軍去病為人
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往天子上嘗欲教之孫吳孫
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上
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
軍天子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
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
驃騎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大將軍青
為人仁善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

未有稱也驃騎將軍去病自四年軍後三年歲元
狩六年而卒薨天子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為冢象像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
曰景桓侯子嬗嗣代侯嬗少子子侯上愛之幸其
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為奉車都尉從封
太山而薨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去
病死後大將軍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
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
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絕其後四年元封

五年大將軍青卒薨諡為烈侯子伉嗣代為長平
侯六年坐法免自大將軍青圍單于之後十四年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又方南誅
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
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
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
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大將軍以其得尚
平陽長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故長平侯

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
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
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一六千八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三千三百戶
并之二萬五千七二百戶其校尉裨將及校尉以
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特將者
十四五人為裨將者曰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
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

時為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
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
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
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丞
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
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
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
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
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
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景帝至武帝立十
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
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
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
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
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
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
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
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大將軍青有功
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
為將軍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次
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
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
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冢

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
八年為前將軍與單于匈奴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
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
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八年以
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為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
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為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坐捕樓船將軍坐法死誅
最驃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

王七千一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
而後為將軍者二人
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票
騎將軍有功封為符邳離侯驃票騎死後博德以
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
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驃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票
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

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後復封為浞野侯
後六歲以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
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
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
屬五人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皆奪國衛
氏無為侯者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
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太史公贊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說責貴大將軍至尊重

之下之賢士大夫毋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
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青謝曰自魏其
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待士大夫招
賢絀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何與招士驃票騎亦放方此意其為將如此
班馬異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公孫弘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主父徐嚴列傳第三十四　漢書六十四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

移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前已嘗西應命、以用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illegible]合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

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
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
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
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
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
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

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
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
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
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
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
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
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
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

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
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
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
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

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
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
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
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
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
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
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
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

類哉、脊年而變、臣弘尚竊遷之上與其言是時方
通西南夷道置郡邑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焉
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
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
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令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
上察其行敦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
有所不可不肯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

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上常說所言皆聽以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背其約
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
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
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
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元朔
三年張歐免以弘遷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

東置滄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上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蒼
海而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
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
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
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

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亦
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
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
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上以為有謙讓愈益厚賢
之元朔中卒以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
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
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
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
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
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
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議謀連下文弘身食一肉
脫粟弘為人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常與弘
有卻隙者無遠近雖佯陽與善後竟陰報其禍過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連下文
弘身後淮南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
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連上文然其性意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
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位至丞宰相
位宜佐明主鎮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竊
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
序交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智仁勇此三者
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
問近乎智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

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
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
招徠四方之士任厲賢序祿序位量能授官將以
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弘罷駑鷲之質無汗馬之
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
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素有負薪之病疾恐先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
避賢者路天子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尚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夙夜庶
幾獲承至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
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
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疾何恙不已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
君其存精神止念省思慮一精神輔助以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
狩二年弘病斥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竟以
丞相終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

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舘丘虛
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
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慶嗣為
平津侯慶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詒徵鉅野令史成
詣公車慶留不遣坐法失侯論為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
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
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
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

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
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主父偃者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
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生子間莫能厚遇
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
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
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迺
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省資用
乏留久諸公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
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
下既平天子大凱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

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
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
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遇其民不可役調而守
也勝必殺棄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廿心匈
奴非長策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
攻胡辟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

蘇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
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飛
芻輓粟起於東黃腄琅琊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餉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叛秦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
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

鳥散從之如搏影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
皇帝蓋悔之甚乃遣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
天下忘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
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
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
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敺所以
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自虞夏殷周固弗不程督

禽獸畜之不屬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
而下脩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恐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
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而秦政之所以不行
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孰計之少加意而
孰慮加察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亦俱上書
言世務各一事 漢書此下連下文書奏上召見別

起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
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曾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
資也是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乎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

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

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末必不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

何求而不得何為威而不成何奚征而不服乎哉

漢書徐傳止此下別起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

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年 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 脩 守、合從連橫、衡 馳車擊轂、摯 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 佞 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 循 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 正 者退、法嚴政峻、令 苛 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逸 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 飛 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

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 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于伯王、時

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
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欲招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濊州建城邑深
入匈奴燔其龍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
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徇吠之驚警而外累於
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挐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以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砥摩劍橋矯箭累控弦轉輸運軍

糧未見休止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
束壤制旁帶脅諸侯非公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
所以滅者刑嚴法文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逢萬世之變則
不可稱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此下文漢書歸
主父傳書奏天子天子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
安皆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遷為謁者
中郎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
彊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
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必稍自銷弱
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并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
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之尊立
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
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偃
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
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
鼎食死即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逆

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朱買臣難詘弘上竟用主父計遂置立朔方郡本偃計也元朔二年中主父偃言齊王内有淫佚失之行僻上拜主父偃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

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上聞上大怒以為主父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脅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非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視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焉天子上後聞之以為孔車為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傳上第二十七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貲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

長卿故貧不檢其身至滌器皆王吉之謀所以劫王孫恥耳諸公名必多有其實要法雖殊蜀風俗日陋古者賤遊俠小之賢者有長卿惜得意為其所用得一時名吹千古吾亦長卿之古有以也寂近賞音特古今臨邛也昔今人所欲或鄙之者自長卿以來常此至占來而

賦欲其辭不當節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亡是公者無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

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姹烏有先生而無亡是公在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于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兔菟轔鹿射麋腳格麟騖於鹽浦割鮮染

陶醉好為其一唱也盜浦于新鮮為行不足之自割鮮染輪亦識

賦無異自為之閱歷如魚龍變衍欲不可捉使人動心駭目忽肆然足而復反之於為一耳相如賦之祖也然所謂若此未見其勝乃更足蓋諸家雲夢草木之名十數其人不若參差形似者有若無之為鉅也未能細討如發其與學旅擬同池與遊同調山勢擬擬逃匪耳改陁無謂陂

即坡字坡陀當態陂陀音讀亦非至云龍鱗訓則工矣用其事未白何嘗不然嘗字虛用

蕙蘭衡蘭多一圃字以為亦一可以為美亦可射干不可更火蔵井柘也轉且郭璞曰蘘荷也文穎曰巴且一名芭蕉

菖蒲苦薄何足以陳張揖曰卷隱尚也芙蓉菱花兩物然芙蓉即蓮錯石白沙

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律崒岑巖崟參差日月蔽

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昆吾瑊玏玄厲瑌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析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芋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窮奇獌狿、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轔邛邛、蹵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凄浰、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𠞰受詘、殫睹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卹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

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曾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以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

語莫俊於此矣齊語不多而氣吸吞吐已極即無是亦不能過也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
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
有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
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
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
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
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尚不能計。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史漢異同三十卷　司馬相如上　七

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以應哉。無
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
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
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
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
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
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
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且夫齊楚之事、又焉烏足道邪。乎君未睹夫巨麗

上林若即無是也、左蒼梧右西極而其疑若矣丹水紫淵若有若無雜以精涇渭酆鎬以其間使虛實相半聽者昕耳八川分流者道言八而非必上文水名也潦潏對始終出入之語也其嗚與以此楚雖霽發九百里然語後減不足道僅是反之務出於淫縱之態使不可知不可窮蓋得其意有其孔矣亦亦不足可多也水不無盡而欲以窮勞與奔如駢如靡為盡文不知

經營相背之已足欲窮賢者豈其少此用其意則又欲包括楚則入於上林豎以天子之區無可以爭故曰經乎桂林之中而顧以過乎泱莽之野言無足也四字又有模寫泰楊四字有商暴族長傑肆乎求歸極流想像情性之語試之善狀者魚鳥飛者互可以名數識亦欲出於人之所不知為博故時異名若者非但齊楚則未必欲所無也其下草木亦然

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
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
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
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汩乎
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
乎暴怒、洶湧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
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
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

史漢異同三十卷　司馬相如上　八

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
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
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
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
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魶、揵鰭擢
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眾夥。
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
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
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

且為名物各四五句止銜貫汎淫而下往言其往水食…於是乃有…頭有石…九嵕上…谷下…

此周覽汎觀與前汎淫泛濫相類而而出之有性別之論…亦不得不然…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入字忽見而止最是有態…言南北之相反一句之物或二三四雜以此無端厓若總二四與二四則獸

鴻鷫鷫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氾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掩奄薄草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
崇山矗矗、巃嵷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參差
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谿
谿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瘣
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
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
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流夷、尃布結縷
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
蓀、鮮枝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
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菲菲、眾
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
泛氾觀、縝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
之無崖涯、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
長、踊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
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其獸則麒麟角端䚦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
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

如山之峯如以為堂者…又以…如城又四其以為房…復以為嵕通…上亦有理…本不止此然長条以下大略具矣故…之以形容…仰而足奇星以下…得賦体…佳即…也

垂綏韻…說

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
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俛頫杳眇而無見、
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
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
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
通川過乎於中庭、槃磐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㠑嶫
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
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垂綏鼂采琬琰、
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
亭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薁棣、荅
棵荅遝荔離枝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貤丘陵、
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
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氾楓檘枰櫨、留落胥餘、
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
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
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溶蕭
前蔘、猗狔倚柅從風、瀏莅卉吸歙、蓋象金石之聲、
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遝襲累輯、被

生者生得之耳

直手直足

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鸓（蠝），蛭蜩蠗蝚（獑），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間，牢落陸離，爛曼（漫）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拕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豳（班）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陘（徑）陵（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豸（廌），格瑕（蝦）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弭）節裴回（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潭（浸潯）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兕，轢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飆（猋），乘虛無，與神俱。藺（轔）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揜）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籍），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坑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千）遮，文成顛歌，族舉（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

茈有形容

閻易戍削恤削皆不可解特可引用耳戍如刻削戍字義有少、削易衣長已無厭以窕字亦不雅娛闈字去聲通用謂其光艷猶於齊谷易之見雖皆強解而近古人語朴乃不如呂黎飄輕襌長袖間而

美姓宜咲符……以字

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
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宓虙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閑都靚
莊刻飭便嬛綽嫭約柔橈嬛嬛嫵嫵媚姌纖
嫋弱抴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戍恤削媥姺徶
循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香芳漚鬱酷烈淑郁皓
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與
于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
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
而不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
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
贍萌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
而勿禁虛宮觀館而勿仞發倉廩以賑貧窮補不
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
更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
衣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囿馳鶩
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

長鋏莊誇殊謔故六藝春秋禮書易又雜之文鶴怪獸閒亦未易与儒者語之也本欲為王道以朴素而靡麗甚字多重出消夫鳥獸草木之名不勝此類也

此數語蛇足更不可解以為刪相如賦耶則非班犂者尚取班氏刪史記者亦不見刪何也

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
乎禮園翱翔于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
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無然興道而
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
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
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
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
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

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
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
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
教謹聞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亡是公言天
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止故刪取
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司馬相如傳下　漢書五十七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屈膝請和康

居西域重譯請朝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埜中而不辭也今奉幣役使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責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諭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

上然與千壺充 皆不可知矣 詳

此條字差大

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事卒多物故費以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士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

以賂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相如使便畧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内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筰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

賦之作體

一句使出所以為風

相如蜀人嘗以巴蜀之不從則無今日便是無辭之辭

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云湛恩汪濊群生澍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滿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

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

人不可雖明無之亦可

[illegible]……者前古之上

其畧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沸)出氾濫衍溢民人登(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原)決江疏河灑(灑)沈贍(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句句有鋒力

横出一語

大宗語如賦體故念命以下本不可少而幾縱至此而羅者然頓不切封禪之端已見於此

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盖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曶奭)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

外提(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焦)明(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

不可少此卓氏時特見得相如之為人

匹要徹放語序意甚可為太深法猶十賦不及此一字一句形容深谷枯木朽株盡為害矣謂瑣甚也胡越起轂轉實約為其如此

方遠不然不滅縱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何其老成婉曲亦感動優柔識進退辭給

減一後字

須足成一亦字乃臣而於二字皆不可省

也百姓雖怠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
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
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病
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
國家之事常稱病疾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
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豕馳逐野壄獸相
如因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
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
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

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
用枯木朽株盡為害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
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乎蓬蒿豐草馳騁乎丘墳
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害也
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
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

札衍落落悲慨深協義音嗟賦何不當鋪敘折只此賦起語已極其鋪敘持身不謹一語不樹則一語已及更欲何如是未輸賦數也如此當只此語不欲多

而感若自離為詩班氏刪後四語最工可謂詩中絕句之體而將對以為未及也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案千金
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諭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
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
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
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谽谺谺汩淢噏習歙以永逝
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
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弭節容與兮歷弔

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
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
魂無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
休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
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
傳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仙意也
乃遂就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

如此只是帝王

[illegible]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蹇）兮又旖旎（猗狔）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眇）以眩（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委）麗兮驂赤螭青虯（虬）之蚴（幽）蟉蜿蜒低卬夭蟜裾（倨）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

輵轄（蛣）容以委（骫）麗兮綢繆（蝴蟉）偃蹇（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趡）莅颯卉（芔）翕（歙）熛（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署）眾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黔）雷（靁）兮前陸（長）離而後潏湟（矞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氣）而後行屯余

[illegible]

車其（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暍）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麗）以林離鑽（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弥）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堀）礨嵬磈（嵬）（魁）徧覽八紘而觀四荒（海）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葱）極氾濫水嬉（娭）兮使靈媧鼓瑟（琹）而舞馮夷

絕語 [illegible]

缺者至此極

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崐崘之軋沕洸（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登）閬風而搖集兮亢鳥騰而一（壹）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日）睹西王母皬（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僸祲尋）潯而高縱兮紛鴻涌（溶）而上厲貫列缺之

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濞馳騁游道而循脩降兮
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
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崢嶸而無地
兮上寥寥廓而無天視眩眠泯而無見兮聽惝恍
敞怳而無聞乘虛無亡而上假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陵
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
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

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
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所忠奏
其書焉天子異之其書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
穹兮生民歷撰選列辟以迄于乎秦率邇者踵武
逖聽逖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數也續韶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
乎其詳不可得聞也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
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
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
夷衰微千載無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
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
也湛恩濛涌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
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乎于二后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於今
者也然猶躡梁父甫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

之德逢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曼羨旁魄四塞雲尃
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協氣橫流武節飄猋逝邇陜陿游原迥闊泳沫末
首惡湮鬱没闇昧昭晢晰昆蟲凱澤闓懌回首面
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導一莖
六穗於庖犧双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放龜于
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
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

以登介山丘不亦恧乎、進讓攘之道其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慶成、陛下謙嗛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乎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被飭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

此雨比澤為天與水可潤澤者雨之所不及布濩者水之所不足也濩者偏我則雨潤澤為不解

故收收獲壁謂皷故曰新聞其聲又曰於亦於舜謂舜亦有此瑞皆以為數豈有此後世或漢書貝改舜作於舜乎亦牛迴矣

相發允答為可則下可解矣已交自已又相發自相發允答自允合古語如此皆厚

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偏我氾尃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兮君乎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喜、旼旼睦睦、君子之能態、蓋聞其聲、今觀視其

來、厥塗靡蹤從、天瑞之徵、茲亦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玄燿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記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事、兢兢翼翼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

儀也謂其祀
太常與禮犯伏
所闕遺也其稱
以紛于大麓亦
日禪者乎然可
採摭故出於此

歲天子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
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
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釆釆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
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
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要歸引之於節儉此亦
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
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戲乎余

此雅字以下班氏之詞也

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伍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美人高祖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也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不敢內宮為築外
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
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子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
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
后妬弗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
葬厲王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
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即立
子長為淮南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
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然常心怨辟陽

[illegible]

文帝傷其志是以庇辟臣雖奏拘長身自賊殺無罪一人謂此[illegible]

侯弗不[illegible]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
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轝常謂上大兄厲
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
之即自袖褏金鐵椎椎辟陽侯之令命從者魏敬
剄刑之厲王乃馳走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時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
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

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
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弗不治
赦厲王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
蹕稱制自為作法令擬於天子數上書不遜順文
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
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
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
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

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
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入朝見未
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
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
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
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
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
沫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
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
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
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
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
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
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

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

輂近輦然字異音與當者發輂人從行以載兵器

漢書所節皆是推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家是深入其罪不當去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人名使漢書不節去削與亡令男子但等皆不著近語亦並從

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忻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延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典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雜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

長賊殺此

命棄市亡命也 者捕命者則卻 命者也詐捕 卻命者而殺之 市史漢增亡之 字詐以人命不可 繫治以命者為 無罪者則無罪 者捕命者為故 捉詐則曰亡命 者當棄市而王 殺之詐自不命 者而言命以殺

但等吏事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
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埋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
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
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
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
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
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命者之罪擅罪人以下非多罪人字也得罪以罪人之不明謂以罪人告者無告謂本無告者劾係治城且以上赦免城旦以下皆也上字疑是 南海下公兼若民王姓則無獻繫帝之理史記無帛字則獻民是漢書云民字有帛字則南海王不當繼聞 此其本作春也 致字衍 有此制可也帝意亦然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
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齎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
海民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
見長怒曰汝欲離我自附漢長所犯不軌當棄市
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
吏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

蜀郡嚴道邛郵以其險而其所以處之特以縣絕可置又初從蓋可想之以下三食可加以下薪菜等食物皆出其所合宜也如此漢加之以此縣欲合食給米等副給酒肉故多給之一給之字飾之是

相傅則語徒

今字複

人生語亦不可缺

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
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
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有司奏臣
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
家室皆廩日三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
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
二斗令故美人才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於
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迺遣淮南王長載以輜車

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
弗不為置嚴傅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
今暴摧折之臣恐其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
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
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
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故至此
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
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封之以死聞上悲哭甚
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

不用此淮南王

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寛上曰為之柰何盎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
史遂考逮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家孝
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
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
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
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嘆曰昔堯舜放逐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為我貪淮南王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
城陽而乃立其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
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周侯
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三分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

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
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之淮南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
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不應而往
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
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
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於濟北所以褒之及薨
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
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天下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
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
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
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時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
淮南王安初入朝素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時
為太尉乃逆王迎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
一日晏駕非大王尚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金財物實賂陰結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揄循百姓為畔逆事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
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
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
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諂阿
諛王王喜多賜予之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
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為太子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
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弗
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陽為怒太子閉太子使
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
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擅國權
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
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
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詣京師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
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
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毋遣太子遂發兵
反計未定猶豫與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
王以請相相弗不聽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蹤從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
治王王恐事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者則即
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

此中尉二再自處公卿甚善為漢吏省事

按即喜字是

此處合去伍被

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漢中尉
其顏色和訊問王以斥靁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雍閼求
奮擊匈奴者靁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不許
公卿請廢勿王上詔弗不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可
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其罪罰以削地中
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
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
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

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即
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
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
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乎且吾高祖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
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漢書
連下文云有孽子漢書此下文入伍傳伍被楚人

漢書以為被傳……失欲與計事……之類無謂

也或言其五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
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
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
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謀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
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言乎
臣聞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
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
也於是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小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
舉而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萬世列為三
代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
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
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被傳連下文曰方今漢廷
治乎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
之聽昔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絕先王之道棄
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法轉
負海瀕之粟致之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

足於糟糠粮促女子紡績不足於盖形遺家恬絕
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
勝數僵尸千里滿野流血頃畝千里於是百姓力
竭屈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
藥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
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
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
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

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
說多齎珍寶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
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
姓悲痛相愁思欲為亂者十家室而六又使尉佗
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不來
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
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
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七漢書伍傳
連下文與萬乘之駕至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

而八止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歲陳勝吳廣大呼發矣高
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劉項並和天下不期而響應
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釁候間因秦之亡時
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
之中而立為天子以成帝王之功功高三王德傳
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
近世之吳楚乎漢書伍傳連下文當今陛下臨制
至被以為過矣止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

杖而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采
山銅以為錢東煑海水以為鹽上取伐江陵之木
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
珠玉金帛珍寶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
定謀成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
父奔走而東還至於丹徒為越人所禽之死於丹
徒頭足異處身死滅絕祀絕為天下笑戮夫以吳
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違衆而不知
時也漢書伍傳連下文王曰男子之所死者止

漢書敍流蕩戲
勢史記游談如
賦近乎小說矣

合去又怨字

不見其福也方今且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又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
從用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
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其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
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
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
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
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
先身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

臣而橫流即被因流涕而起歷階而去伍傳連下
文下王復召問被止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不
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
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
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王獨有二兩子一子為太子
而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害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
子之欲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

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
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
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
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
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陰求淮南事而構
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探窮治其獄
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
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

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
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
漢書連下文於是王銳欲發淮南王患之欲發問
伍被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伍被曰天下治王意
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
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
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
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貢獻東甌入降朝廣

漢書須士卒休乃舍後諸吳無理[illegible]衆穿井須共得水乃敢飲是漢書下亦多士卒兩字

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
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
曰山東即有兵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
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被所善者黃義從
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有
以禮於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
如蜚飛材幹材力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
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

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盡已渡諭
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繇盡以賞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不過也王默然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
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漢書伍傳連下文
王復問被曰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
欲發被又以為難王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舉
兵是邪非也邪被曰以為非也漢書伍傳此下連
上文夫吳王賜號起至不見時也一段止無下文

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
孫無遺類臣為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
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
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
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
者通谷數行人言曰絶成皋之口道天下不通據
三川之險招山東天下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漢書伍傳連下文
後漢逃淮南王孫建繫治之起至未見其福上一王
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八九成公
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
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千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然而勝兵者可得二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
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漢書伍傳連

其承士之風

匕文臣不敢避子胥之誅往者者為無道殘賊天
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
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安弟政苛刑峻修天下熬
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欲為亂者十室而
八漢書伍傳連上文客謂高皇帝曰當今陛下臨
制天下一壹齊海内汎氾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
未言聲疾雷霆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
威動萬千里下之應上猶影景響嚮也而大將軍

材能不特非直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
論之被以為過矣伍傳連上文且大王之兵衆
不能什分吳楚之一至王復召同被曰苟如公言
不可以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
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
田土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
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
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
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

爲字是

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
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士隨
而說之儻黨可以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
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專發而已於是王說欲發乃
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為得罪而西事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衞青
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

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
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因殺之計未決
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南方來呼言曰
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之廬江會稽
為求盜未發史漢書本傳連下文廷尉以建辭連
太子遷伍傳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
事泄漏問伍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
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吾舉兵西鄉諸侯必
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

發被曰南收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
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
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
江淮間猶可以得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
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伍傳連上文王曰左
吳趙賢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
聞上遣廷尉監因拜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
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
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
相王計猶豫與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殺漢
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絶乃謂王曰群臣
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為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
即自到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具告與淮南王謀
反反蹤跡具如此伍傳下接天子以伍被雅辭吏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

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
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
捕衡山王天子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
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
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
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
廢法度行邪辟有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營惑百
姓背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無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
圖及他逆無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
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
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
得宦為吏者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
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
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上使宗正
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到刑殺王后荼太
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伎表連下文國除天子
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張湯進曰

非人君之言

被首為之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
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
男孝次女無采少男孝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
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衡山兄弟相
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
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
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
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内史以為非是卻

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
天子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
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
縱容史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
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
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
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刑傷王后兄之王后
以此怨怒太子數毀惡太子之於王太子女弟無

數以數讓亦是

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以數讓無采
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
采及中兄孝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
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
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
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
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
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
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污

之欲并廢兄弟二子而以立其已子廣代太子之
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
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
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
王常欲廢己而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
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背王去王使
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
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廼
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家多給金錢招致

將養字勝

謂諸所為不在棄市下非止一事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日夜從
容將養勸之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救枚赫陳喜作
輣車鍭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
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
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
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
弟語除前郤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
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迺使人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
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輣兵車鍭鍛矢
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即
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之恐其
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以為不道棄市
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狩七元年冬有司公卿下
沛郡求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
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
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

且字且聞

不用此孝字

史記文暢漢書古字較優…父雖異不如…告不孝直兩…字須

通以下删削皆文

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
救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
治之天子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
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
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
剄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孝坐與王御婢奸棄
市及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
坐告王告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衡山王謀反者
皆族誅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贊曰詩之所謂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
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在
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剸挾懷邪
辟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
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
也夫荊楚僄剽勇輕悍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班馬異同

有不至字又好

然字若屬下句又有力看能為汲黯自初使越時使別至諸制又別其平生如

此故所至為朝廷重

責大指而已又不苛小令人以為多矣弘大體又好

班馬異同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鄭莊傳第二十　漢書四十八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嚴見憚孝景帝崩太子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者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内河南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内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辠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病歸田里上聞乃廼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古語頗如此甚佳忍字切

皆子長極意敘明其人善灌夫鄭當時亦借以明之漢傳中品目

未嘗拜常揖甚不厭多

莊助為請欲使得去也問何如人者有惜其去意莊助發明汲之先言無以踰人至守城深堅四字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也說得又親切過於子長矣

已弘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脩絜其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弗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虖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虖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瘉最後病莊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弗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

史漢異同卷　汲黯　二　華福

不號漢書偏去此等
抑之不求室之不去此等力亦不可及武帝問莊助言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儒生知此未必能道也將言望見黯避帷中故先從衛青弘常日見特特說來如此則前所謂尊重後所謂封侯皆爲不足道矣陣中擯黜發惡無不行意
漢書昆空字取勝增而字亦勝非苦於就行放析就功如不可賴始征以爲直破折苛
碎須要如已意自爲功耳
然事愈多吏民至巧弄上據文法操持取必而儒術者無以折之故湯等數奏決讞見幸此史夫一弄字則爲上分別文法矣古人語別其書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何其示切痛至非老深閱歷則相周遣不能爲此書也漢書以爲不切

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晏)見上或
時不冠至如(嘗)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帷)中使人可其
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
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
功業下不能抑(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空)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

屈忿(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反)目而視矣是時
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
胡和親(毋)無起兵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
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罔)使不得反
其眞以勝(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
唯天子(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

難惑以非不特半語雖金錢不能行也
很尊字古雅有味
此處漢書字字是
積薪又見欲變亦無不強項句親積其無若亦近

廷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
重臣不(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
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
軍尊重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
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
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加)於平生(日)淮南王謀反
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天子(上)旣數征匈奴

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矣)而公孫弘
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
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
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
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汲)黯之言也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
率(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亡)錢從民貰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

獨斬黯民乃肯出馬真意輕丞相之言也
惡發字

發[illegible]事情文法出入具盡藏物字改資字大明祿字文語謂不能得其利更自以利與之耳

漢書好

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
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
中國而(廿心)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後)渾邪
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入)請閒
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舉)兵
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鉅)萬百數臣愚
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
家所鹵獲因予(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帥)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

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
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如)邊關乎陛下縱
不能得匈奴之資(廞)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
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
為陛下不(弗)取也上默然不(弗)許曰吾久不聞汲
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
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
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乃召拜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

今病句絕

黯棄逐居郡與前願留禁闥皆足以鉄明忠言之心

兩語盡古今奸臣之態

增何字佳

增淮陽是

因以黯故生以安故因以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及附[illegible]不切者及言衛人仕者然後一時出處有可美者又與傳第一語有[illegible]於古之術者[illegible]相終云

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上殿)黯為上泣曰臣自
以為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
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
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
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也(矣)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
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
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
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
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
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阨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當時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即位莊當時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令莊當時爲太史誡大史戒門下客至無亡貴賤無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性廉又不治其產業卬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斥臧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乏當時爲大司農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鄭莊當

時始與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當時死家無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賤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

友闐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
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
云悲夫 漢贊同 張馮傳

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去令若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說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則借法為欺未嘗不以法從事而無情實故至於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

止安能愉快須之快非止酷吏之語勢勁勁皆不得不然

峻絜

錯本非酷吏比也直借言刻者之不可為耳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原也昔天下之網周嘗密矣然姦僞萌執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媮快乎言道德者溺其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琱而為朴樸號為網罔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字卒字獄不

只仕字絕句較優

多致字是語氣

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倫
郅都者河東大揚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帝
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
林賈姬如在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
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去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

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
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
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背親而出仕身固當奉職死
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
至貴倨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樸畏罪自重
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
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弟予與魏

此郅字謂騎射者

竇太后無竇太后字甚婦此竟字何用

好氣二字亦前所無

其侯使人以間與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
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廼使使持節即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
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
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
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
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乎於是遂斬郅都也
寧甯成者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

人小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
滑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
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
此及成往直陵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
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
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
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
少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延解脫

於是又見條侯之長者真舉相之言也

[illegible]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廼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修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馮由後由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

為之是此湯字何可無

無害者猶言莫能敗也

何可無巫字

語自切中與前傳相監司同

以居大府今上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連下文張湯傳內禹為人廉止宜屬除罪又連後

趙禹中廢至以壽卒于家結傳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至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踞為吏以來舍

毋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
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
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自禹為人廉已下至此止漢
書入趙禹傳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為人多詐
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
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
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
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奏先為上分

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
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
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
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奏乃正監掾史某所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
蔽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
深禍刻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
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
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

內行修也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
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
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
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闥爪牙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
功多此類於縣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
仰卬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湯丞承上指請造白
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
語國家用日晏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
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
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
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上至自至舍視病
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

書生語

天下字非

此自為句

兩若字是

又從容及於田甲而湯愈無所容矣

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
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
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東宮間天
下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舉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
困貧由此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
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文譚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廼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
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讋湯之客田甲雖賈人
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而甲
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卻隙已而為
御史中丞恚薦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師古曰導擇也以上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繫之非本獄所也

欲陰云云而陽不省亦為人深其弟又不知而怨是以發於詐也

徒減一告字上下句讀不成有告字則上告字屬下湯以共變為句下告字是湯告文以事字為句

此湯念字亦是驚愕說出來便以七歲敗

莊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遠勤者本傳云云而以是試幸則皆助力也至淮

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弗平使人上
蜚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
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從迹安起湯佯陽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
往視疾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
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
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
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

刘曙或

為之而詳陽不省謁居弟弗不知而怨湯使人上
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卻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
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
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
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
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
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
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

使買臣等前巳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怨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

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

為湯乃遍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遷進其子安世漢書湯傳止此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

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誖悖亂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漢書自中廢以下入趙禹傳後

結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延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

不用此句

行往必縊温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
君子仲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
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寗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
時寗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令治民上乃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秘肄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寗成

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寗
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寗成側行送迎然縱
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寗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
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
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壹切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一椎埋兩義

多數字是

往字是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
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
擊毛摯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
尤甚乃迺以縱為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
惡其所為不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

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
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
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
豪敢任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
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即有避回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

此人為句則此人乃賊也下辭四字尤無理要減亦無消

重出郡中豪猾是

黎來雖不可解可引用

漢書全似全不似此禍猾吏亦費不朽

此亦廉武世稱武帝世不喜甚可嘆寶殺吏亦至為得用哉

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
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
以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
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
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
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
之旁郡國追求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
如此天子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
內徒諸名徒請召猜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
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
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
法抵罪遷下楊僕傳內溫舒復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
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

太史公深入心術在此

能遷拜為中尉吏民益凋敝輕齊木強少文
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
上復徙溫舒為中尉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
連下楊僕傳內後數年病死而楊僕以嚴酷為主
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
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
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上以為能南
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

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
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
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是
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
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

出兵而陽不知揆為千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
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
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
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煠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為荀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
為庶人居久之病死漢書楊僕傳止此下起咸宣
傳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芒惛惛不辯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淫惡少年
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格長以牧狀司姦盜賊
溫舒為人多諂善事有勢埶者即無勢埶者視之
如奴有勢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即無勢埶者雖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請下戶之猾以焄動大豪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氐盡靡爛獄中行
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
以下皆伏有勢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
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以

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
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
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
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
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
絫千金漢書王溫舒傳止此下起尹齊傳後數歲

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
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妻亡去歸
葬漢書此段結上文尹齊傳後下揚僕傳自溫舒
等以惡為治而是時郡守都尉諸侯相二千石欲
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
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百政楚有殷段中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趨具食小群盜

容若而豁之以大群小群盜化法而不可禁向非蒋實知此語謂酷吏所能不可勝用哉此子長之意也

品格也

至此乃與起語上下相遊至於不振者相應

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稱數也於是天子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廼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弗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又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文法焉漢書自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以下入減宣傳後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

宣以虐

相編即相埒

如無外寬即內深且次骨何謂雖強辨文過語而當於古今尚有可推見者不獨法也

部署縣名曹實貿物官吏令丞不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辯然獨宣以小致治大能因力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臧上林中宣使郿令將軍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連上文楊僕傳內是時郡守都尉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

爪牙舉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周少言重遲外寬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謂周曰君為天子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
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
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
抵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
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餘人周中廢後為
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

子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
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始杜周初徵
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列三公列
而子孫尊官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數巨萬矣
治皆酷暴唯小子延年行寬厚云

太史公贊曰自郅都以下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
烈為聲然郅都伉抗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
以知陰陽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
賴其便趙禹時據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

重自張湯死後網周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
九卿碌碌奉其官職救過不贍給何暇論繩墨之
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
名見紀者也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
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
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湯
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
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
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

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學士則儒也韓非子刻薄欲術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衡取俠名之義知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更自渺然可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憲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知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是稱時其語有而意深也死生死而生者也韓非子出是以學士引次原為人所稱太史公只直謂為學士亦不免術將俠無游俠則如彼又謂次憲與將俠此則彼必能有所於同又非學聖士拘於趣尺之義可謂懷訓不遇除乃亦若儒有之於者俠然者仰悲賦持之矣世之感亦無不於陽其意耳焉私然又

班馬異同

游俠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好言為不害跖蹻之為後而讚頌

匹況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雖之又難以此直至扞當時之文與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漢書本傳皆謹正有本末一反長於為之長立言甚難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

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

但以意寫朱家平生如所知句……首尾千言為

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魯朱家者魯人也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

叢案去將軍字訓語衆

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亡餘財衣不
完燕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於
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
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已死而後
雒陽有劇孟漢書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
俠顯諸侯吴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東將至
河南得劇孟喜曰吴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

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大將軍得之若得
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
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
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
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温善相人者許負外孫
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

温善相人義與以不可解許負善相人不知外孫耕死罪且其父亦以俠誅然

之不可爲也哀哉 減短小句後是 靜悍與精悍不同 精悍人可觀 陰賊既狭[illegible] 休與休乃酒[illegible] 漢書寄此從折節後生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
軀借交藉友報仇藏滅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
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
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而陰
賊著於心卒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
亦輒爲報仇讐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埶與
人飲使之嚼釂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
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時人殺吾子

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
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
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辠其姊子乃收而葬之
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
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名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
辠乃陰屬請尉史曰是人吾所急重也至踐更時
脫之每至踐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
使脫之箕踞者乃迺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

特義不同

以賊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姊名亦見於此

居中間和解之

解之行雒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廼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洛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毋用庸待我待我去令雒洛陽豪居其閒乃廼聽之解爲人短小執恭敬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廷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故

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兄之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巳人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

爲之讀惜譽懼大與灵驩是師古曰闕謂其送不令解得之

下上聞乃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翁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處吏逐之跡至籍少公翁少公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毋罪無辠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

以睚眦殺人解雖弗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中太原鹵魯公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陳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偶合是徐廣曰遇亦作偶昔以色幸者多矣非及古人亦只如此

班馬異同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佞幸寵臣）高祖至暴抗也然（時則）有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但）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談）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惟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

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毀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焉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間如

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士達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說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上唶嗽吮之文帝上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若太子太子入問病疾文帝上使太子唶齰癰太子唶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唶上齰吮之太子心慙由繇是此怨心恨

增一日字甚警

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之鄧通家尚負責數巨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

韓嫣者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孽孫也今上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聰慧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胡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儗於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上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

之字無益

不用始字共字

漢書是

不可用刑字

新聲好字

將若略可知也

太后繇由此嗛銜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
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
得嫣遂死而嫣弟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愛幸
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
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
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得幸號李
夫人列外戚傳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變

聲而是時也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
如等作詩頌歌弦之延年輒善承意弦歌次所造
初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其弟女亦
幸有子男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綬號協聲律而與上卧起其貴愛幸埒如韓嫣也
久之延年其弟季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
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上遂禽誅延年昆兄弟
宗族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氏外戚之家然
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皆以外戚貴愛幸然頗

用材亦以功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
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
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
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
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
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

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
人以官殆為此也

班馬異同

滑稽者不[illegible]鄙褻乃其從六藝[illegible]證語說來即此大史公之滑稽也大其言人道亦山足耳今[illegible]道亦稽語何然但聞優道恢恢豈不大哉亦伏人笑謂富[illegible]紛之附則亦莫無用也[illegible]直隱者自有其明以知也故其入世述於游說不然者不足者也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二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

[illegible]阿封即墨間此則小說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

謂[illegible]高下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illegible]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飲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二參者以二者參之謂有進於前此不足道前

無此理

不必有是事有其言不必有是言辯臣為之非滑稽何

其至此無根甚矣直說士也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楚莊王之時有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
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
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
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

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
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
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
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
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
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
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

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
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
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
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
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
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

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
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
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
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
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
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語自好……

不成文字

言不絕也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
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
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
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
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
更豈不亦偉哉

只三語亦自奇

班馬異同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
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
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
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
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

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
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
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
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
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此識皆有意者　即指後得日八切　山欲末利不[illegible]　逆興各恭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
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
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
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

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
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
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
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
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
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
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
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
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

[illegible]

言暢甚茂

忍自比述作奇

文字似譏當是

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

此書其略

不自知其為誕忽暴天地所不足

以戰國辯士所譏其功其言又好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

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

四字以古語有誤語正在此

本紙可默窺不審精

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

已義謂非太史公作觀其辭岸淺深又豈皆史所能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先生補日者為取言辭多鄙陋故非太史之本意也

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班馬異同

即妙論

究得有本有末作此篇注生之屯也

論教至親切處

班馬異同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是說刀筆

文字亦

極其推明

貼一句而注管子

其筆不乏

最見其根而深可悅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

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
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
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
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
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
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
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

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埜澤鷹隼未擊矰
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
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
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
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
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
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
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

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
稼穡於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
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
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
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
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
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
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
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
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
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
短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

一旱有時作無時倫不貸常恐常旱也　二十九十八十皆言斗　完者無不有也息幣即無藏幣　貴時不出則反賤矣故知糞土言及時也必見谷者欲其貴而失取皆　此七此五亦大槩略言之

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
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
傳世變云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廼）用范蠡計
然計然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見矣）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
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
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

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
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號稱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范蠡）乃
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廢著雖當時語貨以務著耳猶化居也

已以施於國吾欲用（施）之家乃（廼）乘扁舟浮於江
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廼）
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產）者能
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間）三致千金而再分散
與貧交（友）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鉅）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發貯）鬻財於

富好行德得勢而益彰各自然應

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而顏淵簞食）
（瓢飲在于陋巷）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庭與之抗（亢）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
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然孔子賢顏）
（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意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

子此老子之所謂言

多至卯二字 積著率歲字正義曰貯律二音 即白圭云云

此語雖足

之絲漆䌷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
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
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
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
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也蓋天
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鑄冶成業與王
者埒富
烏氏倮蠃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予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馬秦
始皇帝令倮蠃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見侵犯
秦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連下

文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夫倮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
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
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
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
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
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
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
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僮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
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纖者纖雜有修短險非纖也

[illegible]狹如羊很閉也

陳係索隱以為椽經之地也然不通古然此謬

當時陽姓陳姓因緣其間得所欲此正[illegible]

[illegible]也 下語以別

[illegible]一作弄

畳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謡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

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刼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

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好辭巧說謂詞獻之類此後何與於貨殖且足間談其心胸包括收之不遺自東[illegible]然後貨梁楚已有吞吳并粵之意故隨

忠所及淺深不[illegible]於口及至衛一一話而史獲話好忽然而出忽然而入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伏其題目其緻見下

總之又如大縣商[illegible]

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
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
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
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
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
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

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
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
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
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
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
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
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

所以為[illegible]來驗[illegible]紙[illegible]今為[illegible]同上古一火字也

形容無不的當寫[illegible]

謂人說道[illegible]之[illegible]與岩穴之春皆自有所見進人於不可從辨可以[illegible]不可以辨輸至廉吏久久更富又有理為廉者

必貧暫生常語也謂廉者能自保則歷任顯要更富也歸富又對[illegible]利於[illegible]歸亦不可算

蓏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
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
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
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自漢興海內
至此漢書間用其語於地理志中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
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
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
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
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
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

游至臣竭

此不販以遠故

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
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
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
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
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
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
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秦漢之
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即）二十萬而更徭（繇）租
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號）牛蹄角千（號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
居千石魚陂（波）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
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山滎已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桼）齊魯千畝桑麻渭
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連）

（下文諺曰以貧求富）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
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
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
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
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

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諺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
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
甔（儋）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糴）千鍾薪稾千車船
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
木器髤（桼）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
千石馬蹄躈（號噭）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荅）
布皮革千石漆（桼）千大斗糱麴鹽豉千甂（合）鮐鮆

千斤鮿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
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它果菜釆千鍾種
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
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迺下文蜀卓氏佗雜業
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
蜀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

陿薄吾聞汶嶓山之下沃野埜下有蹲踆鴟至死
不饑民工於作布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喜憙即鐵山鼓鑄運籌策筭賈傾滇蜀之民富至
僮童千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魋髻結之民富埒
卓氏俱居臨邛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
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
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
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

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
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滅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田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
瘉於纖孅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
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弟約俛頫有拾仰卬有取

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
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
寧爵毋刁無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
間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纖孅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
所不至洛維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

言形勝兵法貨者皆老於商家以久賈弟求家爲此故曰設任此等亦爲閭人貰事可任也

所以証人棄我取之必然

師古解善富與史異

譏當關邊時惟長此輩畜牧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用此等故
師史能致七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
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
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之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
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
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
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

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
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桃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
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之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
齎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子唯無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
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毋鹽氏之息什
倍用此富埒關中

椎埋無謂當是其推埋識去就與時俯仰語相似然不其可曉第必非椎埋者

亦知談兵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牆田闌蘭韋家
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
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
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
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
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異著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
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
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
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
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故秦陽以田
農拙業而秦陽以蓋甲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也而雍樂成以饒翁伯以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
金頓縣邑張氏以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喻侈
質氏以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簡

徵耳濁氏而連騎張里以馬醫淺方張里而擊鍾
皆越法矣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
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
邪非也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
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
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
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
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山人高激覆校

班馬異同

右史漢異同近從鄒侍講借錄凡三
冊此書吾郡前輩家有之相傳作於
須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臻
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然文獻通考
云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
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務趨簡
嚴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
意因其異可以知其優劣所論政與
今所錄者合而卷數亦同豈非書作

於倪而評論批點出於須溪邪
永樂壬寅八月既望廬陵楊士奇識

原缺

序刻班馬異同後
古稱史才寂難左氏而下惟子長孟堅爲史家
宗優劣之評紛紛迄未有定倪思氏又合二書
校其異同凡遷盈辭固所刊落者竪抹其旁竄
定增益者細書于下若仍舊文則迄止以屬之
以故簡帙甚約而二書之文凡百餘萬言咸備
無遺其用意亦精勤矣哉簡端時有論斷是遷
者什七八且商畧往蹟標表微辭犂然咸當于
人心相傳出劉須溪氏今亦無所考或者即出

思手蓋據其異同而附著所見云耳大抵班書
較遷史誠爲簡嚴然遺事實而失本意亦往往
有如昔人之所譏者矧首創與纂述功有難易
則二子之甲乙可槩見矣舊未有刻本吉郡士
大夫家多私相傳寫予始獲見於今少宰鍾石
費公所手錄以歸丙戌秋被
命校書于建將携刻焉既中尼不行乃令侯官
王兹一日侍御中谿李公出所輯史記題評一
帙將校刻以廣其傳其爲評訂殆且百家而史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其文集散佚僅存四景詩及須溪記鈔蓋不及十分之一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評諸書尚傳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澁其點論古書尤好爲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尚較爲切實然於顯然共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証既非論文又非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爲臻極精妙過矣舊無專刻僅附倪思書以行然究爲以辰翁之書亂思之書故有疑班馬異同即爲辰翁作者語詳班馬異同條下今各著錄俾兩不相淆焉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明〕許相卿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徐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漢方駕三十五卷》提要

史漢方駕凡例引

許聞造曰文獻通攷云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摂自倪思夫班仍馬舊中多刪改務趨簡嚴而刪或遺其事實改或失其本意著異同而辨優劣思之用心盖其劬哉延思以標識巨細分別同異

家大人以爲不便疾讀摂爲此書義取並駕旨若列眉斯

家大人所自謂竒絕者乎萬曆乙酉歲爰副剞劂而發其凡例如左

史漢同者從中大書

史漢異者分左右行書左史右漢

綱領處大標 ——

劣句意細抹 ——

精意 ○○○○○○○○

粹語 、、、、、、、、

史漢方駕目錄

第一卷　史紀八　漢紀一
高祖
第二卷　史紀七　漢傳一
項羽
第三卷　史世家二十三　漢傳九
蕭相國
第四卷　史世家二十四　漢傳九
曹相國

第五卷　史世家二十五　漢傳十
留侯張良
第六卷　史世家二十六　漢傳十
陳丞相平
第七卷　史世家二十七　漢傳十
絳侯周勃
第八卷　史世家十八　漢傳一
陳涉勝
第九卷　史傳二十九　漢傳二

張耳　陳餘
第十卷　史傳三十二十一　漢傳四三
魏豹　彭越　英布
第十一卷　史傳三十二　漢傳四
淮陰侯韓信
第十二卷　史傳三十五　漢傳十一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十三卷　史傳三十八　漢傳十一
傅寛　靳歙　周緤
第十四卷　史傳三十六　漢傳十二
張蒼　周昌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五卷　史傳三十七　漢傳十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十六卷　史傳三十九　漢傳十三
婁敬　叔孫通
第十七卷　史傳四十　漢傳七

史漢方駕目録終

史漢方駕卷第一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紀八　漢紀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文穎曰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呂公以其女貴必極自喜求人於天下此天作之合者非偶耳

趣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

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子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

徒見此風流本姬於竹皮冠見之甚自矜重

此徐廣又非狎侮之證

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乃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

一代興王自宜有所符瑞……

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當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勝等起蘄至陳而自立為楚王號為張楚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九月沛令恐欲以沛應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

蕭何在呂公時以季多大言少

成帝及周沛令誤則召之否則誅之殺呂公之殺也一沛呂斤將用數焉此呂公所以不去也

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亾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 高祖）劉季（高祖）之衆已
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 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
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高祖）（劉季 高祖）
乃書帛射城上（謂 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
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
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 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爲也父老乃（率 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 高祖）欲
以爲沛令（劉季 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
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
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 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
劉季（諸珍 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 高祖）
數讓衆莫（敢 肯）爲（高祖）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
赤帝子故（也 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
收沛子弟（二 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
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爲齊王韓廣自立爲燕王魏

真長者之言

只從樊噲即中不淨

各自立爲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
邯距破之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
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
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
出與戰破之（命 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
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
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
陳王使 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爲其御莊
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周市 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
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
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
（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 畔）之（聞 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
歇爲趙王）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 楚）王在留（乃 沛公）
往從之（欲 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
留（引兵 二月）攻碭三日（乃取碭 拔之）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與

[illegible]

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軍聞不下四月項梁在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東阿田榮大破秦軍章邯東阿齊軍田榮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追北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之東復與秦軍章邯戰

史漢方駕卷十一 漢高祖 六

破之秦軍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沛公項羽去而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破之斬三川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大破之殺定陶項梁梁死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士卒恐乃引兵與呂將軍俱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還下碭魏咎弟豹自立

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隨下趙數請救懷王外弟豹自立爲魏王後九月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以封項羽爲魯公封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上章邯已破項梁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

史漢方駕卷十一 漢高祖 七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城陽與杠里攻秦軍壁破其二

兩入關道所與……（眉批，字小難辨）

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

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

公引兵西過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

魏申徒武蒲之軍并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

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

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

昌邑未拔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

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沛公乃以酈食其為

廣野君酈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三月攻開封開封

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

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

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而是時趙別將司馬

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

陽東軍不利還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

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

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

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

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

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

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

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

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

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

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

善乃以宛守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

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毋得

鹵掠秦民憙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月章邯

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有

攻秦不克仰拔懷漢藥將戍又有陳擬書壘之非我計實宗計也

謂言大破之又言之破之勢如破竹漢所之為以無此疏快也

財入人國輒有寶財物滿前要而太之還軍霸上極其沛公此財可滿而制之師也宜其起義敗不惟不貪又[illegible]

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

羽以爲雍王殺巴申陽下河南八月沛公攻武關入

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恐乃殺二世

秦秦相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

公欲擊之張良計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

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生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

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因襲攻武關

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

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鹵掠秦人喜秦軍解因

大破之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兵遂先諸侯至

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

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

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

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

十一月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之論歟

子長豈卓殊不出能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

來爲父老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

上待諸侯至而定約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

邑告諭之秦人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

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民人民又益喜惟恐

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

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毋內諸侯軍

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

中項羽果率帥諸侯兵西欲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

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毋傷聞項王羽怒欲攻沛公使人

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

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

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

節夫劉羽乃見羽傳

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劝諭項羽項

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引兵西屠燒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

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諸侯各就國羽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韓信說漢王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之因薦於

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

萬世帝權天下者不易之論信其人傑矣郤寄謂將留…何狀已易…然…食非不…次弟太者…紀可不須此亦未為失本末也

漢故以奚…漢下…入…而多…以…終…則子長…其…宜…也

惟張良…殺…怨…耳

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

之弗王已也令夏説説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

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

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出襲雍雍王章邯

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大敗走廢丘

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爲齊

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

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

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

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

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

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

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

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

漢以殺義帝繫之二年文引陳餘等事與史無異其人月日有參出與北擊齊為兩截

皆入于為編漢與代陳平出治羽同不不在此

遣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

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

關因王陵兵從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

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

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

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

爲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漢王

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降置河南郡

如陝鎮撫關外父老

聽使韓太尉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

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

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

皆令人民得田之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叛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

令民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

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從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聞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

漢此段在前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夏四月

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乃引兵去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皆亡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

是時六國耳漢以羽亦慕立孺子之例權宜一時以係諸侯子之在關中者卿與料五新兵其意欲因仰位立太子本此是時漢雖屢敗而所置關輔知後關中事力勝非不知此利自破亦必諸侯不能上失其山背以制為本見

年關中飢令民就食蜀漢則大分後厚可見

漢亦增饋餉所在可見

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使人求

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五月遷下漢王屯滎陽六月漢王

還櫟陽壬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

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

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

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

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

蜀漢秋八月遷下年漢王如滎陽隨何既說黥布布

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與龍且戰不勝十

二月布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

成皋遷下年羽數侵奪漢甬道漢王屯滎陽蕭何發

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

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遷下年築甬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漢官

上年五月下遷六月漢王還櫟陽漢王使如滎陽謂酈

生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

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

漢作黃金四萬斤是時在關中蕭何所取可見蕭何所以

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

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

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

傳詣滎陽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信

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

道漢王與之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與韓信遂東下

井陘擊趙斬陳餘擒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

漢王軍滎陽南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遷上年

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遷上年與項羽相距歲餘魏王豹謁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

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乃公事令趣銷印遷下又問陳平夏四月項羽圍漢

王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不

攻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遷下陳平反間既行又問陳平乃之

從其計與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遷上夏

四月項羽圍漢滎陽陳平反間既行羽果乃疑亞父亞

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
大 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漢軍絕食乃
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
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 將軍紀信乃乘王車黃駕詐
爲漢王誑
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
豹樅公守滎陽 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 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
羽燒殺信 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
因殺魏豹 漢王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
欲復東 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
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
成皋間且得休息 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
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 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
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
王堅壁不與戰 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彭越大破楚軍殺薛公項羽乃引兵羽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 項羽六月羽已破

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 誅城生
得周苛 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 羽亨
周苛 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
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 馳宿小脩武自稱使
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 益收
兵趙地 使韓信東擊齊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漢王得韓信軍 則復
大振 八月 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南 欲復戰郎中鄭忠
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
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
越 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遂復梁地 攻下睢陽外黃十
餘城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 七城 九月漢下年羽謂海春侯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齊
王田廣 廣叛楚 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 共擊項羽 韓信用蒯通計
遂襲破齊 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 破齊趙 且欲擊楚 則使龍且 周蘭往擊之 救齊 遷下漢果
數挑成皋戰 韓信與戰 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楚
將龍且 追至陽城虜齊王廣 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
齊 彭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漢下年十一月漢立張耳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行 羽引兵東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 連上年 漢王使漢果數挑楚軍戰成皋 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五六日大司馬咎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 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羽至睢陽下梁地十餘城 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 項聞羽至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

與漢相守連下丁壯苦軍旅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 漢王怒欲攻之 留侯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 乃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 連下秋七月立黥布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 饋 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吾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 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也 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 懷王約入秦無暴掠 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家 私收其財物罪四也 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 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 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也 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 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也 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

賊使刑餘罪人擊公 殺項羽 何苦乃與公挑戰 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 十一月 病愈

連上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疾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 而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田橫往從之 連上韓信

已破齊 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 北

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
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自知少助數擊彭越
等齊王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項羽患之恐漢遣陸賈說羽請
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以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九月歸
漢王父母妻子太公呂后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
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張良陳平諫曰今漢乃進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
兵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
魏相國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
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
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
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

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
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
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
誘楚江兵而迎之武王黥布並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會十二月
大會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圍羽垓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
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

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必敗
漢盡得楚地項羽乃從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
灌嬰追斬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悉定獨
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天下兵北欲屠之爲其守節
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
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之堅守故以魯公號葬
項羽於穀城漢王爲發哀泣而去封項伯等四人
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
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正月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

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

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
亾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
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
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
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
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 及將
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
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

先時秦為亾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
天下功最多存亾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
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
而位號比儗亾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
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
有也 空 虛言 虛語 亾實之名非所取也 吾不敢當帝位 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人將何以處之哉 羣臣 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
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 暴逆
立有功平定四海 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 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

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
大王以幸天下 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侯王幸以為 君必
便 便國家 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
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
月甲午乃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皇帝曰 尊王后
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
建成侯彭越為梁王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
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
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
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
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

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
芮為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亾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
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
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亾諸身帥閩中兵
降殺之雒陽
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紀 民前或
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
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
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亾罪而
亾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所謂驕與謙者先聚士之風其於仁敗之驗在所食人所不去及也

三者不如不得君臣相知之深其能用功者其服諸將在其矣以下房能何上復非他人所也

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高祖）曰列侯諸將（通侯）無（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愛（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與）人功得地而不予（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高祖（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禽）也（高帝欲長都雒陽齊人劉羣臣說服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及留侯）入都關中高祖是日車駕西（入）都（關中）長安拜婁敬

爲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征之九月虜（得燕王臧）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爲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立以爲燕王（太尉盧綰）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平（其地）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破之（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上）高祖侯之潁川（上）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五日一朝古未有此典也文王世子立不為此收今令見邪然微以姑息愛人主以誤賊斷人父何賜金之有是大可恨惟太上創見師表万世所見光之為家法雖人主乎

六年 高祖 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十二月

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連

下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

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

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即因執之是日大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

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或刑吾甚憐

下二次皆持戟有此語故下言十二直以百二敵之耳不然則為之辭者且費解不易論也此人因韓信之[illegible]

之北 赦天下田肯賀上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之為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甲申高祖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詔曰齊古之建國也

[illegible]

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以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王以淮東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王壬淮西子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太原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
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
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良曰取
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
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
酒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運上上歸櫟
陽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 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 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

走匈奴與其將 以反高祖自往擊之 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
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
至樓煩會天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 用陳平祕計得出使 樊噲上留定
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運
下年代王喜棄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
子復勿事二歲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
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運下年蕭何治未央宮
八年冬上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運下過趙

趙相貫高 蕭丞相何治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
庫太倉上高祖還見其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
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
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上高祖乃說 高祖之東垣 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
四月行如雒陽運上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運過趙柏人
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高祖上欲宿心
動因不留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運下十一月令士卒從軍代王喜劉仲棄國亡自歸雒
陽赦以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運上令春
令郎中有罪耐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
縣上給衣上棺斂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
自東垣至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
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
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秋
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
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高帝大度稍底者乘一日置酒新殿能詐將萬舊乃呼將有布長山野之氣自見其遠損人猶然於父子兄弟之間未不能不修齊家野人之笑所謂大笑爲樂在仲業同亡反覆光有可說則上皇無乃病之因文與[illegible]係不同耳

九年趙相 運下冬十月淮南梁趙楚朝未央十二月行如
雒陽貫高等事 謀逆發覺夷 逮捕高等并捕趙王敖下獄
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
爲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 廢趙王
敖爲宣平侯 是歲 徙代王如意爲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
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 賢趙臣田叔
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
盡拜爲郡守諸侯相 [illegible] 運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徙 資 齊楚大族 楚 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齊 田氏 五

姓關中 與利田宅 運上十二月行如雒陽冬十月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羣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
臣 置酒 未央 前殿 高祖 上 奉玉巵 起 爲太上皇壽曰始
大人常以臣 無 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
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 呼 稱萬歲大笑爲樂 運上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 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 黥布 梁王 彭越 燕王 盧綰 荊王
劉賈 楚王 劉交 齊王 劉肥 長沙王 吳芮 皆 來朝 長樂
梁王 [illegible]
宮春 夏無事 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 櫟

封雍[illegible]教孫吾以傾動百世之下猶起而從之也此宜在本紀中

陽宮 趙王梁王皆來送葬 [illegible] 赦櫟陽囚 以罪已下 更命酈邑曰新 入月
豐 八 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九月 趙 代相國陳豨
反 代地 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 故
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
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 其赦代吏民 九月 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 上自
東 往擊之 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吾知其無能爲 也 聞 矣 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以其
二十城 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 力 [illegible]
不足以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

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
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
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
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
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 問豨將皆故賈人
也 上曰吾知 所以 與之矣乃多以金購 豨將豨將多
降者
十一年 高祖 冬上在邯鄲 誅豨等未畢 豨將侯敞將萬餘

漢賞精神全在收拾諸將不知子長何故從畧又不知班氏何從得之以爲酒色用諸臣無此等力雖賈生是封策尚在北郊亦未必辨此何其委曲簡要在春秋國策之後則爲詔令之祖

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
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
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高祖
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上
怒城降卒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諸將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
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
反關中長安夷三族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
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

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
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
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
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
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
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
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
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

發遣賢良欲其知不濫并越之罪呂后之過也

好定反地懼以子孫而皆出於臣下矣諸臣

將有以慰安矣

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
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
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
免年老癃病勿遣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
反遂夷三族詔曰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
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

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
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
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
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
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
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它稽首稱臣六
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七月淮南
王黥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
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迺下詔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爲霸心之所存非也自將征黥布反回時諸將皆上於其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此雖壯而甚悲且憂自是亦道路矣或者其傷心之所存乎

王相國擇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
東幷擊殺荆王劉賈地北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往將以
擊之布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
爲淮南王 漢上上乃發上郡
十二年冬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上破布走令別將 [illegible]
追之高祖上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 [illegible]
弟佐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高祖擊
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高祖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
爲笑樂十餘日上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
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
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

復豐未得復唯陛下哀憐之上高祖曰豐者吾所生長極
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
乃幷復豐比沛於是拜之所遂下別將擊布詔曰吳古之建國
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
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劉濞重厚請立爲吳王
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遂下上十一月行自淮南漢別將擊布
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番陽與縣別將兵周勃
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遂上詔曰吳古之建國十一月
高祖自布軍至長安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高祖曰
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
皆絶無後其與予守冢各十家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
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永代地吏民視其冢復
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亡與他事
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
迎綰綰稱病辟陽侯審食其歸具言綰反有端矣春二月使樊
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

呂后以一婦人
臨問蕭相國相
國亡矣又問其
後又問其次又

如于閭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前故使人迎綰綰稱
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
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皇子
建爲燕王高祖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
王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
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
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
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

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
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
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
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
行道疾病疾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高祖問醫曰疾可
治不醫曰病可治於是上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遂不使治疾病賜黄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
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火知何何其處
之遂無王陵周
勃任當時不以
疑稱當所係與
時置之乎主知
人善任使於是
益信史劉氏安
異並加老蘇云

高祖生甲寅在
始皇即位之前
一年始皇在位
三十七年至胡
亥而秦已四
十矣又六年而
羽亡北征帝位
七年耳即位之
秋利幾反冬臧
荼反六年韓信
反七年韓王信
反明年城入年
討韓王信陳豨
舟楚九年趙謀
反十年陳豨反
十一年信反越
反布反自擊布
歸道病以反七
年之間無歲不
戰無人不反計
其從秦將未起
太上至與國
時乎過沛酢以
乙巳十月兆崩
以丙午四月甲
五十三歲利少
帝七歲死年三
十一矣

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
知也盧綰與數千人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疾病愈自入謝
夏四月甲辰帝高祖崩于長樂宮四日不發喪盧綰聞之呂后
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
心常鞅鞅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
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商將軍酈商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
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
內叛畔諸侯將外反亡可翹蹻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之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遂上呂后與審食其謀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
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帝高祖起微細
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
爲曰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
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
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

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
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
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
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
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
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
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
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
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
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
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
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
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
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
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史漢方駕卷第一 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

浙湝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紀七 漢傳一

多下一夫字

項籍者(字羽)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項)梁父卽楚將(名)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項)梁(奇其)意乃教(以)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史)司馬欣以故事(得)(皆)已(項)梁(嘗)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

兵中子弟憚籍易兵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難此梁所以尤賢也

會稽(假)守通謂(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發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發)制於人(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中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語)曰請召籍使受命(令)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擊)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讋)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桀)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故)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於是)梁為會稽(守)(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勝)(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勝)敗走秦(兵又)(將章邯)且至(乃)迺渡江矯陳王(令)(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

此召平不自了事乃能作此度外奇策所以亡秦之欲在此

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吾）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故未曾）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亾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迺）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亾秦必矣（於是）（其）衆從（其言）（之）（迺）以（其）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背）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亾）道（乃進）（迺引）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亾走胡陵（項）梁（乃）（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

[illegible]

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亾）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

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〇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亾走楚（假）相田角亾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迺）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歸）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羽）（與）沛公（及）（項羽）別攻城

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
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
社稷之臣也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
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
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
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
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
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
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
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
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
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
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
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相
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
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
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
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
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
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
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
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
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
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
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

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戸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軍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鴻門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欲王關中

史漢方會卷十 項羽

羽相見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連下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之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

史漢方會卷十 項羽

項王爲人不忍於此可見此伯之所以救沛增之所以不敢然也

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

長跪而跽也膝劍拔膝上故云弁跽膝至地也当今五羽跽必能者

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衞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飮之。項王曰：賜之

樊噲所言本非由衷然謀臣之言出噲帝王之業服羽猜之心獨借此耳

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
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
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
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
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爲大王不取也漢書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至
此節省數語在噲傳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

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
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
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
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
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
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
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
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

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
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
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
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
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
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
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
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
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貨賂婦女而東秦民失望人或
於是韓生說項羽項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
可都以伯羽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
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錦韓生誰知之者說者
曰人言謂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項王聞之烹說者斬韓生初
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
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項王欲自
王先王諸將相謂曰
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王約天下初發難時假

此語甚精當秦亡以此絕

以此秦亡以發于利也事之利此華有不勝者無生後有指也一說文稱信矣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
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懷王
雖無功故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羽尊陽
以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
長沙郴郴縣分天下立以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
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民皆居之蜀乃曰巴蜀亦關
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參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

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司馬欣者故爲櫟陽獄
掾史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
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
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
平陽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
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
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
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
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

環三縣封之如字是矣又言爲定則從人之好奇也非因忘也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然封所未有籍書甲令不見所謂將鋗有羽死鋗既故不遇生命稱士之有功而不得其位無功寵耳

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
率帥百越粤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
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
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
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
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
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助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

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
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
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
楚地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
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
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
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
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

殺虜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從齊王市膠東而
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
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
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
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
令反梁地越迎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
之地還下時漢王還定三秦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王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

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
兵使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
因遣兵往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
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還下羽至城陽時漢王還定三
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梁畔之大怒乃迺
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
彭越敗蕭公角等時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

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行使將將數千人往行
項羽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
帝還上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羽遂北至城陽
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
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
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羽
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

人東伐楚項王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
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王皆已入破彭城收其貨
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羽迺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
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
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
睢水睢水爲之不流還下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圍
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
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而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

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
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
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
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
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羽報項
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
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散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
皆會蕭何亦發關中卒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

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
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
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
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
之河以取敖倉食粟漢之三年項羽王數侵奪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項王欲聽之歷陽
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不取後必悔之羽項王乃與
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與金四萬斤以間
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
楚君臣語在陳平傳

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
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羽王乃以故疑范增與
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於是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
漢王出降以誑楚軍遂下為王王可以間出故漢王得與數十騎於是
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
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
皆呼萬歲故漢王亦得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遁下公

周苛樅公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
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令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
公魏豹守滎陽遁下漢王西入關周苛樅公謀曰反
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
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漢今為虜矣若若非漢王敵
也項羽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生得周苛以下漢書高
紀文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
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羽王圍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遁下是

項伯有大功於
漢父子間然語
亦此羽又不能
何也又似不肯
言者

時彭越渡睢進兵圍成皐漢王逃跳獨與滕公得出成
皐北門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
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
不得西連下漢王得韓信軍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
單薛公羽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
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
韓王信連上進圍成皐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韓信軍
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盧綰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
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楚其積聚項王東攻下梁
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
地十餘城羽聞之連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乃
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亨太
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
吾翁即若汝翁必欲烹亨而翁則幸分我一桮杯羹項羽王怒
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
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羽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
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
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
鬭力項羽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
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羽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
戰樓煩欲射之項羽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羽
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羽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
而語漢王數之項羽怒欲一戰漢王不
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
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從
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
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
自立為齊王項羽王聞之恐使盱台人武涉
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
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
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
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羽王怒悉令男子年十

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
項王羽曰彭越強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
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
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之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
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
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故塞王羽
以項王信任之羽至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咎等破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羽軍至漢軍
畏楚盡走險阻是羽亦軍廣武相守連上乃爲高俎置
太公時漢軍盛關中兵益出食多羽項王兵罷食少絕漢道陸
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勿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羽
王項王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隨
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
皆呼万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
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羽

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
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
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進兵追羽項王至陽夏南
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
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故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
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
彭越兵及
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
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
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
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
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
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自信越之兵至
此漢史高紀語小異劉賈軍從入楚地圍壽春並行屠城
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
劉賈彭越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詣項王項王羽
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

四隊四嚮故復會爲三處閒合使不可測者四隤山爲圜陳則一大陳耳圜外

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姬
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迺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
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闋美人和之
羽項王泣下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項王乃
上馬騎麾戲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直潰圍南
出馳走迺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
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羽項王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羽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迺乃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羽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
敗北遂伯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
君潰圍斬將刈艾旗令迺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於是引其騎以爲四隊四因四隤山而爲圜陳
外嚮漢軍圍之數重羽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

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亦似以直向後

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項王大呼馳
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殺漢一將是時赤泉侯楊喜爲郎騎將
追羽羽還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喜人馬俱驚辟易數
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羽項王所在居乃分軍爲
三復圍之羽迺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
聚其騎亡其兩騎迺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服曰如
大王言於是羽遂引項王乃欲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
待謂羽項王曰江東雖小地古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無以渡羽項王

笑曰迺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亡无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
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无敵嘗一
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迺乃令騎皆下馬步行
持短兵接戰羽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羽項王身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迺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
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公得迺乃自剄刎而死王翳取其頭

殺頡勇於搏擊猶永有所如此婦人之仁

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
亂相蹂踐爭羽
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
人共會其体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
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
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
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
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
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
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
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
贊 亦有言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
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
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
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
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

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失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漢方駕卷二十尾

史漢方駕卷第三

浙湖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世家二十三　漢傳九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

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說漢王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

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八千戶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
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
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
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
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
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
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千秋時爲謁
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
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
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
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
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
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
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
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
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
二千戶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
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
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
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
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
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
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
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
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
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
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
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

說相國從其計上說其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必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人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今

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後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

臣莫如主孝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何子祿嗣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延子遺嗣遺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嘉子勝嗣後有

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戶二千封建世為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䜌長喜為酇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漢方駕卷第三

史漢方駕卷第四

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世家二十四　漢傳九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秦司馬欣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

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
爲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絶河津還擊趙賁
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
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
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
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
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
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
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

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
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
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
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
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
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
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
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

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
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
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
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
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
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
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

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
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
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
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
田既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
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
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
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
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

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
戶世世勿絕參
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
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
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
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
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
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
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
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
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

木詘即木訥長大不可解

更一遵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
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
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
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
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
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
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
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

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
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
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
既洗沐歸時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
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
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
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

參平生一經七十創數夥外本無可有者無蓋公一奉妄所用乎天散無蓋公以米小夫歎呼又生管害只足一儒們滿高求許參爲終不可無以其經不一讀也

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曰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子宗嗣有罪完爲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淸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極言合道獨言其語最合道第倒一語字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孟堅取子長贊相國贊附參共

史漢方駕卷第四

史漢方駕卷第五

浙湖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世家二十五　漢傳十

留侯張良者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

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
秦嶢(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
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
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
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
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
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
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
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
(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
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
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說
我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
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
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
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
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
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
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
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韓王)成之國
(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在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道項)乃
(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此)故
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
以爲侯又殺之彭城 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
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
(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
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梟將與項王有郄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
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
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
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兵北
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
多病未嘗特將也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
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
楚權酈食其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誅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失德無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

此其君臣百姓必皆爭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
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面稱伯霸楚必斂衽而朝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酈生酈食其未行張良
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
楚權者具以酈生語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
臣請借前箸以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武伐桀紂而封其
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
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式釋箕子
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
門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三也矣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錢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
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
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
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五矣休馬華

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五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天下不復輸
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七
矣且夫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
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
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
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八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

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後漢四年
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
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
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
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
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
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
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
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張良為留侯

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
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
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
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又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
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

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
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
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
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
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
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
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
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

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
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
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

四人者在當時必知名又高帝嘗招之不出而人不知有子房知之上高此四人者見迺則此必以爲難於致

須知此乃足是謀士語

諫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

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

又閒及羣臣送至灞上

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

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迺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

并首尾奇事

辱故恐而亡匿今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迺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留侯從上擊代出奇

計下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迺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仇彊秦天下振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迺乃學辟穀道欲引輕舉身高帝崩呂后德良迺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後六歲薨諡爲文成侯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歲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寶祠之及留侯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留侯不疑嗣侯

孝文帝三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漢方駕卷第六

浙湖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世家二十六　漢傳十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弃之及平長可娶妻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予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取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此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下當有寶器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十人俱進賜食

此吾亦古人所不敢道

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
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爲
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
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亾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共
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
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
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
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
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亾而歸楚歸楚不中又
亾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
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以召讓魏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
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
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
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
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
乎漢王召讓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

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
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
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
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
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
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
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弗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
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
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
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
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
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
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
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

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

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

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亨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

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
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
其城望見其屋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
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
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
是乃詔御史更封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
戶牖其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擊臧
荼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
計或頗秘世莫能得聞也高帝從破擊布軍還病創徐行

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擊之既
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
用陳平謀而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
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
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
后女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
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周
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
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
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
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帝是後呂須讒
乃不得行樊噲至則即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漢見
下別起陵傳王陵者故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
兄事陵漢下及高祖起沛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
漢下爲右丞相二歲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
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
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
妾語陵善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毋無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祖之仇而陵又本無
從漢之意從高帝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安國侯既
人少文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
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
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
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
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奪之相權陵怒謝病
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薨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
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
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
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
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不治監宮中如郎
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前爲高
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陳平爲丞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
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
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

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
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
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
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
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
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
歲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
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者謂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
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
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
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
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
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

安中盜賊數又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
平遠矣居頃之絳侯勃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曰獻侯傳子共侯買代
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
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
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
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及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
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
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

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漢方駕卷第六

史漢方駕卷第七

浙湖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世家二十七　漢傳十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
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
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
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
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

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
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
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
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
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
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
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
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

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

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定雁門郡十七縣雲

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

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

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

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者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諭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既(立)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十(月)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厭之(即)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以)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吾)朕所重其(爲朕)率(先)列侯之國(乃)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

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勃獄辭(廼)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勃復爵邑(絳侯)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也(絳侯)勃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薨謚(爲)曰武侯子勝之(代侯)嗣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復爲條侯(續絳侯後)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乃封亞夫

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
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
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
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
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
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
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
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
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如亞
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
夫爲中尉孝文帝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
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
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

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迺
可制也上許之太尉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
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
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
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閒
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
抵雒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
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
搜殽黽閒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爲護軍亞夫至會兵

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
壁而守梁王日使使請太尉亞夫太尉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
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亞夫不奉詔堅壁不
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
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亞夫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太尉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
不得入吳兵楚兵既餓乃迺引而去太尉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
之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

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亞夫)有郤(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迺)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景帝)廢栗太子丞相(亞夫)固爭之不得上(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景帝)讓曰始南皮及章武侯(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

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景帝)默然而止(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上(景帝)居禁中召條侯(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亞夫)心

不平顧謂尚席取櫡(箸)上(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條侯(亞夫)因趨出上(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亞夫)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亞夫)條侯(亞夫)不對上(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邪 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迺)葬器也何謂反乎(邪)吏曰君(侯)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亞夫)條侯(亞夫)

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上(景帝)乃(迺)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亞夫)果餓死死後上(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

臣國家難使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漢方駕卷第七

史漢方駕卷第八

浙湉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世家十八　漢傳一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　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
威衆耳迺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已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
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
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
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
殺尉陳勝佐之幷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
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

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
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
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
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之收兵而攻蘄蘄下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
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不勝守丞
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
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

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
當此時於是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勝
乃以吳叔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
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
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
彊為楚王嬰後聞陳涉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勝
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
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廣不能下陳勝王徵國之
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

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勝王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
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
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
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
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勝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
為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勝王乃遣使者賀趙

而從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張耳子張敖為成都
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
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
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
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
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
已立王趙又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
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

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
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
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
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
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
軍敗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
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
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
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

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
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
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
陳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
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
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
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

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
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
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
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
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
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
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
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秦陳勝葬
碭謚曰隱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

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
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
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
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
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
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
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

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
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
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
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
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
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
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
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勝

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
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
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
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
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
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
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

史漢方駕卷第八

史漢方駕卷第九

浙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傳二十九　漢傳二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

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謝罪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家國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耳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

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與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
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
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
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
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
不嚮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
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

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
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
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
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
徐君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
通傳逆下趙地聞之此下接入通傳通說范陽令徐
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
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對曰秦

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
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
所以不敢倳刃於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也今天下大亂秦
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將爭倳刃於公之腹中以復
政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者也今諸侯畔秦矣
曰何以賀得子
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
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肯使人願聞其故生
信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
通且見武信君而說文
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
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用誠聽臣之計可不攻

而降城不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
乎武信君彼將曰何謂也蒯通臣因對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
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以其
城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
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
皆將相告曰先降而身死必
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
亦不敢殺其令令
若以黄屋朱輪迎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
燕趙之郊燕趙郊見之皆將相告曰此范陽令先下
若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
而身富貴以相告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

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遣通，通送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

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

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

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什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

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

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
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不敢受陳
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
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
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
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
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素亦數聞張耳賢

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
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
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
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
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
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

人有不中似張耳者高祖以耳故意不下忘衡哉此無事者患做

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
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
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
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
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
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
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

耳同姓立其首王尚出亦益一年矣以帝元矣其子耳故人定

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
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
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
襄國漢四年夏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秋張耳薨謚爲景
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
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
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
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
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敖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

一倍肖乍背長張耳之遺風

鼎楢人即去不必有此史怠意

立今王事高祖皇帝甚恭皇帝而高祖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皇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也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

引廷尉者兼信不乎又好皆欲高上爲人所誰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自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

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

元公主爲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

侯敖復高后六年薨呂后太后立敖子偃爲魯元王以母
呂爲太后女故也又憐其年少孤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
張敖他姬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諸呂而廢魯元王及二樂昌侯信都侯
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薨子生嗣
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
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
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贊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皆
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
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人蓋之盖卽是矣

史漢九卷

史漢方駕卷第十

浙濟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 三十一　漢傳三 四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寗陵
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勝
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
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
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
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
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
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
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
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
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
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
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
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

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豹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長

越莫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無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

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矦曰諸矦兵不從爲之柰
何留矦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
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
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相國從
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李奇曰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
所以語韓信語在高紀
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矦策
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
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
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
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
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
見讓而往往即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
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
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
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來欲之雒陽道
見彭越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
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越王壯士也
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
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
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
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
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戲笑之布已論輸驪山驪山
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
曹偶儕類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
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
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

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
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以項梁號為武
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
諸將英布亦以諸侯將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
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
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
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渉渡河擊秦軍布數有利
籍迺悉引兵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
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
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
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前鋒項王封諸將
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
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
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
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

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
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布
又多其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與
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
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
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
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
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
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
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
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
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

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
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
戰彭城下今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
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
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
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
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
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

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
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
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兵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
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
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
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
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
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

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
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
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
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
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
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漢王

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
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
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
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
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
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
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
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對衆
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

子長蹙叙布來歸未嘗失臣子但其不朝者乃自以怵然激之耳有辟布之心而恐之以甚爲不可解矣

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布七六年朝陳八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何所以長布厚矣並符淮陰何如其薄乎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病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道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以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

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薛公曰往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此三人者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薛公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
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
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
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揣籌之東擊荊荊王
劉賈走死富陵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
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

廼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
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
大戰破布軍敗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
南布故舊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誘布僞與俱
亡誘走越故布信而隨之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
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列期思侯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
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
以滅國

史漢方駕卷第十

史漢方駕卷第十一

浙浙許相卿台仲甫　撰斬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傳三十二　漢傳四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
厭之者常數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信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
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怒竟絕去至城
下釣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信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
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
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
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
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
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
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
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
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
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所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
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
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

陳大夫之勇也見婦人之仁雖言

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
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
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漢王曰然信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不
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弗不如也然臣嘗
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烏喑惡叱咤千人皆
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姁姁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

說得有本有末此非泛泛膚語之少哉

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又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
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
所過無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
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而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入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入武關秋毫無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
秦民無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
關中關中民咸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入漢中秦民無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
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殷王皆降合令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

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
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
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
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往說
魏王豹豹不聽乃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
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
耳遂進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
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使

原缺第六葉

人謂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信俱進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

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

王欺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必有一得

伯…成安君得…

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服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之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示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於是用

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九江王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四年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令擊齊酈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遣使使於楚請救此下記移與通傳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

原缺第十一葉

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而亨之因敗走高密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傳止此使使之於楚請救齊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旅久戰其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廣楚卒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

史漢方駕卷十一 韓信 十一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參分天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耶乎韓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

史漢方駕卷十一 韓信 十二

韓在通傳漢此下剃通入通傳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因請間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標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流離

容容猶顒顒也 鈔又曰苟且容 而已

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
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
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
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
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
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
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
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
無所歸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其執固不

必主度羽何以能送 漢必可乘也

割大弱強以立 諸侯欲見其棄 之先我者漢統 勢漢而立其旅 令齊無地可割 故其削之不如 其地削為足之

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
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
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
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
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
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
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

從何隙而動因 其可割者弱之 因乘北諸侯以 自輔對下文齊 故非自割弱也 諸有深淺操有 遂後意在言外 不當去去之大 有所失

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
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
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
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
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
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
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
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
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
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
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
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
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
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

略震王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徇趙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二十萬
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
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戴震
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
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
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存亡

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
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
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
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
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
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
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
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也時

子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
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
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
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
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後亡歸信漢王怨眛
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欲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
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
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

首謁高祖於陳上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
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
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
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
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
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
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
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
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
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而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
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
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
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
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

反上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
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
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
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
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
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
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
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

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
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召欲亨之通至自
說釋非誅語在通傳漢信傳止此以下蒯通入通傳
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
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
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
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

太史公於蒯生與通信俱削其言武涉已去蒯通又來此皆可以當法物其中又有成安君武又有武龍且者隨筆簡筆點染余為並不能別為蒯傳哉漢移此於後見贊之見也

堯堯非不仁狗各因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
先得天下銳精持鋒句句爭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
能耳又可盡亨之殫誅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
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
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補過進賢進能
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

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
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
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
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
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
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
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
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
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

多見評者以蒯通說韓信如道球承其大旨為贊不知贊作傳外者情所不足或以寄其未盡後人舍此求之未許也

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
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
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
人終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漢方駕卷第十一

史漢方駕卷第十二

浙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傳三十五　漢傳十一　樊噲　夏侯嬰　酈商　灌嬰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𡵉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

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

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王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

隨筆自見非有意

還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

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皇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

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十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

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

一□□□□咽而長孔後下少年所益但若然觀謀留開中詐閡做恨報並解術者哉只一孫字不見是何人何謂弟有其亦蒼祥出來故更不用容不用日而高帝例之即非吉矣字非新也

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得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所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於烏氏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眜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病不治事却之使令其子又見其負棄此其右祖可知傳不被頭

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
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是歲商
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孝景前
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
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
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
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
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武帝時為太常坐法國除

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
食邑凡百餘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
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
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
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
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
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
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謂傷人為罪重則殺人人當何如獄當時傷嬰外又傷別人也疑但嬰乃自謂元不傷嬰特嬰厚故嬰證其不傷人故坐繫若身自受傷故從不傷則傷亦在又惡之而字

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
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
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
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
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
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
賜爵封轉為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
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

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
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
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
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
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

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從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

起陽武至襄邑下上例道消倚所從

上有以列侯遷以御史大夫投是

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
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
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
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
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
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

師師見嬰長騎事

如漢王所得如信自立皆文可省然正欲以此見先後耳者

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
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擊破其
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
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旋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
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
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
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

此周蘭也然復字又似是必當述者

此分合皆有考

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
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
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
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
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
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

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
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
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
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
騎於硰石至平城為胡所困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
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

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
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
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
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
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
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
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
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

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
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
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
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
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
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
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
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
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
侯十三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
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
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鎡基不如逢時信
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
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
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
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
親可也

史漢方駕卷第十二

史漢方駕卷第十三
浙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八　漢傳十一　傅寬 周緤 靳歙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
攻安陽杠里杜 擊無擊字 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
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

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
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
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
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傳
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至曾孫
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誅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
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
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
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
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

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
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
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
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
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
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
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
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
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

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欽卒薨謚為曰肅侯子亭代侯嗣有罪一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韓信軍襄國軍乍利乍不利戰有利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十二年更封緤為

此數子皆當才同未嘗兩分形大校已得其緊至萬石亦子何遜者或口篤厚亦子是反諂猾今古難老師也

蒯成侯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薨謚為曰貞侯子昌代侯嗣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薨謚曰康侯子仲居代侯嗣坐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漢方駕卷第十三

史漢方駕卷第十四

浙嶲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六　漢傳十二　張蒼 任敖 周昌 申屠嘉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其子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亾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

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苛周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漢王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

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

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

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趙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之迺使使召趙相相周昌至謁高后太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堯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趙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

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孝文
元年薨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
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
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
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
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
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因秦時本
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時等其端緒而共正之

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
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
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
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
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
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天下以為程品……皆議之

草立土德時之曆制度更元年張蒼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
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蒼遂病
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
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
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
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
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
而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以后尺八尺以類孫六尺少減為祥耳古今人物高品無不有性情所……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
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
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祖皇帝者悉以為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張蒼已
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
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
有行故欲相之念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之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

漢亦無人又見無一可者

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景帝至朝丞相嘉奏請誅內史錯上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史漢方駕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五

浙嶽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七 漢傳十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酈生食其者陳畱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
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
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
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
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畱
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
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
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
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
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
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
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聚徒合義
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
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
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
者也夫陳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善知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
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
隨之遂下陳畱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
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
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
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
屯鞏洛以距楚酈生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
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
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馳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
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
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
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
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
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

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
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天
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
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
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
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
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
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
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
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

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
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
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
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
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
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
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
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

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食其引兵東丞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賈至尉他佗魋結箕踞見陸生賈陸生因進說他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正諸侯豪桀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籍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塚夷滅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皇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迺比於漢尉他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賈橐中裝直千金他佗送亦千金陸生賈卒拜尉他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帝大說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
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
成敗之國賈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往
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

史漢方駕卷五　陸賈　七

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
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
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數見不鮮無久溷女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
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
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賈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

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
平曰然爲之奈何賈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
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
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
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
錢五百萬遺賈陸生爲飲食費賈陸生以此游漢廷公

史漢方駕卷五　陸賈　八

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
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
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

朱本不取辟陽侯而陸生云以其付技義不知君處他無言有未知則為居死矣如字迎矣

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
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 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
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善乃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 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
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
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
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久之 辟陽侯幸呂太后
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因不可令取容久求見閎籍孺非其所有難言者又未嘗不知孺也

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
辟陽侯困急 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平原君不 平原君辭曰獄急
不敢見君 乃求見孝惠帝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
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
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
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
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

情也失其子名

自朱本傳從乃世所傳酈生書

倍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
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所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
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
侯以諸呂故 孝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
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
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
遂自剄 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 乃召
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乃罵單于遂死
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

也細其問不可知皆可言為子長好而存之

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
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
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
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
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
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
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
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
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
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
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
能士也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
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
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
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
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
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
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以成足下橫行天下莫
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廼夜
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
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
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
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
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
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
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
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
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廼
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
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時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如此而不著其名惜哉

史漢方駕十五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六

浙海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三十九　漢傳十三　劉敬　叔孫通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宜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雒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都洛以此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彊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

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詔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示天下弗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吏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論誅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

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

罵曰事先生數歲年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上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

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振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奉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

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十數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通

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通爲奉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民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乃詔有司立原廟原

謂衣冠出複道下乃曰乘宗廟道上行哉使人以此爲出游寬樂之使往故示光德於事無縣防微漸之情乃因其所求化者爲橫折似此不然此求何足爲孝亦復何出哉

太史公以劉陸爲一類附以朱建三人事聯絡出入故也至劉敬叔孫通皆以其所自絕世不遷不跪大異操相似漢書此兩

同之類以爲首語之稱也不相類至以叔孫約說叔劉敬後能可失其矣叔孫何德哉哉

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太史公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後出猶不免興誘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辱責從容乎動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史漢方駕十六卷終

此周氏脅甚在朱家已是族用朱家者而其役朱家任俠并家人費之不託之古人如此深厚

一馬之車也軺車即其北之滕公所以能所爲者皆將此人其成之其如人其況闕之質臣也史從家求家之詳與兼輕重錯落殊吳漢別去大孝

史漢方駕卷第十七

浙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　漢傳七　季布欒布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
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
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
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
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
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
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以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在其

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
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
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
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
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
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陛下也

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
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
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
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
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

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
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
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
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
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
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
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
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

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
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
傚丁公也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
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別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
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
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
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
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
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
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
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越居梁地與漢合從苦
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
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
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
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楚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
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
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爲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
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漢方駕十七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八

浙嵜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一　漢傳十九　袁盎鼂錯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其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

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
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
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
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於是上不復信
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
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趙同泣下車上文帝從霸陵
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
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如
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
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
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
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
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
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
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
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
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媿其吏乃
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乃見之盎因跪
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
之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

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
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
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
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
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
天下賢英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
智而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
所居坐盎去盎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
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
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
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
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
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
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鼂錯去固恨甚
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兵乃可罷上拜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
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
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
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
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
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去袁盎驅自追之

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
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
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
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也盎乃
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十里明
見梁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
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
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
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
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
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
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

洲若江忻聞説人呼子胡意借以不闘不日予長然觀而徒猶先生蒙福群多論歛知脩史别有其才有從史又有史金不忍刺客何奇士之多也然卒不免

先郭先生渡陵生卞役又渡郭公為先生至見可以為不對此先甚矣

凌錯對言極大于出於術數此臣者所共韙也雖然花山出於諸吉爲錢之口人成能沉人以成敗是非論人且復有所謂是者觀千古之下究儒生之解而不悟所謂以陛下為心一洗尤可恨

進説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迺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迺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亡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乃）詔太常使

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説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大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説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説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惟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云云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听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云云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云云後詔有司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

帝親除六害去亂從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
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
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
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
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
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
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

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
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
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
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
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云云時賈
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凡三十篇
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
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

爲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壖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壖
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
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
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
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
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
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
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
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及
吾身死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俱反以誅錯爲名及上與錯
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袁盎
盎進說上令鼂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

漢傳載錯言語事已多敘於其死不往邊略之前表盎等作共王傳故此傳不詳復評各自得館

相如吳臣田祿伯爲人峭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盎爲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

削地非錯謀也自謂生禍矣袁盎讒而滿意者漢廷諸臣無不知當削使亢長及已論且夕耳錯自文帝家令時數教言又上書言其志臣之用心合是死大常謝其父以

衆人之見也以錯之智豈不知說人之口語時已時身後身家族之慘哉如氏發矣

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禁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公時鄧公先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贊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銳於果於用辯身亦不遂

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変更諸侯発難
爲国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觜之經於溝瀆亡
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変古乱常
盎棘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
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史漢方駕十八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十九

浙濟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傳四十二　漢傳二十　張釋之馮唐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

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

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

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
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
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黄
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
既已人或讓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
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
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

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
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
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
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
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爲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
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
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
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

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
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
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
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
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魏尚槐里人也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贊 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史漢方駕十九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

浙潛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傳四十六 漢傳五 吳王濞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弃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
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
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一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
王由此怨望稍失藩臣之禮稱疾病不朝京師知其以
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所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
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
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病及覺見責

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
於是天子乃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
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如此者四十餘年
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
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
此吳王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

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
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
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公即
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
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
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
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常山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
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
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侯皆畏
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
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
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
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削諸侯之徵
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曰舐糠及米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

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内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

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

漢庭終未能給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當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南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

徐者固死生聚北衆入關漢作轉非也固將也 又寫出若淮南識意何其重也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卒(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

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話怎婦人亦非家衆所有何悉漢朝風氣恍然知此後人修史未等天下不對策又書開亦足矣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佗)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

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爰)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問以吳楚之計此下至上卒問盎勝人錯傳)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錯

錯在計其實不足恐者本有何

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恨）上卒問盎（錯傳止此）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以）反（爲）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毋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在盎傳自吳楚相遺書至此本傳錯傳互見今從）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漢自盎裝治行至此入錯傳則違袁盎未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

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它奇道難以（就）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它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吳老將老將曰此（少年）年少推鋒之計

亡之政在此哉

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
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
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
王濞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
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得王一漢節必有
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
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
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
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
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城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
至癰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
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
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
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
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
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

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
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
濟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
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虐暴今卬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
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之無有所置敢
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

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擊
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
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
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
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
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
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弃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乃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晩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之不聽漢

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

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以使其衆以擅山海之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防此矣朝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謂盎錯哉

史漢方駕二十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一

浙湝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傳四十七　漢傳二十二　竇嬰　灌夫　田蚡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

嬰不顧害太后引經防微見忠臣也

謂失王孫字亦疑不必其字也或班誤據此

士賓客爭歸之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勝

消去建元後錄二年六年何也 鈍不切

為周陽侯蚡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
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客計策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
安侯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
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
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
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
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
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
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
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
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
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
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
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
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曰此欲復為新垣

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
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
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
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蚡為丞相
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
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京師相非痛折節
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
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
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
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
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
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
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
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
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

否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意而獨厚遇灌將軍夫也
灌將軍夫者字仲孺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
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
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
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
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軍法父子俱從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而

人及從奴十數餘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
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
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
軍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
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
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不稱
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武帝初即位以為淮陽天
由是復為
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

所然諾必踐而後已

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
坐法免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
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
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
通無非豪桀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
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

引繩以批捋人也謂兩人共引一繩以排批人即刻恥不欲將似人有根恨之語批猶言消之批

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
夫引繩批排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
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也灌夫嘗有服過丞相
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
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
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以語
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
灑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

言安宜往大夫不宜游謝服不當請之非謂之不宜不來也言往謂以服請猶飛亦不得來也

來（魏其嬰）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蚡）（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蚡）尚臥也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蚡）（謝）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蚡）（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蚡）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蚡）使籍福請（魏其嬰）城南田（魏其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

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蚡）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丞相蚡）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嬰）過

漢作無所不可愛數頃田無不可獨數頃田三字上下說好

（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嬰）（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嬰）爲壽獨故人避席（其）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蚡）（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武安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灌賢）曰（平）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嬰）去（麾灌）夫（夫）出（武安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蚡）陰事（魏其嬰）銳（身）爲救（灌）夫（嬰）

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
救邪（魏其嬰）（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
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
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嬰）食曰
東朝廷辯之（魏其嬰）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
得過（乃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
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嬰）度（不）無可奈何因言（丞相短）（蚡武安蚡）
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附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卬）視天而
俯畫地辟（睨）（脫）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
不（知）（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
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
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
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
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支大於（本）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

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
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
已使人候（伺）司具以（告）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
而人皆藉吾弟（成）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矣）且帝寧能
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
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
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蚡事武）
（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
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安國）良久謂（丞蚡）
（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
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齚舌自殺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武安蚡）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
簿責（魏其嬰）所言灌夫頗不（讎）（數誤）劾繫都司空孝景
時（魏其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
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嬰迺）乃使

言罪夫律當罪全不可一字爲引用可耐聞即恚病夫欲故不必爲勤也

先後不明史記皆然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

一事三傳上休之處皆傳各有其本而出入如一人不只是杯酒間意從魏其見嬰慮居息而朱之成從後與蚡與夫位灌夫起名戶武侯夫身南人自相得於其間有錯綜經紀消沈其中升好辭賞案屬間或辭或合又有沒語將御史反覆從容其間他皆倣形容於段位次各操皆當非只作杯酒間截然可不安

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

得如許可歎可慨哉至上又及後東牟削能言全平步被奏之有無數者今人作文時當數說大事不知事尤精大小平淡其處細知使人舉決方恰有人竟被惡言嗚當特其傳爲二鳳所得既可觀也語特表傳而蚡不足恤其矣此非所也

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
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
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漢方駕二十一卷終

父兄帝王語雖[illegible]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二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四十八　漢傳二十二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字長孺梁成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以至親故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不善也太后知帝弗不善迺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不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壹一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

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小縣驅馳國中欲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不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帝言之帝心迺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不得內史安

本文定論安國直以發言之妙及聞者則以形以物見也讀此語為万世矣不可讀无、

[illegible]

國間說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
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
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
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
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
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
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而
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詭勝卽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
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家居建元中武安
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
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為北地

[illegible]

[illegible]

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遣安國及大行王
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
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興
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
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也得其地
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且彊弩之
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
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
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
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
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
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
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
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
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
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
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
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
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
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
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

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
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
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
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
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
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
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
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

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
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
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
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
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
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
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
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
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
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
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
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
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
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
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
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

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
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
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
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
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遁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
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
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
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

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
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
然而許之聶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
邑城下示視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
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
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
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
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
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

案伏三十餘萬 作伏兵車騎材官 [illegible]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
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
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
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
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
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
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
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
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

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
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
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
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
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
后以丞相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
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

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蘢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壺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斯鞠躬君子也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三

浙湖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傳四十九 漢傳二十四 李廣 李陵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殺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

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之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大守

廣名將也由於是入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
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
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伍行陳就善水草頓屯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
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自便然亦未嘗遇
害不識曰李廣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
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
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

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
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誘以使大軍伏馬邑旁谷
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
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閒絡而盛之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
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抱推墮兒取其弓

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
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
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
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
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
徙右北平死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
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

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
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
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服是以名聲暴於夷貉
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
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
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居右北
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界廣在郡
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天視

之石也(他日)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
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
射殺之(運下石建評)廣廉
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終廣之身爲)
二千石四十餘年(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生產事廣爲人
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
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
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
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
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
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及其射
猛獸亦數爲所傷云 居頃之(運下元狩四年大將軍)石建卒
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
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
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
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
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
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告(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
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
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
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
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
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
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
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
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
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
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材能不及
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
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
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

太史公稱贊言李將軍不幸數[illegible]未能傳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語[illegible]

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
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廣歷七郡太守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
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
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

不可屯也亦不可行水草少云

屯行廣辭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
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
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
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
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
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謂其數奇未嘗不知其才能也當其隊漢只欲爲青塊故于長又一說云恐不得所欲而大將軍又欲使敖獲侯於何謂單于可破乎得矣至封書與莫府計勢欲不可近

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
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不問狀曰青欲上
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
之莫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
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
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
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使長史持糒醪遺前封書問

使長史急責廣對不對行失道兵知見其以皆不可少

痛哉天亡大夫一軍皆哭者

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
椒敢皆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
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
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中時敢從驃
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詔賜冢地陽陵當
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
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
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

安能於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知此而可者不今在哉

敢以一戰代廣爲郎中令又且侯矣

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迺擊傷大將
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
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故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
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
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亦有勇嘗與侍
矣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
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
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
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此下別起陵傳　李陵字少卿既壯選爲侍中建章監監諸騎善
騎射愛人士卒天子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李氏世將有廣之風
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
形不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備胡數歲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
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
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
留屯張掖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
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召陵欲使陵爲貳

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所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
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
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匈奴兵毋令專鄉走貳師軍也上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
日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
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
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
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
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
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
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

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
教博德上書延詔博德吾欲與李陵騎云欲以少擊
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
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
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以陵敗爲至陵傳終勿知此止亦得体漢書詳盡可愛

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
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
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
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連弩射匈奴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劉云非此[illegible]

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
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
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
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
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
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
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
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
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
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
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
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
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
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
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

矛可以爲杖也設爲此語以待考索

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
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
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
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
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
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
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
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
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

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
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
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
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
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生還天子客遇之況於
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
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
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
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

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
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
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
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
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
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
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
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

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
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
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
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
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
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
匈奴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
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
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

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
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
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
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
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
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
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
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
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

陰諭之言可遂歸漢也後陵律特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出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中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史漢方駕二十三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四

浙湖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傳五十一 漢傳五十五 衛青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者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其父以縣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武帝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

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
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
太僕公孫敖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
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
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
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
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

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
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
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
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百
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
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
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
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
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
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
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
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
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
還，益封青三千戶。」其後匈奴比歲入殺代郡

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
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
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
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
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
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
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

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數十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
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
青六千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
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
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
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裂

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
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
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
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
為麾戲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
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
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
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

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
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
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
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
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
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
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蘇右將軍

建趙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
餘漢兵且盡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
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
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
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
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
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
于鏖為力戰一日餘士皆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
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大將軍曰青幸得以

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 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 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 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 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師率減什七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

所殺傷亦過當傳望侯壽 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壽坐行
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去病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去病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上天子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過小
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
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
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
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
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

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
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
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
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
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
捕虜七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
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
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
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

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
留落不遇耦由此驃騎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
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
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
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
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
以聞上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去病
將兵往迎之驃騎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
邪王裨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去病乃

去病後入渾邪王之中斬其不欲降者八千人 反言別斬其可以斬作小之邪

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
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鉅萬
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
侯鷹庇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

渾邪功臣表侯表作渾邪表傳不同前後誤者

樂侯於是上天子嘉驃騎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
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於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捷首虜八千餘
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

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亾〕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役〕〔居頃之乃〕分〔徙〕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埶〕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票〕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驃騎〕出代郡令〔青〕〔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廼〕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

會日且入〔而〕大風起〔砂〕〔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特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青〕〔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廼相逢青〕〔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食其〕贖爲庶人〔青〕〔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廼〕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亾〕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於青〕〔軍〕旣〔皆〕還〔天子〕〔上〕曰〔驃〕〔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

原缺第十二、十三葉

二侯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絕
後四年大將軍元封五年青卒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嗣六年坐法
免自大將軍青圍單于之後十四年歲而卒竟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而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
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
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王
侯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
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尚平
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主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云

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
郡再益封凡萬一六千三入百戶封三子為侯侯二千三百
戶并之二萬二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及校尉
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五人為裨
將者曰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
有傳無傳者曰公孫賀
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其先胡種賀祖父渾邪景帝時
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坐法失侯

篇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
舍人及武帝立即位人歲以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
也賀出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
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
青出有功封為南窌侯後再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
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復後八歲以浮
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遂以太僕代石慶為
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
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無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

後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
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
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
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
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
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
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

師大敗也淵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將軍 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

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大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衛大將軍青擊匈奴有功封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有三子歲爲奉車都尉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八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

庶人其後伏延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穀栩人也武帝立二十八年以主爵都
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
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
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
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

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
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
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
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
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
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七百
戶其校尉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者二
人
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
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
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
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
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

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
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
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
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
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國延和中次太子敗衛氏遂
戚而霍去病亦光貴盛亦有傳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

天下之賢士大夫毋（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擇賢者勉之哉（青）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客盾
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待）士大夫招賢絀（黜）不肖者人主之
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方）此意
其爲將如此

史漢方駕二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五

浙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傳五十二　漢傳二十八（三十四）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　嚴安）少時爲薛
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
說（武帝）（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
年（有詔）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謝）
曰（臣）國人前已嘗西（用）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
固推弘弘至太常（上）（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詔諸儒）
制曰云云弘對曰云云（本傳辭）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
甚麗拜爲博士（是）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
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
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
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

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
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
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
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
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
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
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
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

方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
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
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
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天子察其行敦愼厚辯論
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之嘗與主
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天子常說
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倍背其約以順上指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實始弘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
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弘爲人談笑多
免以弘爲御史大夫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
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是
時又通西南夷東置滄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
罷敝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上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

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
奉朔方上迺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
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
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
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
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
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上以爲謙有

漢益於此以見崇儒先聖之道而乃丞相封侯其自弘始作史宜知是

讓愈益厚之卒以弘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
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
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
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
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
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弘爲人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
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
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與參謀議連下弘身食一肉脫粟然其性意忌外寬

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無遠近雖詳與善陰報其禍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連下後進
南衡山一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
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連上然其性意忌後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
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
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竊
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交此

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
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好問
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
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
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
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
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弘罷駑之質無
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
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

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
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
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
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
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
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
丞相終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

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
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惟慶
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爲平津
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
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
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
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
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
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

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
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主父偃者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
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
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
爲諸侯莫足游者乃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
將軍數言上上不省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
乃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
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
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
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
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

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
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
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
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
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

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
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
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
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
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
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
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
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
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以大憂百姓之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
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
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

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
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
各一事書奏上召見此下別起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
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
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
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
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
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
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
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
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

崩之（勢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還）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資）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

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乎哉（徐樂傳止此下附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

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也)亦三百餘(年)(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與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
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
是彊國務攻弱國(備)(脩)守合從連(橫)(衡)馳車(擊)轂(擊)介冑
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
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爲更生(鄉)(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
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循)其故俗爲(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信)(正)者退法嚴(政)(令)(峻)(苛)諂諛者衆日聞其
美意廣心(軼)(逸)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
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
(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
入(越)(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乏)越人擊之
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
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
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畔)陳勝吳廣舉陳武
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
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埶)起閭巷
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
地進至(于)(乎)(霸)(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
變之患也今(欲)(御)(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薉)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蘢)(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
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警)而外累於遠方
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
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挐)而不解兵休而
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
甲(砥)(摩)劍(橋)(矯)箭(累)(控)弦轉輸(運)(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
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宗)室之利
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

觀覽秦之所以滅者嚴刑法文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遭萬世之變則不可勝稱諱也從以安為騎馬令嚴安傳止此下進上言世務終主父偃傳書奏上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皆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遷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郎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不削而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并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偃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即五鼎亨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朱買臣難詘弘遂置偃計也元朔中二年偃主父言齊王內有淫佚失之行僻上

拜偃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迺使人以王與姊姦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迺自殺偃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偃劫

其王令自殺迺乃徼下吏治主父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切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非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迺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視雅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爲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史漢方駕一十五卷終

犬子此當時俗語以爲欣賢美讓者漢以爲嘗非也

臨邛令表敬人之因豈無倚杵理蘭相與設意設次第出此然本是一段小說耳十長以奇肯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盃至理察而尤有饒使覺人爲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六

浙湆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傳五十七　漢傳二十七

司馬相如者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侯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

之則椒矣

況爲其所悧得志一時爲笑予吉王長卿貧王吉其損友也長卿故貧不拾其身再至... 皆王吉之謀所以助王孫... 弟諸公者必多有其意

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卭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

史漢方彙卷三十六　司馬相如　二一

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

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

史漢方彙卷三十六

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

也卒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象野犀窮奇獌狿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𠖥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獠於蕙圃媻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

烏有為齊難楚

誇齊之大

闐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
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
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
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
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
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
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

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
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
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之惡
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
累於楚矣且齊東陼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
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
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
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
端鱗崪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

明天子之義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
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爲無以應哉無是公听
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
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
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
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
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獵之樂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
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

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
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
鄗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
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
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汨乎混流
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
涌彭湃滭弗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
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
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

砏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
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
佪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
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
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
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
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
盧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
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巃嵸

崔巍深林鉅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
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
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
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
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流夷尃結縷欑
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
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
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
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芒怳忽視之無

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
踊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
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
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
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
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
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
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
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

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巖山嶫刻削
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琘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
駁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
孰黃甘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
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
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
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氾檘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
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
茂攢立叢倚連卷纍佹崔錯癹骫阬衡閜砢垂條扶

非木間之獸

宮館多且備

庖厨不徙後宮不移又似日出入海然如白晝山林變化來寫乘儀狀

陵陂阻獵奇獸

踢山輕禽蹴然之狀捷而絕於軼電光矣又追光耀於後如神如雷又如見怪

於落英幡纚紛溶蔘(旖旎)從風瀏莅芔歙(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蝚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

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陖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廌格蝦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

注之於不可及
賦之本意於是
為最
極尚遠獵奇物
先中命處即如
欲助而射正
中之類清麗正
在阿堵

以空虛獵飛禽

東與游歷

校獵

娛樂

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轔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䲹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閵轢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與其窮極

倦𠜊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閶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虙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絏，眇閻易以戌削，媥姺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

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

域重譯請朝(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鄉風)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

數曰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
男等同 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
君皆請爲內臣 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
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 還報天子
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
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
書藉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
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
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
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結
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
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
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

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
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
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
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
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
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
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
騖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

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域)舟(車)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嚮(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柯)鏤零(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

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睹)者未(視)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豕)馳逐野(壄)獸相如(因)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豐)蓬蒿馳乎丘(虛)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
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
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
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𧮪
兮谽呀汩淢靸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
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
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

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
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
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
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
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
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
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
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

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
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
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
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
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
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
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
偃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
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

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
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
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
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
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
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
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
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

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
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
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
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
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
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
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
曤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
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
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
噍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脩降兮
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
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
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
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
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相如既

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
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
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
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
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
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
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
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
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
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
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
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
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
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
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

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遊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

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
革不必諄諄傲類託寓諭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
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
太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
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
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司馬遷循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之
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
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與詩之風諫
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馳騁鄭衛
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
篇

史漢方駕卷二十六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七

浙江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傳五十八　漢傳十四 淮南王安 十五 衡山王賜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
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
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
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
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
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
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
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
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
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
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
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
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
獵與上同車（漢書作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
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
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
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
請罪　孝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自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
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
子
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
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
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
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
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未畢昆
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

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欺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
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
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
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
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
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
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

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
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
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
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
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
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
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
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

故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国秦始皇殺兩弟
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亾代高帝奪之国以便事濟北
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冊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親戚
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亾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
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
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
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亾名數自占者內史縣
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
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
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
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
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
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伏地待誅不敢起
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
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
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

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
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
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
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
罪亾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
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
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
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
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
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
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
者六人為亾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苦之使使者賜棗
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
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
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
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
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
長願入見長怒曰汝欲離我自附漢長所犯不軌當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
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
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
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
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
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
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
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
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

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
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
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
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
以驕故不聞吾過故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
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
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
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
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
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
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
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
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

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我貪淮南土
地邪迺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
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
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迺
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其厲王三子王淮南故
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
陽周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
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
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

應吳臣願爲將王迺乃屬之相得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
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不聽而往來使越吳
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
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
衡山王王於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
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
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
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
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
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
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
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
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
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
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
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
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
多賜予之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

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
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
王后生太子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
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
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
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
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
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
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

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長安
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
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
明詔下其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
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未定猶豫十餘日未
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
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
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也是時
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
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
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
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
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公卿請廢勿王詔不許公卿
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
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

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
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
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
其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
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即王怒以爲妄言
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
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
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
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臣）運下王有草子此下却入伍被傳伍
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
以百數被爲冠首夕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
後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計事謀呼之曰將軍上被悵
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
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
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於是王怒繫
伍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
史漢方駕卷三十二　淮南王安　二十三
曰不直來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
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昔文王壹動而功顯
萬千千世列爲三王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
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
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連下王曰方今漢庭治乎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大王毋無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被傳連下往者秦爲無道殺
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尚詐力任刑法罰轉負海
瀕之粟致之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滿野
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室而五又使徐福
千里於是入海求仙藥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
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
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
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大
史漢方駕卷三十七　淮南王安　二十三
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室而
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
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
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南越行者不遂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
亂者十家室而七被傳連下與萬乘之駕客謂高皇帝
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歲
陳勝吳廣發矣大呼劉項並和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
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
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

而立爲天子以成帝王之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祖皇帝
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
今陛下臨制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采山銷銅以爲錢東煑
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之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
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珍寶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
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擧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
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
身死絕祀爲天下戮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
者何也誠逆天道違衆而不知時也方今
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
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
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
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
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
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
爲群臣先身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

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
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
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
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
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
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
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
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既聞
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
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
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
與初淮南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
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
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

語在被傳遷下於是王銳欲發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裘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盡踰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帛盡以賞賜軍吏雖古名將不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

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遣淮南王孫建繫治之被傳遷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眾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二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釠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

禍無福被曰被傳速上臣不敢避子胥之誅往者秦
爲無道殘賊天下被傳速上殺術士興萬乘之駕作
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
便安弟政苛刑峻慘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
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欲爲亂者十室而八被
傳速上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當今陛下臨制天下
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

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被傳速上且大王之兵
衆不能什分之後王曰後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
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
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
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
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其罪
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
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
書逮書以建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

即使辯士武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
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後事發覺被
傳速下被詣吏自告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
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
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
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
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至即

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
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之至廬江會稽
爲求盜未發決速下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王恐陰事問伍
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
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
應柰何被曰略衡山以擊廬
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
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
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以延歲月之壽王曰善耳未

以易北急則走越耳於是福也被傳逃上王曰左吳趙賢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因拜淮南中尉逮捕
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
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
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
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

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自被詣吏至此本傳同
大同但被傳逮下天子以伍被雅辭吏因捕太子王
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
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
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上曰諸侯
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
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
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

議曰淮南王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
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亡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
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
不能相教當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者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
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
尉湯等以聞上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

安自刑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收夷遷
下國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張
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被傳終
此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
孝次女無采又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
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
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

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以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之王后兄王后以此怨怒太子數惡之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以數讓之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

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之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

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
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之
白嬴上書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
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
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
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
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
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
喜等廷尉治事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

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
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告除
其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
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
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
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
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
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
亂乃自古記之矣

二十七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八

浙許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傳六十　漢傳二十　汲黯鄭當時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十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者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稱病疾歸田里上聞迺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爲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弗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
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
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
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
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
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
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
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

史漢方駕卷二十八

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
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
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
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
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

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
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
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
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公孫
弘等如發蒙振落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
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
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
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
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

史漢方駕卷二十八

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
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也日益甚矣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
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
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
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
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曰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

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

猾之心

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

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少年官薄然
其知友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
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
當時爲大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下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
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
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
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
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
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
當時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
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
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廉內行修

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
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塡門及廢門外
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
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迺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
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塡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漢方駕二十八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二十九

浙濟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酷吏傳六十二 漢傳二十九 六十 三十

太史公語一不多而古雅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見大綱其到上下相遁以借法為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不待不然

錯本非酷吏此也直借言刻者之不可為耳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

形容已得其平生人道北不生乃筆如此

大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

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志在奉公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自禹為人至此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

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
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
至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
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
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天下
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
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由此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
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
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
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

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
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爲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
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飛變告
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
問曰言變事縱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
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
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
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而怨湯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
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

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
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
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會稽人也讀春秋莊
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
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
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
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
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 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

史邊通學長短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
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
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
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
為奏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
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
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

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
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
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而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湯傳止此 下入趙禹傳 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
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
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
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悖亂
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趙禹傳止此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
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

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亾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

以刻深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

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
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
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
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
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
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速下楊僕傳內
溫舒復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
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
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
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
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
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舒敗速下楊僕傳內後數年病死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
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
遷至主爵都尉上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
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
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
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
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
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
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
尊卑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
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
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
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
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為荀彘所縛語在朝鮮傳居久之還免為

庶人病死而楊僕傳止此下入王温舒傳温舒復爲中
尉爲人少文居佴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盗
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
吏苛察淫盗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牧
司姦盗賊温舒多爲人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者視之
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
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爲游聲譽
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議有
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
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爲少府徙爲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
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
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
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王温

舒傳止此下入尹齊傳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
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
欲燒其尸妻尸亡去歸葬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此指上尹齊傳下入減宣傳
是時郡守都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
盡放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盗賊滋起南陽有
梅免白政楚有段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
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
食小羣盗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上

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
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十人數歲迺乃
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盗起不發覺發覺
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盗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
亦使其不言故盗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

法爲　減宣傳止此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

經張辨文通語而嵓於古今向有可推見者不徒決也

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列三公而兩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業雅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贊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

史首尾以爲時一傳故始於張湯溫舒年於張湯溫舒始於義縱亦本於楊僕尹齊甚於寧成杜周甚於溫舒皆傳行逆見而心術形勞將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日而得於而自我湯曰湯罪不能者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
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
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
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
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
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
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
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
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
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
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
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
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
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
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
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

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
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
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
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
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
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
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
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
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

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
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魯人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
不伐其能歆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
從貧賤始家無亡餘財衣不完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
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阨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

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 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
顯諸侯 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
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
已矣 天下騷動宰相大將軍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
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
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
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

毋辟陽翟薛兄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内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
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
命作姦剽攻不休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
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
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姉子負解之

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
解姉子亡去解姉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
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
直遂去其賊罪其姉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
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
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
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
所急也至踐更時脱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問其故乃解使脱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
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
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
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
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
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
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

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
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
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
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

毋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翁素不知解解冒
因求出關籍少公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翁少公翁自殺口絶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
殺者亦竟絶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毋辜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
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

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
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
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
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而居民閒者
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史漢方駕三十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一

浙嵜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佞幸傳六十五　漢傳六十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
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
佞幸寵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
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

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
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
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孝武時
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
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
通無伎能
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惟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
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爲侯二
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
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爲其

小妥所寄堯頁條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焉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游戲然鄧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太子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之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

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字王孫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韓說嫣弟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其愛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禽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孺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王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强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亡者不以人以市郤為此也

三十一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二

浙湖 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録

史滑稽傳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

二參者以二參之詞有進於前此不先言前[illegible]

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

此天下之妙語[illegible]上下

不必有是事[illegible]有是事不必有是言至群臣喪之非所禮何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
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
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
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

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
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
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
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

言其恤仰也嘆長歎之辭不言廉吏不可為而先又言貪吏安可為皆任人意外不自知隱其計較十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
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
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
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
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
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
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
不亦偉哉

史漢方駕三十二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三

浙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史日者傳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

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故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史記方駕三十三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四

浙湝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鋟

[illegible]引老子[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必不[illegible]此[illegible]更[illegible]多手也

[illegible]

史貨殖傳六十九　漢傳六十一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皁隷抱關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
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
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
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
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
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
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
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
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
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
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
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
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

[illegible]

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
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
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
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
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
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
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

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
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
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
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
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
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
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
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
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含菽飲水其爲編戶

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慍色以其
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
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絲決度之無限也故列
其行事以將世變云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
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
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猶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
吾術終不告之矣 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其
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
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秦始皇帝令

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 秦皇帝
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夫倮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
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
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
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
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

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
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
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
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
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
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
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

陳椽案陸以爲衍經所以遠然不通古無此解當是陽姓陳也因詳其顧聞亦民耳孫治道

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謡俗猶有趙之風
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温軹西賈上黨北賈
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
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
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
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
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
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
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
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
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
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
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
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

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甚無稽而伯修乃集不解不成京師惡以地大物衆天無盛不勝并大齊尚若增以[illegible]而勝也予

[illegible]

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
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
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
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
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
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
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
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
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
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
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
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長沙出連
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
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

[illegible]

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

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

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

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

樹萩栽桼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蹏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卓氏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遺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

人莫敢負擅鹽非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之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氏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其餘郡

畜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
國富民兼業專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
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
化有概故瓜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
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
大經當務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守事業積累贏利一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
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
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
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者之利下與齊民之業皆不執者借之惡又况掘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
冢埋陰犯姦成富由之而葬擅塞之徒猶復宜列
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
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
素封者邪非也

史漢方駕三十四卷終

史漢方駕卷第三十五

浙滸許相卿台仲甫　撰輯
徐　禾仲年甫　校錄

史匈奴傳五十　漢傳六十四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
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
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

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
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
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
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

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其大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洛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

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

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在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其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

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莫)敢射者冒頓立斬(之)(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

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此)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
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
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
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
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
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
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
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
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
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
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
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
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單于

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
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
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
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
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
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
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
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
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
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
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

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
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
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
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
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
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
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
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

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
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
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
代雁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漢高祖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

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
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數
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呂太
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
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
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
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
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
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

猶及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將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
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乃止復與匈奴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
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
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
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

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即位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夏五月匈
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爲寇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
民於是孝文帝下詔丞相灌嬰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
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
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

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支等計與漢吏相距恨絕二主之約離
兄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小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之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之樓蘭烏
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

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
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
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
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
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係虖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国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

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疋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

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

簡易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
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
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
生力必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
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
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
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
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

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
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
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
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
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
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
邊殺掠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
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
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
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
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
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
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
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
糱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
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

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
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
及飛鳥跂行喙息蠕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
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
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
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
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

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歲老上稽粥單于
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四
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
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
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
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
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
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匈奴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世時時小
入盜邊無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
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
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
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
于得欲刺殺之尉史乃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漢兵所居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
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
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
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
兵謀而不進誅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
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
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
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
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
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
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

救之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
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
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
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
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
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
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
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

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
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
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

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
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
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
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
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
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
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

而取之（無 毋）近塞單于從（之 其計）其明年胡（騎數）萬（人騎）入上
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 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
出隴西過焉（者 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
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 票）騎將軍復與
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
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 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
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
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左 右）賢王
圍李將軍（廣 將）軍（卒可）四千人（死 且盡）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

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 漢失）亾數千人合騎侯
後（驃 票）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
單于怒（渾邪 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
欲召誅之（渾邪 昆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 票）騎將
軍（往）迎之（渾邪 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
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 昆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
以實之（而 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春）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

謀曰（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
與焉令大將軍青（驃 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
定襄（驃 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
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
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
不能（如）與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
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斬）捕（匈奴 斬）首虜（凡）萬九千
級北至（闐 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

與漢（兵 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
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號（單于）復（為右谷蠡王）（其故位）
（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人 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 票）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
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
（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亦

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
少無以復往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
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
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
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
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始出巡郡

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
烏維立三年漢已滅越遣故太僕賀將
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不見
奴一人漢又遣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不見匈奴一人是時
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
吉卑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即前與漢

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南面而臣於漢
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語
已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
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
等窺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以墨黥其面者不
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
廬單于愛之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漢
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絕胡與羌通之路漢
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爲塞而匈奴終不敢
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
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
信見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

以兵法為務故也故書生來則欲折其辯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以先折其氣而不為所屈故附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蓋人貴者中貴人必不如此也

所謂使貴人者亦安知其何人漢既以貴人言之又報之曰此非漢貴人也故[illegible]

單于先謂殺吾貴使者故發口漢貴人一句以見吾納侍之失謂所言者皆空給[illegible]而後報單于矣

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生以為
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迺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等如匈奴匈奴復讇
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
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
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
人至漢病服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
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幣直數千金曰此

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迺乃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
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乃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
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
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
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
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至單于單

[illegible]

[illegible]

于怒而盡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
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
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
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人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
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
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
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
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

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
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
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
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
而誅之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
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侵入邊而去其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
死子年少匈奴迺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
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

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

退亦欲爲儆隔者然已著大害不滿當世以為順從君之欲所謂厚中國廣大氣奮欲得休養至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未盡成者何爾後之責也則其中有設言者矣引此哀已不紀竟焉也茂武帝之就士如此非謂將不得人則徒無特其將相非武帝所注也帝遠目爲將相者

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秦與外國何害也蓋欲自嚴細已）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

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

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

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
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臣不選守境武略之臣
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
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
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
亾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
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
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亾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

之間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
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
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
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
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
明矣至單于咸弃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
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弃質而失重
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

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内或脩刑政或昭文德
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
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
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霜露之野逐
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絶
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

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
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
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
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畢

右史漢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攷載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承司馬書而多刪改因其異同知其優劣也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永樂壬寅八月既望廬陵楊士奇識

倪思創例甚奇劉會孟點勘尤奇然舊編殊不便疾讀必如是左右行別異同吾意亦奇絕矣乎

浙游雲邨老人識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許相卿編相卿字台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因倪思原本稍爲釐訂改題此名陳勝英布二傳思書倂遺此補綴所闕他如衛靑霍去病傳附錄諸將漢書別自立傳與史記文不相襲者思書刪去此皆掇拾所遺其先後次第改從司馬貞索隱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書史記大書漢書細書文相連屬但以字形廣狹爲分頗易混淆又字旁鈎勒傳寫尤舛誤相卿變其體例以史漢相同者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註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偏列於右漢書有而史記無者偏列於左條理井然較思書爲勝所列評語亦因劉辰翁之本稍爲損益頗不及舊文又舊文皆標題簡端相卿意取便覽或移附句旁如批點時文之例反參錯難觀則未免於不善變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

〔清〕楊陸榮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代史志疑四卷》提要

昔人謂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齟齬[illegible]當禮
崩樂壞之後故其文章表見止此若夫先秦楚漢
之際敘事何減史遷也其為唐書則與史官分局
視艸而五代史皆出於公所自[illegible]矜慎可知乃偏
駁複錯之處猶或未免在當時已有議之者
公亦 謂其無訛惜其說不傳於後故後世無
由訂其 此我世契采孔楊子志疑一冊所由
不能已也則也采南於書無所不窺尤邃於史學
貫穿[illegible] 擁在胷每當肅歇觴之下踔厲風
[illegible]代[illegible]
發析疑摘多衰衮不休聽者屈服其疑者其史學
之一種而猶未敢自謂其必然也歐陽公早朝詩
有牙牌 張班齊之句又德多疑用牙牌字陸
務觀為之遍攷朝儀未得故事然曰歐陽必不誤
當更博攷舊制此即志疑之意也且我聞韓子公
嘗取新唐書列傳命歐陽公看詳改正公曰宋公
前輩所見不同且於此日久功深我可掩其長哉
歐公之用心如此宜乎數百年後有好學深思如
采南氏者為之攷訂揚搉歸於至當豈以掩其長

務使公之文毫髮無遺憾耳天下後世之讀是史者取志疑一冊覆按之庶讀書家之心眼日以細著作家之風氣日以上豈獨爲歐氏功臣已哉顧是刻不應單行應全刻本史而以其說附見於各條之下使讀者便於較勘得失惜乎未之能也

康熙庚子蒲月世侍恒山梁穆拜題

歐陽公五代史其是非之旨自以爲不謬於聖人而天下後世從而信之其事詳其文簡變左史之例以爲後代史家標準而天下後世又從而信之迨今六七百年固無有人焉起而疑之者也閱數十百世而生一大賢焉則其餘皆庸愚也閱數十百世而生一作者焉則其餘皆末學也苟以庸愚而疑大賢末學而疑作者亦不爲人之所非笑怒詈者幾希矣故公出而天下後世之人莫不自安於庸愚末學以苟免於非笑怒詈之及其於公史非惟不能疑亦不敢疑也雖然公之所以得稱大賢得稱作者豈有他故惟其心之契於理而已心契於理則是非得其當心契於理則詳簡得其宜然是理也豈公之所得私哉固人心之所同具也故以庸愚而疑大賢以末學而疑作者誠不免於世之非笑怒詈苟出其所同具之理以相質證則理者公心之所素契以公心之所素契者使公還而受裁意公亦必相悅以解折衷於理而我無與焉而我之於公史也蓋不能以無疑矣理之在天

下也其渾然者大小精粗本無二致而自窮理者言之則必因其學力之所至以為淺深之殊而等級相懸至不可以什伯計故聖人者純乎理者也其次則合者八九而不合者一二焉又次則合不合參半焉又次則合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最下則與理常背而馳也故孟子曰充類至義之盡中庸曰執其兩端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蓋言斯理循本至末相去之懸殊而人之於理其莫能外而莫能

盡者如此然則苟非聖人即所合者得其八九庸詎知無一二之不合者乎況所合者亦未必能八九乎其所合者固可信其所不合者固可疑要其無背乎理焉已爾且非特我疑之也即公亦未嘗敢自信也聖人從心不踰矩出言為經未嘗倣效法而為之惟不能至於是者則必立之準的望而趨焉而恆恐一間之未達幾微疑似之判而不合也蓋立之準的望而趨焉者其心本不能自信故也公之為是也言必稱春秋正所謂立之準的望而趨焉其心不能自信之故也此窮理之所以難也噫以公之為大賢為作者而於理尚有所未能窮則我之所以疑公者其敢謂悉合於理而無不當乎請以質之天下後世之明於斯理者

康熙庚子蒲月下澣青浦楊陸榮采南氏題於吳閶旅次

五代史志疑目

卷一

卷三

李彥威 二則
裴廸 一則
韋震 一則
孔循 一則
孫德昭 一則
王敬蕘 二則
蔣殷 三則
劉知俊 二則
賀德倫 二則
張全義 二則
袁象先 一則
段凝 四則
趙在禮 一則
房知溫 二則
萇從簡 二則
張希崇 一則
張廷蘊 一則
皇甫遇 一則

王弘贄 二則
劉審交 一則
白再榮 二則
翟光鄴 一則
馮暉 一則
王峻 一則
范延光 三則
安重榮 一則
安從進 一則
杜重威 一則
李守貞 二則
張彥澤 一則
馮道 一則
李愚 一則
劉昫 一則
姚顗 一則
呂琦 一則
李崧 一則

卷四
世家

五代史志疑目終

五代史志疑卷一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

梁太祖本紀

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爲副

此討秦宗權也討秦宗權四字似不應省以後凡稱行營都統及都部署招討使之類其所討之人所伐之國皆應書明於下史中或書或否論見此條後不一一摘出

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於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兵非所當出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伐魏

節三字

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於魏殺之

史中落落凡六七見而晉家人傳中不載何也

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褒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

以爲解甲四字甲字可節或節爲字

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

止之易乃止較妥删去亦可人字節

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於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

朱友恭卽李彥威也朱友恭係梁祖所賜姓名以弒帝故殺之復其原姓名故史中立李彥威傳不立朱友恭傳本傳詳載行弒以及被殺皆稱彥威不稱友恭則此處亦宜稱彥威庶與本傳畫一閱者亦省查校

昭宗被弒繼立者爲昭宣帝時梁祖雖不在京師然主立昭宣者梁祖意也立帝何等大事豈容不書且此處不先敘明則以後諸天子字（如天子復使來天子卜祀天於南郊之類）與以前諸天子字（如天子行至陝州天子至自西都之類）殊覺相混不清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

開平元年無春正月壬寅梁祖纂位改元在四月四月以前不應以開平統年紀事

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卽位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

觀此處書改元便知上文以開平統春正月之謬

梁纂唐淮南四川於四月卽移檄與復唐室自應大書以著梁纂逆之罪卽二國無

討梁之寔然名正則義自著春秋以筆削爲刑賞而亂賊懼其義固如此也卽明年之蜀岐討梁亦宜大書

乙酉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乙酉下封字恐不可省

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以下囚

德音二字節以後凡稱德音者同此

本紀贊

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余論次五代獨不僞梁

不僞梁是以正統予梁也天與人歸謂之正統一天下謂之統若梁則篡而已矣天未嘗與而人未嘗歸也竊四十一州以爲國而已矣中原僅踰其半而大江以南更無論也其得謂之正統乎且帝雖被廢而諸鎭節度尚在是皆唐之臣子諸鎭土疆

尚在是皆唐之封域諸鎭人民尚在是皆唐之百姓唐本未亡梁安得不以爲僞歟公之不僞梁我所不解

末帝本紀

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

宜書伏誅

泰寧節度使張守進叛於晉

叛字下宜添一附字

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鎔來乞師不許

殺當作弒

唐莊宗本紀

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

兩提處詞意殊複未免重頭之病

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

燕晉合勢二句宜云燕入於梁尤非晉福

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

攻當作討

己卯滅梁敬翔自殺 註翔爲梁臣梁所以亡唐翔之謀爲多梁之亡也翔雖死之不書死而書自殺死大節也見不輕予人也

敬翔自是梁室忠臣始則輔梁以成功既則死梁以全節豈得因其輔梁之故而不錄其死正祿則輕與梁祖死節則不輕予敬翔何其刺謬也必以輔梁爲罪則梁之篡也公且不以爲僞彼翔者或亦猶公之志歟

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儔於潞州 註繼儔以被殺書非不予其死蓋繼達殺兄自當坐其罪耳

繼達兄弟相殘何關國事既載本傳不必入本紀中

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寶行同禽獸故繼達殺之有何足予

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訓滅其族

崇韜殺降宜詳於本傳不應入本紀中

明宗本紀

天成元年 註各從所稱不嫌二號

明宗篡位改元在四月以後不應以天成統年

苟非異國必無二號之理即曰無嫌其如四月以前未有天成之年號乎

殺元行欽

書殺以著明宗之失可也若行欽之節固
無可議
秦王從榮受冊謁於太廟 註冊禮廢於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
諸王受封無朝廟之禮書此譏謁廟之失
禮也封必有冊封王之事史不絕書安得
云冊禮廢於亂世

愍帝本紀

辛亥殺司衣王氏
王氏爲從榮耳目從榮死後且有怨言故
賜之死然則王氏本有可死之罪書殺則
累上矣

廢帝本紀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
清泰元年無三月丁巳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於蔣橋
壬申下宜有王字百官迎下王字可省
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
義誠降而見殺彥稠不降被害不應並列
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侯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
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
雄軍事 註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
以
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
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
凡命官以字俱不宜省歐公省之非也令
昭之書以偶不及省耳恐無別義註云令
昭猶可以誤全史中凡不書以者豈皆不
可以之人乎即如此條范延光爲招討使
不書以豈以延光爲不可以乎况令昭逐
帥而即授之節鉞於義豈當苟以爲可下
文何以書討書伏誅
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 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大將宜以義責光遠而誅之雖不果而見殺猶爲得死乃諷光遠殺已以叛故書之如其志

書殺所以正光遠之罪不書死之已列死

事傳故也註誤

廢帝本紀贊

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玆

節四字

晉高祖本紀

天福元年

改元在十一月不應以天福紀年

追降王從珂爲庶人

敬塘以明宗愛壻不能討廢帝於篡位之時迫乎廢帝既立敬塘歸誠君臣之分定矣故其徙鎭不受命也以反書則廢帝之追降豈得從其本語而直斥爲王從珂乎

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

甲寅戍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符彥饒歸於京師命殺之於赤岡

符彥饒義成節帥也但書軍亂而不書節帥縱軍之故則下之書執書殺殊不亮

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裕入於安州

李昇上宜加南唐主三字各國同惟孟知祥之於後唐不在此例五季十國之君各據土自立彼此相等正不必抑彼以尊此也

出帝本紀

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 註不書皇太后者於帝爲祖母也

按高祖本紀七年五月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高祖所尊未便削去註云於帝爲祖母時出帝即位纔逾月縱無加尊之典豈容并沒其太后之稱

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招討使

二年春正月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楡林兩軍皆潰

兩軍皆潰其一軍趙在禮耶全節及在禮

本傳俱不載無攷

四夷附錄開運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畧邢洺磁至於安陽河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等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鹵與本紀所載全不合

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

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於滹沱敗績死之

按四夷附錄稱梁漢璋戰死而王清之死不載此則但書漢璋敗績而不書戰死漢璋之事他傳無攷惜不得與王清同列死事也

出帝本紀贊

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

此論未當公以濮議爲諸賢所攻其見固若此耳

漢高祖本紀

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於京師

知遠嘗爲唐臣從益乃明宗血胤無罪見殺宜以弒書

從益即不得稱天子許王二字不應探却

其母懿母也王淑妃三字亦宜點明

隱帝本紀

乙酉皇帝崩蘇逢吉自殺

逢吉自爲冤鬼所纏且與周祖有隙非爲漢死也本紀中不必書

周太祖本紀

威即前取刀刺殺之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於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

叛晉附梁已詳繼韜本傳不應在此重出

節十五字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應重出者卽云見某傳若萬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畧有詳斯謂簡潔公五代史重出處最多畧加刪節殊愧僭妄

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於宋州殺之

逆立而殺之應以弒書

世宗本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

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柴氏女三字太輕世宗之名不書於本姓柴氏之下而另云后兄守禮子榮有如兩人亦非法稍易數字如左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名榮父守禮邢州龍岡人太祖聖穆皇后其姑也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廣順元年春正月戊寅漢劉崇自立於太原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

顯德元年二月漢人來討

三月癸巳及劉旻戰於高原敗之注不與其稱帝故書姓名

既與其不屈於周而書立書討矣又何以不與其稱帝耶漢之得國雖淺然周之簒漢何異曹魏漢中王之自立史無貶辭則東漢之稱帝豈容見斥卽不與其稱帝稱爲東漢主劉旻史視周如小國然亦何不

可而必但斥其名歟

梁家人末帝次妃郭氏傳

晉我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讐人之手

節六字

康王友孜傳

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

宮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敘來直是一匹雛耳豈成刺客宮寢中亦竟如墟墓

家人傳贊

友珪不得列於本紀所以伸討賊者之志

不僞梁又何以伸晉岐淮南四川興復唐室之志

唐家人太祖正室劉氏傳

太祖東追王巢還軍過梁館於封禪寺梁王邀太

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脫歸者以難告

事詳本紀稍節如左

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夜爲梁兵所劫太祖左右云云

莊宗后劉氏傳

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后雖有罪明宗自爲犯上應以弒書不應書賜死

太祖兄弟傳敘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

唐自朱邪應云朱邪自唐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

按李嗣昭傳太祖命弟克柔養以爲子則太祖之弟尚有克柔

克讓傳

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

憲宗時尚未賜姓不得云李氏

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

刪易如左

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時克讓宿衛京師唐命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之

太祖諸子傳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

遺落落

莊宗諸子傳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

劉后傳中尚有皇幼子滿喜

明宗淑妃王氏傳

敬塘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

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乃與帝俱焚死

太后寔生晉后永寧公主不待敬塘之至而自焚必有故惜不得其詳

愍帝后傳

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

殺應作弒

明宗諸子傳

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從厚愍帝也不宜平列

明宗諸姪傳敘

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

此云有姪四人而從溫傳內又云明宗諸子八人

從溫傳

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

敏在太后曰我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

太后與溫為兄弟何以稱兒從敏尚在何以云惟有一兒

廢帝家人重美傳

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劉后自有本傳其從死應載本傳中不應附見於重美傳後

晉出帝家人傳

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見張彥澤傳中家人傳卽不能詳不應遺棄

漢隱帝家人傳

註隱帝舊史是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按楊邠傳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耿卽未立爲后家人傳中亦不應不載

高祖諸子使傳

高祖三子曰承訓承祐承勳

承祐卽隱帝不宜平列

贊傳

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

鞏庭美楊溫不入死事傳恐乖善善欲長之旨

蔡王信傳

以信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殺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鎭

徙領許州下宜補而不之鎭四字

周家人太祖貴妃張氏傳

鎔死鎭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

欠亮刪易如左

張文禮弑趙王鎔以鎭州叛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之

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尙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

節二十字

德妃董氏傳

妃年七歲鎭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眞諸楮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於京師遇瑀欣然歸之

細事不必多敘節易如左

妃年七歲鎭州亂爲潞將所得養以爲子後潞將遇妃兄瑀於京師歸之

世宗皇后符氏傳

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

容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
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
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

節三十四字

世宗諸子傳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云云宜哥
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
驍衛大將軍諴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

名誼上宜添宜哥二字諴誠上皆宜添次
賜名三字

五代史志疑卷一終

五代史志疑卷二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閱

梁臣敬翔傳

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
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
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
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
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
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
寵信言事不下於翔

敬翔附梁祖成霸業議論功伐不勝書傳
中紀載甚畧而獨詳此猥瑣之事甚屬不
必卽欲著其內外擅寵亦自一二語可了
何須乃爾費辭節易如左

太祖克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後
以妻翔而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寵信
言事不下於翔

龎師古傳贊

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强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

暘行密亦一時之雄未容一筆抹煞

葛從周傳

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

扶太祖復騎疑以已馬授太祖故步鬬而傷面也

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

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

詳鄩傳節一十五字襲字下應添一攻字

張存敬傳

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

傳中並不載何處危窘可處出奇計則此句宜刪

符道昭傳

應入死事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容後依鳳翔李茂貞

節八字

劉捍傳

見殺必因不降應入死事

唐懷英傳

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以謂句太拙宜云期必得潞州以報

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伯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

詳莊宗紀中節易如左

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亦歸洛陽諸將少弛莊宗謀於德威出

其不意以擊之乃疾馳六日至北黄𥕢

劉鄩傳

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

詳唐家人傳删易如左

唐明宗淑妃王氏故鄩妾也明宗晚年淑妃用事故鄩二子皆被恩寵

牛存節傳

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

然字應改作且字

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我ㄔ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

節八字

張歸厚傳

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往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

以數十騎以字易令字較妥節五字

徐懷玉傳

被殺必因不降宜入死事

楊師厚傳

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

下攻字宜云討

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

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此段全節師之進退及太祖病間復作俱與本傳無關明年擊趙師厚分攻棗彊自爲另起不相蒙涉下文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句少間而三字并節

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

其帥應改魏帥師厚以宣義節度從征既

敗而留屯魏州本非魏帥偏裨不應稱其
帥也

王景仁傳

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

友寧朗王存之子太祖姪

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
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
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
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

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
正月庚寅日有蝕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
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
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我亦知之蓋韓勍
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

此段前言太陰不利後言偏將違節辭意
兩岐景仁詔且不奉何以不能制一偏將
偏將既不用命何不奉詔還師敘來稍欠
明晰景仁歸訴於太祖不知所訴何事閱

者殊苦暗中摸索

賀瓌傳

劉鄩敗於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於
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

節五字

王虔裕傳

虔裕隨爽奔於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
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他將乃以虔
裕將騎兵

何至無一他將節六字

唐臣郭崇韜傳

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於梁契丹數犯幽薊又聞
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
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

節八字

安重誨傳

唐之精兵皆陷蜀

陷字下宜添一於字

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
希旨下宜添一者字
周德威傳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如初
以素有隙之人當被圍踰年之久而爲之解圍又初聞先王之喪嗣王親自赴救自應畧加描寫嗣昭傳較此更畧此歐公好簡之病也叅通鑑看
符存審傳
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
妓言符存而下接馳召存審不協前三審字應節不特照上妓言拍合接下入晉賜名尤順
存審三子彥饒彥超彥卿

下文獨遺彥卿案想因仕宋亦宜註明
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
止云叩門告急較捷
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耶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閧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
節十五字
史建瑭傳
晉王東追黃巢於冤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緹尉氏門以出

屢見他傳節四十一字

梁兵數爲建塘所敗樹戒常避史先鋒

相戒常應作常相戒

建塘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塘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

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

刪節如左

建塘云云至暮復各擒梁兵數十皆殺之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塘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是時梁之芻牧者既各有所亡失而梁兵之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大至梁太祖夜拔營去

茅鹿門曰建塘分五百騎爲五隊散入五縣於以各獲梁之芻牧人者十殺其九而縱其一以歸以亂梁之軍於以拔梁之營而追擊之吾不意五代時有戰將若此而歐公所當敘事處亦不下太史公之敘李廣傳也可愛可愛

分五路所取者梁之芻牧人也既會下博

至暮所擒者梁之兵也取芻牧人者將爲叩營之用擒梁兵而各縱其一者使之歸告晉軍且至以動梁軍之心且得其旗幟以效梁軍也自是兩事歐公夾敘處已不見分栜之妙而鹿門認爲一事極口稱讚比之史遷試問芻牧十人九已殺而一已縱雜其芻牧者句作如何解

取芻牧人必分五路者見無處無晉兵之狀故縱軍歸告梁祖因芻牧者之各有所

失遂信其言為然而拔營以去也此歐公
敘事入細處

元行欽傳

應入死事

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遐大將擊之
擘當云討

莊宗之勍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瞋目以罵當非求生者

西方鄴傳

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云云
詳孔循傳節二十五字

苻習傳

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紿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
所殺十八二語不解節一字

烏震傳贊

論未嘗將令震棄其軍而不受命乎抑降文禮以免禍乎棄其軍降文禮又來莊宗之責而罪及其親則奈何況王鎔為震故君則以復仇為義符習為震主將則以從令為恭家屬之被殘係文禮之慘酷遽以大不孝責之過矣因而利之句尤不解

張延朗傳

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

之官
豈字應改作以字或易始字為復字

朱弘昭傳

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
既曰相猜忌矣又曰開懷待之不疑殊矛盾

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於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天子厚

恩而所以譏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卽奏言重誨怨
望
詳重誨傳節三十五字弘昭卽奏上添一
去字
劉延朗傳
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
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
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
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

等計議昭胤等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
謀之
事詳本紀節四十五字
藥彥稠傳
註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耳
故不列於死事
被執而降則不殺矣不降則辭義必不屈
矣應列死事
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
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
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
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
詳重誨傳節十八字○此段本可全節
任圜傳
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
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
節十五字
重誨終以循言爲然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

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
協始
節十三字
趙鳳傳
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
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
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
節八字
李襲吉傳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

父圖無事可書二字應節

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

豈止有隙而已節四字

張憲傳

應入死事

爲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

鼓琴飲酒此能亦何足數錄其大節足矣

細瑣不煩稱道也

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卽位壇

倒以卽位壇爲鞠場耳

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故

不得列於死節也

憲先斬在禮之使旣欲與存霸俱死志節

甚明豈應以失官守苛責古來志節之士

不死於本處者何限

劉贊傳

道等難之而馮贇亦爭以爲不可贇等乃得免死

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

節八字

何瓚傳

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

止云猶厚待之較捷

晉臣桑維翰傳

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

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爲陳利害甚辨德光意

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

德鈞亦爲敬塘請耶抑自爲請耶不必在

維翰傳中雜及節二十三字

維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

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

未嘗不流汗

彥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我晉大臣

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

謂人曰我不知桑維翰何如人

前云彥澤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後

云我不知桑維翰何如人辭意不協

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

公宋人語固應爾唐之中與未嘗不藉回

紇之力

吳巒傳

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卽

投井死 註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

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城已陷矣猶責其不戰而遽死持論失平

元行欽以不遽死受責吳巒以遽死受責

二者將奚從

時吳巒方戰於東門反顧城破故投井死

若猶巷戰勢必戰死戰死者例不入死事

是使巒更無他途可以自明其節也悲夫

應入死事

漢臣蘇逢吉傳

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

怪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

節四字

劉銖傳

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

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云云

裸露二句史不詳其故不解夫婦相詈之

言亦不必載入史傳節二十五字

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

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我欲奏太后貸其

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

首於市赦其妻子

劉侍中三句殊難解李業之死自有本傳

節四十七字

周臣王朴傳

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

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存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

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爲先

節四字以謂平定十二字亦可節

死節死事傳

死節死事人既無多事亦不甚懸絕似不
必分兩例

王彥章傳

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凝等匿彥章書而上巳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節六字

裴約傳

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巳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

節五字

死節傳贊

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

五季十國彼此相等不必獨僞十國

近有論者獨不僞南唐北之昭烈之接漢

此却不然南唐非唐系

張源德傳

張源德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

節九字

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特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

節九字

獨貝一州閣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巳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

節六字

夏魯奇傳

註吳巒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
取名異

食盡力窮城猶未破吳巒則城已破矣

王思同傳

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奸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摇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罪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

同欲因其懽以通意

數語不必在思同傳中詳敘節三十九字

唐六臣傳

三仁稱殷以其能存殷也陶潛稱晉處士以其心不忘晉也六臣旣事他姓不應復系以唐如殷三仁晉處士之例編入梁臣傳及雜傳爲合若因其以國與人而稱唐以責之則六臣之醜行載之梁紀書之本傳罪狀自明正不必冠之以唐而起例另傳也

義兒傳

五季十國之主皆有義兒何以獨傳後唐莊宗明宗亦有義兒何以獨傳太祖太祖義兒尚有存審又以後因符氏顯故另入唐臣傳中皆不可解

李嗣昭傳

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

屢見他傳節五十字敗之下添代德威三字

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蓄有助焉

當嗣昭九字大拙止云當夾城之圍亦可

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侍無間李存渥尤

切齒數詆責之

節三字

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云云

嗣昭七子至明宗時云云

諸子諸字應改七字嗣昭七子至五字俱應刪

李嗣本傳

應入死事

李嗣恩傳

劉鄩攻太原兵趨樂平

攻字應改襲字

伶官傳

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

乃率諸伶追縣令擒至馬前

節五字

五代史志疑卷二終

五代史志疑卷三

青浦楊陸榮釆南氏閱

雜傳王鎔傳

沒諾干子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

今所載四世亦止有四人

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

節四字

乃爲晉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

嗣昭之勝敗洺州之去來與本傳無涉節易如左

乃爲晉招鎔鎔依違不決梁太祖擊敗嗣

昭於洺州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

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

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

閻寶下應添史建塘三字因傳中歷敘討趙諸將不應獨遺建塘也擊應云討

羅紹威傳

與其子守文有隙

弟字誤應是兄字

王處直傳

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

孽子郁亦子也時在晉

郁挈[illegible]而走處直遂見殺

巳而處直果被廢死

見殺則不止於廢死矣

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

郁巳從晉歸中山耶初處直許召郁都聞之不悅處直遂為所廢處直既死王氏子孫殺戮無遺郁與都之隙深矣不識郁何以敢歸歸而見容且為都召契丹兵也史中絕不敘明

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於中山

都劉氏非王氏處直死時王氏巳絕於中山矣郁乃王氏傳中又不詳其死

劉守光傳

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

宜傳死事

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

兩敵相持德威況係老將[illegible]之被易殊不可解

守光有變者李小喜

小喜已見前守光有變者五字應節

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

繼顒亦應連敘并敘明以庶子獨得不殺為後入東漢張本

李茂貞傳

諸侯之强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

予之耶惜之耶

韓建傳

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酒酣與群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

節九字

李仁福傳

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黄

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與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黄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

於思諫爲節度下倒敘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無傳不順於敘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無傳下接思諫卒不順若移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三句於不顯而無傳之下則皆順矣

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封朔方王

梁之加恩於仁福者如此其至則仁福之事梁恐不止但奉正朔而已節終梁之世二句較協

盧光稠傳

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

取潮州下宜補明卽以光睦守潮意則下之擊走光睦有根擊走光睦下宜補明遂取潮州意則下之攻虔非越境

王師範傳

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

朱友寧下疑脫攻之友寧四字

李罕之傳

罕之敗於沇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

節十字

孟方立傳

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歸飲酖而卒

節三字

王珂傳

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

節十二字

馮行襲傳

應入梁臣傳

州人迎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鹵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

節四字

行襲由此知名

行襲初以州校擊殺孫喜旣以均州刺史盡破斬山南羣盜知名當已久矣此句應節

氏叔琮傳

應入梁臣傳

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已而殺之句宜云因卽以爲叔琮罪而殺之

李彥威傳
應入梁臣傳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
應云是時昭宗爲梁所迫遷於東都改元
天祐
裴廸傳
應入梁臣傳
韋震傳
應入梁臣傳

孔循傳
哀帝遣裴廸勞軍太祖見廸怒其廻還哀帝不敢
郊
廸還下應添一告字
孫德昭傳
應入梁臣傳
王敬蕘傳
應入梁臣傳
王仙芝等攻劫汝穎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逐代之
逐字下應添一而字
蔣殷傳
應入梁臣傳
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
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
節五字
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
等敎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
太祖太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

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
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
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
事詳梁紀及孔循傳節七十六字
劉知俊傳
知俊姿貌雄偉能披甲上馬輪劍入敵
披甲上馬輪劍入敵意凡爲將者皆然何
足稱能
我誅重師乃劉悍誤我致卿至此我豈不恨之耶

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

節十字未能塞責句不解

賀德倫傳

分魏致變事屢見他傳中不必詳敘

傳中惟紀分魏致變一節分魏旣非其謀致變亦非其罪背梁歸晉已載本紀罪狀自明歸晉之後不久被殺一無可書雖不立傳可也

張全義傳

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二人相得甚懽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掠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

詳罕之傳節三十四字

明宗自鎭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

宜云莊宗疑之處之私第

袁象先傳

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將軍劉重遇戍於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於鄢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

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卽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

事詳他傳節易如左

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將討之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

段凝傳

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
以事坐徙後凝兼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
　節十二字
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
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
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
　節三十八字本人之失於獻饋甚豐句已
　見相州之得罪自是太祖之過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
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用
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
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而巖等
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
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
　詳王彥章傳節易如左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
　章爲招討使凝爲副凝依附小人趙巖等
　爲姦彥章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巖等

　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
　末帝惑巖等言遂以凝爲招討使
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
　若倡優極言其卑諂耶然三字與太史公
　所云言尤雅者稍異矣
趙在禮傳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爲首
仁晸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
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
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
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
　詳皇甫暉傳節六十九字在禮上增一劫
　字在禮下增一以字
房知溫傳
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効節軍將龍
晊等攻震殺之効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
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効節軍當梁末
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

患魏軍强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州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追居陰遣人訴於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効節九指揮北戍盧臺

詳他傳節易如左

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温還鎮其戍卒効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効節魏州軍也當梁末帝時劫賀德倫叛梁而降晉唐莊宗時劫趙在禮入魏州皆此軍也明宗入立遣魏効節九指揮北戍盧臺

明宗遣烏震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温會東寨方博効節軍亂噪於門外知温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温知温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温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云

云明宗知變自知温起釋而不問變起知温知温又何以悉殺亂軍敘得未亮節二字

萇從簡傳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

應云世以屠羊爲業

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

節三字

張希崇傳

乃先爲穽實以石灰明日召將謁希崇希崇飲之酒殺之穽中

所以用石灰之故尚未敘明

張廷藴傳

宜入唐臣傳

皇甫遇傳

應入死事

王弘贄傳

弓箭庫使沙守榮奈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耶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捍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

其論甚正其死甚烈應載死事傳

廢帝入立遺謚持酖與弘贊

持酖與弘贊令弑帝也語意未完

劉審交傳

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

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

節八字

白再榮傳

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節三字皆字宜改尚字契丹久已北歸麻答又經被逐鎮州無契丹矣安得云是時隨留

今獲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

然字節

翟光鄴傳

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

節七字

馮暉傳

卽與之戰而敗走

敗走應改作敗之

王峻傳

太祖以峻監修國史疑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

太祖所疑似言從前之事史官所懼似言以後之事

范延光傳

由是頗畜異志
以此遂懷反側
延光遂反
中間遂字改益字方見次第
延光初無必反意
與上矛盾
初高祖赦降延光
赦降二字連否
安重榮傳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
重榮祖爲刺史父爲刺史爲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未仕晉前已爲巡邊指揮使迨以兵歸晉定天下而取節鉞似與暴至富貴者不同
安從進傳
安從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

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
詳後和凝傳節易如左
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策從進必反請以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
杜重威傳
重威於出帝時避帝諱去重字止名威入漢復名重威本傳中應敘明
李守貞傳
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云云
王當自有天下
節八字
當自疑作自當
張彥澤傳
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

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
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
傳德光與太后書入乃滅火
　　詳晉家人傳節三十六字
馮道傳
事四姓十君
　　合燕與契丹後唐[　]朝三姓周一朝二姓
　　計之則九姓十二君矣
李愚傳

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
[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
　　節十二字粥飯僧[　]字甚趣亦無甚難解
　　一下註脚便覺索然
劉昫傳
　　修唐書係昫一生大事似應略及
姚顗傳
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賻贈乃能斂]
　　節四字

呂琦傳
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
　　節四字喪家上已詳敘不必重提
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淸化坊
　　節四字
李崧傳
崧[　][遭亂]多埋金寶逢吉[　]有之而崧弟嶼嶬與
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
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

　　節七字
李鏻傳
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　使諭之可以召也
　　諭與召意略同
由是貶鏻兗州司馬鏻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
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爲必用已爲相
　　鏻與廢帝有舊句應移在奉使湖南下
段希堯傳
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

患希堯過海遇大風左右皆恐懼

節六字

張允傳

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寃此乃致災之道

節十五字

王仁裕傳

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於蜀仁裕因事蜀

判官下疑脫秦州入三字

馬重績傳

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

廢不用下宜補明因事晉高祖於太原意

五代史志疑卷三終

五代史志疑卷四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閱

吳世家

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鍠失所恃

且字應易已字彥久爲孫儒所殺而并其兵矣

分遣顒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

上云龍紀元年李神福攻浙西取蘇常潤州此復云攻蘇州何也意神福取蘇後復爲吳越所破耶縱舊史失其年月亦應補明一句擒其刺史其字方有着落

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

多輦應改命取苟輦以歸茂章安得惜而不與

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於瀏陽楚

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云云殷知不可屈乃殺之

二人之節何減孫晟應傳死事

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於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

按瑾傳瑾與知訓素有隙今知訓戰却瑾反助之攻斬球謙豈爾時尚未有隙耶若爾時無隙則球謙之死瑾方有大功於知訓何以反至成隙惜傳中不得其詳

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云云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君還其語亞次

莫說新天子即以降國論使臣之前稱其君之小字有是理乎此是史家裝點太過處

人有誣信逗留陰緻全播言信將反者誣信言信祚若以告反爲大事另須提起

則言信上亦宜增一且字

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

斂骰空祝溫亦何須遽止蓋當時必有仗劍願死君前之狀云云史中不詳耳

及渥以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二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區區二字與上下文意不切

南唐世家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敘而坐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宜入一行傳不宜詳世家中

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

節五字

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

世宗許之始賜景書

交泰元年所賜之書不應稱始

景卒煜嗣位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

插敘母后之父不一 解節八字尊母下添鍾氏二字

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

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逐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後其位已而妓稍稍後還煜曰我無如之何矣

熙載無傳行業附見世家中可也但他事絕無一紀似此鄙褻之事何必瑣瑣費筆詩載牆茨明衛之所以亡今熙載無行後主且不以爲相矣則於國家興替之故毫無關涉而載之世家之中真屬不必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

太祖之言亦辨士之習耳三代帝王子孫分封遍於天下謂之兩家可乎

予讀世宗詔怪其區區攎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詞何其小也

正詞伐罪三代帝 之所同不得謂之小

前蜀世家

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寔

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

節八字

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 也

舜下宜添一時字

後蜀世家

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謂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

詳崇韜傳節三十二字

知雝心恨璋欲不許

所以恨璋之故史中未詳豈以未嘗通問耶是不足恨也

晟年少不親政事

晟始親政事於朝堂

中間所書誅大將李仁罕誅相張業李肇不敢杖而入見王之回趙廷隱懼而致仕此皆政事之大者何以反謂不親政事迨行此數事之後始謂之親政事耶

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我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亦何面目見蜀人乎乃自焚死

應傳死事

南漢世家

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

破廣州下應添而不守三字語意方明

楚人來救珣壘大阱於城下覆陷於土以上傅之楚兵過城悉陷阱中

不過設覆以陷敵耳何辭之煩也

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理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爲備

節二十七字

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贇與其刺史陸

光圖皆戰死

應傳死事

楚世家

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

節八字

吳越世家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

也因遊錢塘占之夲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
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
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覩君之相貴矣然不足
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
徧覩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繆適從外來見起
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

節十九字術者過起家句應改作一日後

過起家

行密據淮南取潤州繆亦取蘇常

與吳世家所載稍異

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傚立

佐死倧立雖不久見廢然次立者倧也安
得遽云弟傚立乎倧不成乎君其始末宜
附於佐傳之後不應紀於傚傳之前

使卲可還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於
通州以會期

會期之師後不詳下落

閩世家

我屬棄墳墓妻子丐爲盜者爲緒所脅耳豈其
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節五字

延翰爲人長大美晳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
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
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
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

節二十二字

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

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

節五字

南平世家

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
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
判官孫光憲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景威扼
吭而死

應入死事傳

東漢世家

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以
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
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於徐州
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我兒
爲帝矣何患乃罷兵

詳漢家人傳刪節如左

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已聞周太祖遣宰
相馮道迎贇於徐州喜曰我兒爲帝矣何
患遂罷兵

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
之而已

節七字

契丹遣楊袞將鐵馬萬騎

馬騎似複

世宗鋭於速戰

鋭速似複

張元徽戰歿於陣

彥卿等爲契丹所尸彥超戰歿

同時之事彥超以戰歿列死事元徽以軼
歿不得列死事不知何別

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
中於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爽
歸無所求也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
見殺

應入死事傳

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立改元廣運

迎立下即宜接改元不應至後將繼元立
重提敍起况弑母及弑諸父不皆改元以
前之事而倒敍於改元之前亦覺未妥

郭氏方縗服哭承鈞於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
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

子孫無遺不載於弑諸父之下而載於弑
母郭氏之下不協尚有伴愚之鈇存亦不
應言無遺類

十國世家年譜序

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

德不足三字未容輕議

四夷附錄

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

大敗之之字應節或節爲字

明宗斬禿餒等六百人而赦赫邈

赦者不止一赫邈覩後賜姓名自明

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攻太原遣人謂敬塘曰我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塘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塘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

詳張敬達傳節易如左

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敗張敬達軍敬塘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

紹威以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

如云紹威以契丹逐不魯之姊舍利爲妻

敍明白

代史志疑卷四終

五代史志疑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歐陽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書法自謂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然襃貶謹嚴而事迹或在所畧故重複舛漏間亦不免吳縝作五代史纂誤頗糾其訛其本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

詔編纂始排比成帙陸榮此編成於康熙庚子蓋未睹縝書故以意研求摘其疎謬如梁太祖本紀謂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唐昭宗遇難以後不書立昭宣帝則紀中前後所稱天子不可辨別晉出帝紀謂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爲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瀛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淸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淸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唐莊宗諸子傳謂五子繼岌繼潼繼嵩繼蟾繼嶢而劉后傳乃多一幼子滿喜晉出帝家人傳漏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而張延澤傳中乃有之漢隱帝家人傳漏耿夫人而楊邠傳中乃有之王景仁傳以勛王存之子友寧爲梁太祖子羅紹威傳以兄守文爲弟守文白再榮傳李崧和凝留鎭州時契丹已北歸不應云隨契丹留安重榮傳謂其祖父皆爲刺史不應云暴至富貴劉昫傳不應漏修唐書皆頗有考訂然其餘不過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毛舉細故往往失當大抵惟就本書之中互相較勘所引他書僅茅坤五代史抄評一條此外更無旁證也

讀宋史偶識三卷

〔明〕項夢原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偶識三卷》提要

讀宋史偶識自叙

余讀宋史凡三矣諸生時每謂宋以前撰述多出名手而艾檢更不乏名眼其事其文近簡略高古至宋時勢日新日

自叙一

變所紀載大都纖悉美艷頗末詳贍間多冗長蔓衍讀弗欲竟者余意必欲竟之隨讀隨筆乃蟾光鷄唱精力早已耗於帖括且塵俗復撓之讀僅

十之二三迨己未得秩西曹
故事治獄吏事凡一月時儘
閒適可了夙頫不謂困於應
酬者更甚讀又不過十五已乃
移鎮張秋夫行所無事河臣職

自叙二

也今日之河有異爲錢穀侵漁
事稽核工役冒濫事簡閱遴
餉与常運爭道而馳乘傳曰
之迫阨市舶因之稽滯有事區
畫以至當机權筭貿遷不卒

河上民居勿遑寧處有事調
停河之防更不止沙淤水塞是
無事而極于有事也然有事
而事多不可問即問亦不我應
不得不姑置之又揔還之無事

自叙三

取向所未竟者再易册鉛有綱
目已載而此爲具备有未載而
此特拈出附以他史所見可參
可攟者彙入成帙敢曰無克淹
博尤通宋史耶向者竟讀一

念差覺淌耳客嘲余曰子何勤也三讀矣而復爲綱鑑補遺以祈信將來盡信史則不如無史余應聲解曰不信史又何必有史余偶然識之斯亦余偶然之識耳剞以質諸當世之留意於史者

天啓丙寅秋日就李項夢原希憲甫書於陽丘公署

讀宋史偶識卷上　外史氏項夢原希憲父

曹彬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坐于野會鄰道守將遣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潜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

曹瑋爲涇州安撫使時唃厮囉強盛凡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于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應退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爲順州刺史　厮囉本傳云上以厮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奬以疑懼諸族遂借獻地名授刺史

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

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
人以爲疑瑋唉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
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名
士賈同造瑋客次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
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
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瑋以宿將爲丁謂所忌謫觀察萊州卽日上道從羸
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

附彬所居堂壼敝壞子弟請加脩葺彬曰時方冬
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城
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窾以度食戒左右
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
嫁之附事不載宋史故云附後倣此
外史氏曰人有言賢將與賢士異君論將不復論
德者至于彬而何脩之全也孫武所稱智信仁勇
嚴彬吾無間然
英宗時高太后謫蔡確謂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
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
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定策功妄煽
事端爲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名逐之此
宗社大計姦邪怨謗不暇恤也
曹太后春秋高弟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佾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閤少焉
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得
留趣遣出
夏皇后弟執中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

累陛下保全足矣
荊國大長公主居其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
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
此久矣
王全斌幼時其父事唐莊宗私蓄勇士莊宗召之懼
不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盍擬大人有他
圖也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
李崇矩客名鄭伸者性險陂無行在門下十年崇矩
待之漸薄伸銜之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

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仲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鞿轡襲衣銀帶鄭仲早死其母貧餓常詣矩子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銀百兩時人稱之

李繼和者處耘子也習武知書然性剛忍遇下少恩在涇原以新軍多亡命上言請賜緡錢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必特旨給之眞宗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

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竇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取士至今時論稱之

劉溫叟父岳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叟足矣名之溫叟

太宗賜溫叟歲溫叟受而封之西舍越歲封識宛然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前事太祖再三賞歎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侍選以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具語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命擢其官因以勸後之清白貽子孫者

禮部侍郎于貢部或擧或否趙光範拜官將及廷試語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他曹公事光範當不敢辭若廢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之所能執政曰公晉末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避事也及斯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

外史氏曰借公門桃李以營陸氏之庄田者且百計窺左足也光範可以風矣

張昭字潜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卽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値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旣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蠭起道路榛梗乃自泰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濵靑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

恭爲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遥先生
趙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成之及普
疾爲道親吏甄潜禱上清太平宫神降語曰趙普
忠臣然被病自有冤累潜還白普力疾起出中
廷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二女時皆及笄普
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固諭之不能奪因賜長女名
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明太祖仕周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劉
仁贍未下太祖分兵取滁州時李璟方全盛國世

宗至淮而滁其控扼且援壽州命皇甫暉提兵十
萬臨之太祖兵僅數千遇暉清流關隘路大敗暉
整全軍憩滁城太祖屢覘日再至訪有村中道學
究多智計微服過之已知爲趙點檢矣迎見加禮
太祖再三叩學究曰暉威名與公如何曰非敵學
究曰然兵勢如何曰非比也學究曰然兩軍勝負
如何曰彼方勝我敗是其出所以問計於君學究
曰然彼整軍再戰師絕歸路無噍類矣太祖曰柰
何學究曰有奇計可因敗爲勝關下有一徑路人

無行者乃山之背可直抵城下正西澗水大漲因
此率兵浮水擁至斬關入彼方謂我既敗無致虞
其後必不爲備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也太祖
大喜命學究指路學究亦不辭即夜誓師如其言
奪門既入暉始聞率親兵擐甲巷戰三縱而三擒
之麾言大兵且至城中大亂遂下滁滁既破斷壽
爲二救兵不至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始也擒暉
送正陽寨世宗撫視暉於營中金創被體暉仰面
言自卒伍起至今數十戰未嘗敗而見擒於趙某

乃天贊之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神武遂不食
死滁爲淮南屏蔽自是盡得淮南李璟稱臣此太
祖王業所始暉知爲天授亦非常人也後真宗建
原廟於滁殿曰端命端命者宋之鎬沛學究即韓
王普
初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郎後爲卿呂蒙
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猶
有高才老巖穴未沾一命者臣子甫離襁褓遽膺
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

了止授京官九品

與德小賞儀奉使荊南荊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彯纓與王人抗禮儀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

沈倫奉使吳越道出揚潤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于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民至麥秋新粟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賑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邪太祖卽命發廩貸之　王全斌偕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王帛子女倫獨居佛寺厩疏食以珍奇獻者悉拒之東歸篋中纔圖書數卷而已

外史氏曰曹彬平蜀歸太祖問官吏善否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而獨薦倫廉謹可任師夫彬一生得力惟廉謹兩字固宜相契深也

盧多遜父億爲鄆州觀察時賄賂公行而億清介獨持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吾未知稅駕之所遂後果敗人服其識

宋琪爲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年老民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大幸也

呂蒙正執政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蒙正咲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于我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

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加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辯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令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

外史氏曰不辯亦不謝乃爲蒙正君閒居而待中
貴如相時則惟蒙正可耳以所事者仁宗也
賈黃中父玭嚴教督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
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靜從之未葬者十五
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悟
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六歲舉童子科七
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
食肉十五舉進士
王質祐之孫也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

事曰少年乃與丈人抗耶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
不爲屈黃得盜鑄錢百餘人下獄退告質曰吾以
術鉤致得之喜見于色質曰以術鉤人寘之死而
又喜仁政固如是乎黃慚沮
初王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
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
素風爾曹當勿忘也
馮瓚知梓州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
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

箭樓相擊必無固志持重鎮之旦自潰矣城中止
雲騎兵三百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
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
斬市誘其餘黨千餘人釋之
楊克讓在漢乾祐中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
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
入爲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未
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
晉王以河決塞欲立碑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

不若降哀痛之詔摘諭頒敕不若頒罪己之文
開寶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箭瓦有司言
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
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
往督役無妄言
馬仁瑀爲瀛州防禦使兒子常因醉誤殺平民繫獄
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
曰我爲長吏而兒子殺人此恃勢耳非過失也豈
敢以私親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爲棺

歛具
劉福不學而御下有方略爲政簡易人甚德之頎雄州五年郡境寧謐福初貧既貴諸子常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矣汝曹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

曹彬北征不利至涿州左右皆潰散獨常思德以所部護至易州語人曰既備戎行則與主帥同死生可也若視利爲去就何面目見君父乎

淳化中三吳歲饑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宋璫知

蘇州璫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璫曰天子以民病俾我我以身病辭爲非臣子義也

樊知古爲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革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于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爲中國患朕即位以來或疆埸無事則有修築扞堤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此蓋天意更迭垂戒使無忘惕勵然預備不虞從古而然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重困吾民乎乃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

陝西用兵王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二年仁宗從之

王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

王禹偁上疏請汰僧尼云古者四民自秦以來有戰士則四民之外生一民而農困漢明佛法入中國度人修寺五民之外又生一民而農益困假令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歷數先朝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不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禹偁子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人

言丈人且入相準曰予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得君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或不逮子也

狄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于上前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

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參軍胡則部送芻粮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僅一月耶湘懼無以給遣則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月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粮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粮乏為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

陳太素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年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

張傅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審覆簿書勾摘奸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為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

陳從易與王欽若相善欽若　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詣欽若者　將使湖南欲過之過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使湖外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乎公許少留謂仰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

外史氏曰小人傾險至謂欽若而醜態備矣何亦忽出君子肺腸也則旦氣固自有不死者耶嘗惜元祐諸賢見不到此

楊大雅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遇風覆舟得備卒極之及岸冠服飄沒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

丁謂執政李垂為起居注未嘗往謁或問故垂曰謂位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指君所

爲必逛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

楊紘楊億從子也爲江東轉運按察使紘御下無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

外史氏曰余每讀希文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二語心疑焉及余身試之而益覺言之有味也因摘紘語于此

張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高防爲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鞾市取其直從恩怒將殺之洪進懼紿曰判官命我也從恩詰防防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去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還又居帳下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

喬維岳爲淮南轉運使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今慮茲罪卒如其言獲免

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外史氏曰兩事極相類而高防更難防自誣而且自殄矣至于轉運誤則止贖金法掾誤則罪不測寬大吏而嚴小吏豈自宋已然乎

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難之李迪進曰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因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瑋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

眞宗初欲立章獻后李迪疏諫章獻銜之既而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丁謂用事貶迪謂敗復迪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太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

王曾爲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卿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尊禮如此

曾知審刑院、曉舊例、遷側無故失率、坐從二千、曾請
須親被盲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
卿言、是無復有遷側矣、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
曉例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從之、

曾利用惡曾班已上、怏怏不悅、及坐事、太后大怒、曾
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强橫、何解也、曾曰、利
用素恃恩、臣故理折之、今加以大惡、非臣所知也、
太后意少解、卒從輕論、

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多譏曾、曾力薦爲相、及夷簡

位曾上、任事久、多所爭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
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
外史氏曰、王文正于利用則爲解、于夷簡則不堪、
豈事後之嫌隙易釋、當前之勝心難降、賢者亦不
免耶、

張知白、與王欽若不合、罷爲刑部侍郎、知大名府、及
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
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徙知白
亳州、

外史氏曰、此舉又與請從易者異、畢竟是習氣自
露、

龐籍爲侍御史、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
意、獨龐籍之、天子御史也、

章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
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
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

呂夷簡爲刑部郎時、蜀賊李順叛親從闕下左右稱賀、
既而爲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

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

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
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
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
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
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
忠、

呂公弼、夷簡子也、英宗命爲三司使、初公弼在群牧
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

[illegible]厳不與朕馬是時已知卿恭襄主計訴訟不時
決多留事卿繼其後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曰襄
勤于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以為長者
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
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
擇其重者帝曰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
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時議欲并環慶
鄜延為一路公弼以為不便又欲下遷臣使識之
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過吏可乎乃止

附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
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夷簡時在大名
府聞之驚曰謬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
詔誥則有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語
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獨召寇準謀
誅之準退過呂端端問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端
備位宰相若軍國大計不可不與知準告其故端
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以懲凶逆端曰此非計之

得也願少緩即入奏曰陛下亦知漢祖分羹事乎
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尤乎今日殺
之明日繼遷可擒乎徒益怨愈堅其叛耳以臣之
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
降終可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
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竟納款請命
向敏中當真宗幸澶淵得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
事敏中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酺有告禁卒欲伺
讙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明日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擒入先
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
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屛其尸以灰沙掃庭
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
李迪守兗時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
皓白迪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女甚賢可奉箕帚明復
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
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

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士大夫莫不賢之

附

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時唐義問為運判退謂客尹焕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豈挾恨邪焕曰公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謂焕曰微君殆失潞

公一日語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官以言彥博罷彥博亦罷未幾彥博復召還即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用是起參政判潭州尋大用與同執政相知甚深義問聞言感泣自此出入門下後薦為集賢殿修撰帥荊南

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覲神宗問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役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皆琦功也帝曰發端為難仁祖意已定嘉祐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

外史氏曰定策豈臣子所宜居無論發端與成事也

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時毋賓古為度支判官嘗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

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寵重欽若馴至大用云

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世宗嚴急出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王旦進詔敕宜簡近亦傷于煩馮極對曰開寶閒除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略矣

趙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

則餕于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
甘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
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父每出、必扶披上
下、至雞直[illegible]、御中背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
問而知之、謂諸子、令視以為法
杜道知泉州時、寇黨尚伏巖谷、依險為柵、酋何彥惠
集其徒、據為詔書招諭未下、衆請發兵殄之、道曰
此人懼罪、延命須臾、爾黨豈無詿誤耶、遂微服單
騎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詣直趨賊所、祕

偶識　卷上　宋　王　刊

悉驚畏、持蒲外謁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
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
相率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
璽書褒諭
外史氏曰、識之曰郡守矣、妙在嘗聞其仁、不仁不
能取信也
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詰契丹陰
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杜衍、衍曰、中
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
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
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
陳恕、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
對于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
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
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
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
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
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

偶識　卷上　宋　王　集和萃

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
長、朕嘗語恕等、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
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
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
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
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
許驤、字允升、家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
之季、契丹將擾邊、唐白其父曰、今國政廢弛、狄人
必乘釁而動、則朔易之地、民罹其災、不即去、且為

虜矣、信以資產富饒、不樂他從、唐遂潛齎百金而
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唐踪跡遂絕、
嘗撫商背、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嘆曰、生子
當令如此、因不復商、卜居睢陽、娶李生驥、風骨秀
異、郡人戚同文以經術聚徒、唐攜驥詣之、驥十二
能屬文、會詞賦、唐不識字、[illegible]罄家產、為驥交當時
秀彥、太宗尹京、頗知之、及廷試、擢甲科、
畢仲游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川令、環慶轉運司幹辦
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
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
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
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
最、戒勿啓、倚牆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
數千、洞撤倉廒墻壁、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斛粟
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翼日大軍
遂行、純粹歎謝曰、非君幾敗吾事、
寇準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臨軒顧問、年
少多罷去、或教準增年、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

州、帝次澶淵、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
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準
以此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
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為守、即進促出救、退、
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
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
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朝辭便宜、就途、因酌大
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
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欽若馳入魏
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
李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
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
亮語、沆曰、吾非不知、然朝士上封論奏、多下有司
皆見之矣、若大事如契丹、西夏日旰條議備禦之
策、其詳、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英秀、與之談
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
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祈寵獎、有何策而與
之語哉、苟屈意妄言、世所謂籠罩、僕病未能也、

沆嘗言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襲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帝嘗示二府喜雨詩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奐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慍謂旦曰昨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略不辯眞宰相器也帝顧旦而咲焉

外史氏曰人皆知王旦不辯爲是愚謂使無馬知節之實奏更借旦眞宰相決不欲暴欽若短也

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所服止于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眞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

附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門東可呼二人責限爲旦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以告旦不樂然難逆上旨聽之蓋沈倫家破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桶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以銀易之具白旦旦顰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求昔沈氏器二人謝曰向私易今見在也旦喜用之如素有

韓琦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仁宗聖德神斷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

附初英宗卧疾琦旣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早暮在左右神宗曰此

乃臣子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及神宗卽位
一日留琦語及上曰是時不易處琦曰是時人情
洶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妒外則慰
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除使相封
郡王奉朝請立於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
宗亦得安然服樂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
附 侵使至將以十事鬪尚未之知也館伴受命先
見樞府已而見相琦曰樞密云何曰樞府云第謂
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咲曰豈有此主飲食而不
及他語耶琦徐料十事枚曰彼及某事則某辭對
辯某事則某辭折及宴果皆琦所料受人諫服
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質琦琦指數事其
一太祖惑一宮嬪視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
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法已嬖之乃惡其溺
而殺之彼何罪使復有嬖將不勝殺矣遂去此等
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附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何功之有但添金帛厚
夷狄而敝中國爾上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

財物非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上曰
國家經費爲一日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
拱辰曰萬一陛下只一女求和親則如何上憤作
色曰苟利社稷何愛一女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
陛下屈己愛民如此堯舜主也灑泣再拜退
附 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相
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
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富弼爲相雖微官布
衣皆引禮坐語從容送之自後皆効爲祈節
附 范仲淹遭母憂晏殊請掌府學夜課諸生書皆
立時刻潛詗之見先寢者其人紿云適倦暫就枕
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即取書問不能對
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欲知其難易
及所當用意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士子輻輳
附 仲淹言恭府辟客須可爲已師者盍我敬爲師
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有益耳在睢陽掌學有孫
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千錢明年復謁又贈之
因問何汲汲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

君日得百錢則其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非乞客
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今補子爲學職
月可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
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無晝夜行復修謹甚愛
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泰山下有
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邈朝廷召
至乃昔索遊秀才也

附 仲淹在蘇州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地既
卜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使吾家貴孰
若吳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遂卽地建學語
諸子弟曰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祖宗
視之則均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且自祖宗來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不顧宗族異
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

附 晏殊判南京仲淹掌監殊曰吾女及笄公爲我
擇壻仲淹曰監二舉子富皐張爲善有文行皆公
輔器可壻也殊曰然則孰優仲淹曰富修謹過張
遂壻富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附 范純仁罷相伊川責之曰是者某事相公合言
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
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
言純仁又謝罪遂責數事他日伊川見純仁劉子
一箴凡所責皆當先言之但不辯一詞惟謝罪耳
[illegible]也

夏[illegible]箭手得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
半之教以射法繇是土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
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發名曰貸倉

初太后遣宦者毀浮圖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甎
甓[illegible]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
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逝一旦與瓦礫等誠可
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

堯佐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補之
曰無使不全見棄也嘗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
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
者粗可歸息于父母棲神之域矣

外史氏曰以區區三者遂可歸息陳公不無失言

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陳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渴死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桓責賦于民往往斷其手足堯叟知之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悉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爲謝

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薛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

程琳爲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于民矣

張玉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過夏兵三萬有馳鐵鷂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鬬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眞勇將也

宋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稗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

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遂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違近詔傳聞四方爲聖政累何可忽也

張詠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穐成當仍舊法

梁顥父文度早世顥養于叔父依王禹偁爲學嘗質以疑義禹偁拒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

賚禹偁大加寵賞、
太宗素聞楊徽之詩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
御、且獻詩爲謝、其末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
王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眷多以別本
爲賜、
呂文仲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
多與士大夫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
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
聽、上曰、卿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

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
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慈仁、必不盡戮、
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察其人、置冗散、或舉選
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
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潘慎修隨其弟從鎰入
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且久、捷書至、郎吏
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
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
遣中使慰諭、供帳牢廩、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修
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
杜鎬博聞强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
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悞、帝每得異書、多召問之、
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
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
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
春秋、
好史氏曰、杜公年踰五十日治經史數十卷、中夜
誦春秋、吾輩能無慚愧

吳越納土、受命王珪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算、民
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
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
初珪請對而作詔也、有容諧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
詔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盤龍金盆、
諭曰、秘殿之職、非直寵卿于翰墨間、二府員缺、卽
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
至明、臣死無日矣
王罕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

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巷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數千計罕撫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如是得矣無者柰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夯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集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有婦人訴爲僕奪叙珥捕得之并執奪攘十

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于是槊庫帛爲旗校之割牛革爲有形柔之湯中每眉削竹鐵十六芽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曰薇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麗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樹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載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

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

范純仁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于稅畝若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數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

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外史氏曰雖勝亦非語眞足味

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客詢上官

坶語泄詔嚴叟分析韓維曰臣下析簡聚談更相
普責乃是相率為黨何害于理若瑣瑣責咎懼于
國事無益也

哲宗於禁廟中青索省中書甚急韓宗武言先帝
禁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
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制典謨
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
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
曲中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奬歎介侯諫官員
闕即用之

嶺外役者死多無以為歸趙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
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于我乎出于是至者
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

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
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
閱之皆與法合

孫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為作
孝子傳及既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既卒于雲又
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
臣招納司馬光上疏極論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
信諒祚又將失信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
不可入西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自救
陛下不見侯景事乎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
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

謝呂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
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
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
也公著又不答既歸于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
著亦不答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廷試唱第過三人
則首禮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改上列吳育
歐陽修號高介亦必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
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

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

包拯知端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僅如貢數任滿不持一硯歸

虎林友人賈于鈇長孺校

讀宋史偶識卷中　　射史氏項夢原希憲父

馮京字當世少儻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權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御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倖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偷惰曠職優詔不聽

射史氏曰去位而猶自劾在位而諉卸罪者何居視京可愧矣

錢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以為饋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

張方平改三司使薦王拱辰議推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推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

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神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令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

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

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

外史氏曰使而見侮則辱命。禮我而有加。不愈于侮乎。且北使安得援以請也。抃之論過矣。似亦就拱辰之人而責之耳

趙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不少識者以比劉寬婁師德生張詁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詁卒卹其家備至歐陽修遇槩素薄又躐知制誥及修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讒者所中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修始服其長者

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贓田租償槩知其貧爲代以己奉平生所爲類此

張堯封嘗從槩學所爲文多留槩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爲修媛寵幸令其弟化基詣槩求編次父藁爲序獻之槩不答亦不以獻

司馬池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

司馬旦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光

友愛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郞召固辭旦引大義語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不爲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是時天下懼光終不出及聞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卽位例以親屬入貲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稟

旦之孫朴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

極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貽
帶入且不食吾餘矣炮不敢奉教似贊而薦之
建炎恣極放至朴私令辭諸徽宗爲人所告金主爵
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
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
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轉衰朝夕哭金人亦義
而不問又遣朱巡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王倫
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
辭而止益重之後卒于真定訃聞詔褒其忠節顯

褒贈兵部尚書謚忠潔

李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嘗爲曹下吏而樂道人善
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
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
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在河
南杜衍爲提點刑獄聞與衍會而且其疎薄他日
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

或言華陰人張元吳昊亡入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
餘口于房識察出入機密且姥陳布亮曰元事虛
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
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察以閒詔釋之老幼
界布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
甚希亮像祠焉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
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胡宿詣曰君輩
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
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意乎坐者大慚謝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

當黜歐陽修書責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
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節度判官
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
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

王素知諫院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
費倍蓰于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
以官恩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
賂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
以佐邊費議遂已

附歐陽脩修唐書、止紀志、其列傳、則尚書宋祁也、朝廷以書體不一、詔修刊削列傳、修謂見各不同、豈可悉如己意、一無所易、書成奏、御史白、舊例列官高一人姓名、當書修、修曰、宋公列傳用功深、為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於是紀志書修、列傳書祁、此例皆前未有、祁聞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歐公不可及矣、

蘇軾自黃移汝、道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乎、安石曰、二事皆自惠卿、安石在外、何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常禮耳、上以非常禮待公、公顧以常禮報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安石口入子瞻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遂竄確、軾密疏、朝廷薄確罪、則於皇帝孝治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小累、宜皇帝勑逮治、太皇太后詔赦之、仁孝兩得矣、宣仁不能用、

軾出知定州、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按舊典、帥常服出、將吏戎行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吏書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久矣、

杭僧淨源、居海濱、因舶客通高麗王子義天、源死、其徒持像往告、義天亦遣人來祭、因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后壽、軾不納、奏曰、此欲入貢、借祝壽微賜乎耳、受而不答、或生怨、若厚賜之、則墮其計、宜朝廷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且庸僧猾商檀誘夷生事、必加痛懲、從之、既而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所至官民費無算、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附軾在謫、每出、强人說鬼、蘇轍南遷居許、則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候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為小亭、遇風日清美、徜徉亭中、其人謀之閽人、待亭旁、後旬日、果出、因趨進、轍見大驚、慰勞良久、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入、竟不復出、

王華有俊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華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䨼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黄樓上謂華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華亦坐貶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昳蕩傲世多除官輒為言者所論故終不顯

彭思永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往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哂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劍為登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劍墜于地衆皆服其量

豐稷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退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

呂誨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令乃訐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濅以成風請下詔懲革

錢顗貶將出臺于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君以媚事王安石得姢轉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附會以求美官顗今遠竄君自為得策耶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鄭俠字介夫初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問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

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使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與欲授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奚撻仁知大鹿縣、始至令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猛鎮之、若亡命推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諱獲奴犯法、投致於理、[illegible][illegible]惠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杭吏也、疾驅至族者、惶遽入白撻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摘隱剔抉、務庚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撻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纔乃得一奇士、

河北既罷兵、李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頹圯、因此廢弁、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

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何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張邕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邕詰問、邕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邕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大臠啗邕、邕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邕腹而發、邕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邕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邕縱獵、雙兔起馬前、邕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邕馬、橐駞、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

李清臣、字邦直、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蕃侈已甚、

天固嶽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
舉進士調和川令歲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
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閱銓格判銓張掞遽使自
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薦矣須待
之掞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

夏使至請歸復侵疆杜紘迓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
陳紘止之荅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
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可否乎乃不
敢言

盧華字仲辛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
之纔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
爲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
六其子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
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
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
也堂賞味其言

百官上尊號司馬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
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
號我獨無于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
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
大悅手詔獎光使舍爲荅辭以示中外

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
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亦不
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
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
行

范鎭平生與司馬光稱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
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鎭傳服其勇決鎭
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願神宗洞察
于中其辭哨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
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

蘇頌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
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
者衍入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

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頤曰、以子
相知、且知子畏曰、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
頤後歷政略倣衍云
吳越饑、頤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其以轉
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頤曰、
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歲月
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趙瞻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請其
屬薛濕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會假太常少

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
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
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
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
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
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陰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
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
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
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

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哉、
瞻泣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
遂通判汾州
傅堯俞字欽之、十歲能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
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
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
之
堯俞以誨等皆諫濮議罷、義不當留、遂出知和州通
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

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豈得已哉、今爲郡
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闕政、與誹
謗何異
堯俞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
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
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後談者伏誅、堯俞坐
不即捕、削官、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檄行縣、堯
俞從衆出迎、蓋融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曰、
不可、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

事凡十年哲宗立擢御史中丞

王巖叟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無事以節儉為意積累日久國用自饒

孫永字曼叔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為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俊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為孫試御覆進士第

陸佃初受經安石哲宗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

王俊乂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臨視司成以俊乂及曹倖應詔俊乂辭爲人曰此顯仕捷逕也俊乂不可迫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乂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倖倖回首俊乂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為之懼俊乂處之怡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徽宗親程其文擢為第一及賜第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俊乂矣蔡京邀使來見不往俾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乂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僭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人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

馬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劾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棄之

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洛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

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居其官須明目

張勝。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孝治
天下、君以老母辭、當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
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
捐身報國、設得罪流放、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
在職正色立朝、是非爭時、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稍
霽、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縮頸汗、目之曰殿上
虎、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
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司馬光、年既老
趼質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

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之前
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
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
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死葬祥符縣、後
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盆
棺而去

鄒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汝能報國、無愧
公論、吾願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
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省之、藹然僅存餘

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

王回為宗正寺簿、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
之、密告回、回曰、事孰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
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兩遷、人莫敢顧、回與
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
衆皆為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
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
不答、薦者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

呂陶令銅梁、民龎氏姊妹三人、冐隱幼弟田、弟壯、愬
官、不得直、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
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
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盡為他
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
美乎、弟又拜、聽命、

孫甦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
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館甦京邸、謂曰、
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甦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

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
兵天下幸甚醫何爲者京默然

吳時敏於爲文未嘗屬藁落筆已就所學目之曰立
地書廚

王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
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
矣

劉舜卿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遣諜盜西關鎖舜卿
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

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諜者

何執中字俗通老有妖獄久不竟株連浸多執中訊
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伞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
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
即扣頭引伏

李熙靖衛公德裕九世孫也以父老丐除提舉淮東
學事使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
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激使自言熙靖曰事
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耶卒相聞而

贊之

[illegible]揹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
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
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

上嘗中批二人付朝堂非權貴門客言疏遠小臣陛
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嘗同賓稱之問曰同知其
賢何不密[illegible]爲外

張浚初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山川形勢時時與
舊戍守將問祖宗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故一

旦起疏遠當樞筦能通知邊事本末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以是終身
不主和議

宰執蔭補多濫朱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
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鼎子弟皆武
臣嘗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
文行竟炬選調章惇子授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
職惟夏竦子安期累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
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

孚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鄧右中劉正
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
子各一人飭劾從班宜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
之游已漸衙鞭之辱今不可不戒
秘演雖歸自燕州寄戶鄞縣與禾相好遺其子正彙
往平江正彙至平江訴謗訕朝廷亦就逮經臣涖其
獄無辭氣奈何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
對兵曰吾偶逸生命也豈可以危身不發耶願得
公贊者舉遂坐羅黨停官遇赦復起尋知秀州王

黼新得賓朱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
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未凡秉將為許州府教
授未行凡官居道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愧
之不受貫怒歸而訴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
容耶

王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帝在南京聞淵疾遣
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
所御紫帟茵以賜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挺身從海道來歸金渝盟造舟
膠河縣海道襲浙江諜聞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
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
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
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伏亦粗備
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次江陰先遣其子
公佐潛伺敵動靜虛實寶將啟行軍士爭言西北
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
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忼慨顧
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

酒自誓風即止散舟復集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
寶喜甚士氣百倍趣眾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
寶不為動風少殺縱舟抵東海敵已圍海州旌旗
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
力戰在汝等因握槊奮前將士無不一當十敵出
不意亟引去

寶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
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
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

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
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
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
寶亟發火箭、與弩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燒數百艘、
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以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
刺殪之、舟中斬獲殆盡、其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
晝夜不滅、
州史氏曰、人知順昌之捷、以䘚兀朮、而不知唐島
之捷、竟爲金亮授首也、微此則錢塘亦蚤已問鼎

矣、
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徐處仁言、仲
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
始也、祖黃帝爲宜、
徐俯官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
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
婢名昌奴、遇客至、卽呼前驅使之、
沈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
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覬

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
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
洪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與兄适同進士、試吏部侍郎、
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毫毛不中節、必巧
生沮閡、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
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
時一軍、而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輙踰十數、或
當舉職官、而詭爲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
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稍云事

故、件析枚數、諸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
子、隨所在審、勅牒卽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
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粤蜀、數千里外、不
幸以疾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
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乃止、仍
舊貫、
遵知太平州、前守周琮以嘗論遵罷、來不俟合符馳
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嘗官而行、我
何怨、聞者以爲盛德、

洪邁字景盧皓之季子知婺州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更不可則拚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牓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鬨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發首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無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避權特遷敷文閣待制

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後頗懼既得三鎮詔及肅王代康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軍中遂退師宰執對延和殿李綱奏曰澶淵之役雖與遼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恐肆行擄掠也今退師三日矣前請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故事護之宰執皆以爲早綱固請上然之即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即擊金人厚載歸輜重既與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可勝將士踴躍以行及粘罕陷隆德遂次高平朝廷恐兵復渡河而爾宰執咎綱盡遣城下兵將無以支吾綱曰斡離不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慮粘罕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渡河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宰執有密啓上者於是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追及斡離不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懼甚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綱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五程矣雖再進猶與金人相及

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而去殊緩粘罕兵聞已和果退如綱言 此段畧見正史不如此之詳

附 李綱言靖康初中國得策者二道君內禪一淵聖固守二乃其後和與戰兩失之金人初犯兵不過六萬知都城堅不可攻邀求請和臣謂宜姑曲款俟勤王師既集後與約僅從其可者則約易成而和久當時一切許之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

所以和及師集者三十餘萬臣謂宜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因七國叛俟其糧盡一舉可破當時乃遣宣撫司盡以勤王兵屬之姚平仲得先期舉事敗退又不肯遊擊金人遂輕中國此又失所以戰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今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為鑑也上曰靖康初能守金人再來何遂不能守綱謂靖康初與靖康末又不同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無犯闕意特我自失備使得渡河至城下及再來兩路並進遂欲吞噬中原不同一也初賊至城下不數日而勤王師集其再來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不同二也初賊寨西北而我兵則屯要害通四方音問勤王兵集賊遂斂不敢出其後則東南又使賊據之而內外隔絕不同三也淵聖初即位將士奮厲其後稍解不同四也城初被圍捐廩帖服後乃賊至造橋渡濠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遂潰不同五也金專恃和議謂金人必不再來禍生於所忽也

附先是京城陷沒金人議所立時都下已閧傳虜中定立張邦昌為楚帝都金陵通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或問以虜意齊愈書邦昌二字示與所傳合遂定議建炎初齊愈為右諫議張浚夜過之齊愈曰李丞相上三議非是河北之馬不可得江淮之馬不可用括民之財不可檄郡增兵二千則歲費千萬緡以養不可堪此將極論之浚謂宰相不勝任可論去何至盡力駁其所言事能不悉忽齊愈不從遂入對浚曰公禍自此始矣會朝廷治從逆罪論者首齊愈下臺獄制曰所弃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咸謂綱實之也遂腰斬黃潛善營救不獲時浚為御史攻春齊愈又潛善客也再論綱落職提舉洞霄浚又論綱狂悖無上命綱鄂州居住中書舍人汪藻草詞曰朋黨罔上有虞必去驕狠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正卯自綱罷凡所規畫一切廢去兩河淪陷而盜賊蠭起矣

附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品淵聖減三之二至高宗又減其後不過數品巡幸駐蹕屋宇闕陋妃嬪

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
姻李綱厚私藏侍妾歌僮衣服飲食稱富麗享客
必至百品出則廚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
召臨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妝飾如一皆
宅庫所有呂頤浩侍妾十數夜必縱飲韓招三妾
俱殊色名聞一時招死諸大將厚賂之頤浩以數
千緡得二人寵嬖用事時呂已老中外因以殊進
趙鼎起白屋驟建大堂周以奇花嘉木堂四隅各
設火爐焚異香烟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數
難以來堂饌非薄遂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
帥下逮省寺官費香直數十緡酒饌不計也後鼎
落職論者上其乾沒綱用狀至千萬云
外史氏曰李趙爲宋名臣李扼于汪黃不竟其用
趙爲檜所排齎志不食以死李亦幸而免耳夫檜
之仇趙極矣生今月具存亡死更羅織其子果有
乾沒追至十七萬緡檜肯不直窮到底耶檜黨如
高如次翁輩肯不索瘢以獻諛耶而何竟嘿嘿也
三事之誣可不辯矣魏泰有碧雲騢以爲韓范汚

也當是此類
附 何氏備史云張浚輕銳好名士所有熟即揮金
畀爵牢籠之其子栻以道學倡父子俱特宗主在
朝顯當皆出其門悉自詭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
目爲小人紹興元年合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
覆朝野無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
過落職居住而已鄭瑗之叔瓜論沸騰言路不得
已劾之既而倚逐言者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
積兵財掃地殆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
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而實錄時政紀並
無一字公論安在哉使浚未死和議必不成禍有
不可勝言者矣
長沙賊劉忠聚衆數萬據白面山韓世忠始至欲急
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
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日奕棋
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
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應之周覽以出
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白面山與諸將拔營

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奔望樓植旗僉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斬忠湖南平

帝從容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以語張浚浚曰人才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

飛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

劉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變云

張九成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胥懽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覬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

馮康國浚所薦也浚去相康國乞補外趙鼎言于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問才否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相則凡所薦引俱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

陳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賑施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章誼初以席益薦使金帝曰誼亦毋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家人勿使毋知將行告毋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毋竟不知其使金也

韓肖胄充通問使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政方恃兵欲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徇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也將行毋文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毋

蔡京當國求舍訓子弟者以觷薦觷辭三辭不獲乃即館京亦未暇接觷嚴毅聳校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會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非汝所知即見觷深語觷言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觷曰宜亟引耆德置左右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京因叩所知以楊時薦

衛膚敏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俟之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之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返後使金所答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哉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語之曰必欲相見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此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遣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

李植為布衣時群盜四起餉道阨絕有薦植者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自淮入徐邇濟

凡十餘戰、以討逆、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布衣統衆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緻、高宗大悅

康王之將南也、與韓公裔謀開道潛師夜趨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二舅辛淵來獻傳國璽、淵自稱僞官、議者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

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𤫊久不能平、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曰、若是未可歲月勝矣、且彼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伐斷江路、棄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破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

蕭振調婺州兵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視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

范如圭遷校書郎、秦檜力建和議、金使至、將處秘書省館之、如圭亟見趙鼎曰、秘府讖訓所藏、顧可使敵居乎、鼎悚然、爲改館、金使悖傲、議多不可從、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幷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卻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金歸河南地、檜以爲功、如圭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行、檜以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謁告去

王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數、居正力言、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頗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卽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晏敦復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用度尤當惜、矧兩宮在

原缺第三十六葉

原缺

省起居惟造一人帝屢目送即日命引見上殿帝
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卿登第後爲大
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
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常謂造文章似
蘇軾稱爲小東坡
孫道夫知嵩州盜不敢入境州産綾前守以軍匠置
機質絲虧直民病之道夫爲斷其機遇事明了人
目爲水晶燈籠
勾濤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曰昭慈聖獻

皇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曰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
疎遠外家古今母后無比史官蔡卞等姦邪罔上
造謗史損聖德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
世朕痛念遺訓今特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
學無術邪正貿亂之　臣逞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
賴陛下聖明則任申　先有過慮之諭臣亦恐復
蹈媒孽之禍帝慰勉之
陳俊卿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

讀宋史偶識卷下　　外史氏項薆原孺憲父
裴惟孝字仲友襄陽亂爭出關拔劍殺數人趨白湖
奪舟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衆拔
解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時湖盡溢不泄水
惟孝令二人買服狢貌隘兵易與乃與十騎衣黑
袍假爲敵兵曰兵且大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因
上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服冠張
盖從者數十則官撫姚希得弟令曰敢有爭岸者
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出舉白旗揮

衆船登岸毋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
正我輩赴功之秋也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
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晏仲宣樓酒酣曰有國而
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惟孝躍然曰惟命即請
空名帖三十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
幟鮮明部伍嚴肅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
朝廷負人禍難觸易耶爲君侯紓一時難耳姓名
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擊鼓耀兵不數日衆
至萬數戰但提江上平招之遁去物色之不得或

云趙淮甸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宋史浩漫讀之多不竟畫以叙事猶文陋不足韻耳闕惟孝傳不覺心目俱開

趙開轉運四川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浚撫蜀從有司議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引誠僞加宣撫使印即眞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錢而起五十人死也浚從之

龔茂良慶壽禮行中外覲恩茂良歎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敝天下君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

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

外史氏曰今日妄覲者且居之不疑矣尚暇顧月添給奉乎

劉珙知建康會水且旱首奏蠲夏魏稅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官糴米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場平價賑糴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並除知閤門事宰相知金安節必言使人諷曰君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參人不出上意未回安節奏言陛下即位臺諫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爲遷就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

趙鼎謫潮州王大寶月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

無虛日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爲變

黃洽除侍御史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視安集黃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理遼邈安能遍歷乎不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上嘉納

人勸洽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

而先嘗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復何憂常言居家不敢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絶汪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者猶攻之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

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狩移訊鞫偏捜行槖求祭文不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王十朋知饒州饒金湖盜出没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橋即以王公名之

吳芾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

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捏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杜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疾藥稍假恩寵不謂驕横乃爾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貲千萬賞將士天下稱快

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及任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

王希呂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條屬一幕官輙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即薦之

李浩知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囊橐爲姦事覺械繫死盡籍其家從妻挐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參政劉珙力白之上曰守臣不畏彊禦甚易得批云台州所斷甚當浩始安

袁樞爲國史編脩章惇家以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

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
嘆曰、無愧古良史

家愿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當厲兵足穀以俟
機會、浚不悅、移彭州。有論邊防書曰罪言、明年乞
骸骨歸。後曾孫大酉侍經筵、因從容及之。上嘉歎、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周必大參知政事。有介胄務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
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
諭意。不從大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

奏。上嘗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事不爭、則怨
不當于下。爭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

趙善應性純孝、親病刺血和藥以進。毋畏雷、聞雷即
中夜必披衣待嘗。寒夜遠歸、恐以扣門驚母、露坐
達明。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未服不敢服。一瓜
果必相待共嘗。母喪、終日俯首哭泣。柩傍聞雷、猶
側立垂涕。父終肺疾、每膳不以肺進。母生値卯、終
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色。江淮警報至、流
涕不食。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

耶。故人女孤貧、聘爲子婦。同僚死不克葬、子傭他
所、馳往哭之、歸其子而賻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
躬爲煮藥。歲饑、輟食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
破壞、懼百蟲遊且蟄者失所。晉陵尤袤稱爲古君
子。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逌之墓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
官。夜遣客詣阮、不答。且曰、公卿擇士、士亦擇公
卿。劉韶揶宗元失身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吾肯
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批旨予祠

阮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

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王淮謂此唐季
黨禍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

成都闕帥、上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閩人。淮曰、立賢無
方、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
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
淮浙金華人也

項安世應詔言、夷吾治齊、亮治蜀、量地制賦、量賦制
用。陛下試披輿圖、今郡縣比祖宗時耗多、必自知

況且少矣試核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賦幾何
建炎至淳熙增取幾何試問一歲之用人主供奉
好賜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費幾何嬪嬙宦寺廪
給費幾何戸部四總領養兵費幾何州縣公使迎
送請給費幾何必自知後且蹙矣用不量賦而至
後已蓋未知所終也今天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
用土兵則兵可省能屯田則兵可省次莫如宮掖
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
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

有司不忍省者則在陛下

劉甲幼孤多難毋病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
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倪思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會上
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
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
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於褻狎終
於恣横卒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間父
子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
然從汝愚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思之召入侂胄以人望收之及附對首言蘇師旦贓
巨萬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人當誅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倒置
權門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恩父者侂胄
大怒思又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周筠
與師旦並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
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

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及史彌遠拜相
陳勝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
册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
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
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彌遠怒陳勝侍
御史即劾思落職

宋德之出知閬州會吳曦變託跌足以避爲事平始
赴闕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其傲上詔降
一官後召爲兵部郎時朝論疑丙欲相史彌遠首

以問德之德之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
功不敢以私憮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嘗謂
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
丙請皆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
辛棄疾豪爽尚氣節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
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
興之後可以卒百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
也悲夫人服其警切
李好義與弟好古好仁起兵應安丙討吳曦夜饗士

麾衆受甲及子姪拜訣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
耗當自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曰汝爲朝廷誅賊
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母亦曰行矣
勉之汝兄弟生則壯夫死作英鬼好義喜曰婦人
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
初崔朝宗得玉璽以獻至是趙珙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行慶賞頒赦書史彌遠謂天意
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

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戰輒克金人憚之臨陳戰酣則
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謂張紅眼又謂張鶻眼立
淨天鶻旗以自表每戰俾木楛彌紫大蟲掠陣敵
皆辟易荊鄂多平野威曰是騎兵利一衝吾步技窮
矣乃意創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金則散騎
兵至鉦金一軍分數十簇敵隨分兵又鼓而聚之
倏忽數變敵失措然後縱擊以此輒勝御軍嚴整
兵行常若銜枚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于市

迄無敢喧者
王居安論趙彥逾遞疏已具有徼闡者夜下除目遷起
居郎爲諫官才十八日既供職奏曰陛下遷臣柱
下史欲使臣不得言也二史直前奏事祖宗法遂
極論又言臣爲耳目官諫紙未乾以迕權要徙
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論黻
黻奪官太學生有舉幡乞留者楊簡謂此舉吾道
增重項安世書稱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
金人旣敗率衆西鄉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崔與

之獨以爵賞招徠未幾金萬戶呼延械等相率州
來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稍其兵千餘皆精悍善戰
金人自是不敢窺[illegible]元既復鎮撫遂開誠招納
金自是上下而疑人無固志以至於亡
與之帥蜀請於帝以洪咨夔通判成都首檄咨夔自
近辭曰今當開誠心收人望乃一未有聞而先及
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
效忠蜀人高之會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
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葬大理寺可也第當
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隣抱
廟挑釁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
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恭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
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竟不果從
陳居仁移建寧府歲饑出備粟平其價兆通貸以萬
計代輸畸零輸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
曰此亂民也繫獄復出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
不克歸二子行丐為給衣食置田延師移守鎮江
時大旱請糴錢十四萬給兵食間遣糴運於荊楚

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沈羅居仁區畫
有方所活數萬計
楊簡知溫州私鹺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
嘉尉及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制
乎簡一召亂貽朝廷憂兵衛制在郡遂節制應斬
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立郡官盛服立西
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請始釋奏罷分司
金大饑來歸者日數千萬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
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皆吾赤子中土故民
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粟迎殺之靳脫死乃速
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意哉即日上奏痛言之
高宗山陵百司次舍酒食供給不暇沈煥謂國有大
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
近哀戚心重則差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
絕矣於是支費頓減
吳子聰之姑知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以進得知閤
門事牟子才繳之痛言其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
將一月乃繳駁何也可即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

百娛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使其供職使臣不得繳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私其册於是子聰改知澧州

劉子才在太學進李白醉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鞾之憾也力士方貴倖豈非以奴隸目白而白非直以氣陵之而已蓋謂傭除之職固所以及其極重之勢彼昏不知顧爲逞其所忌以肆夸物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從視禁旅牒血宮庭雖天子不得加誅之矣又

爲力士脫鞾狀爲贊而刻諸石是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亂政屬有拓本遺宋臣者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帝與大全嗾御史誣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緡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力奏其清貧毋信讒言帝詰繹逆官曰牟子才事吳子明乃謂無之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

歐陽守道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州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贓會旱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吳侯鼎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冤旱或三年況冤在民牧乎反覆千餘言守得以直

孔某知六安縣民有妾某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決呆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見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吳淵爲制置使邊事亟且書幣招王登登方奕發書不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盡發犒師諸將見登驩躍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用命不用命者聽賞罰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諸將不用命登有制劍在不敢私也衆股慄竟立奇功趙葵握登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

楊掞爲杜杲參軍、安豐被兵、以奇計解圍、每習騎射
夜以青布藉地、乘生馬躍而不過三尺、次五尺、至
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辟于幕、用其策、稱小子房
嘗貴錢數萬、貰似道核其數、珙以白金六百兩償
掞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掞曰漢高
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
何以結豪傑、似道始貰之、珙嘗讌客、有將校語不
遜、命斬之、掞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讌議
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

受拜、掞爲動色、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挖鍪
不如毛錐子、於是謝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
外史氏曰、狄梁公有言、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
務、乃至今日、一文士世界矣、掣絳灌之肘、而珠犀
議其後者、皆毛錐子祟也、究竟齷齪不可問、與僨
帥等、甚至戈矛分於筆端、而封疆隨之、世法誤文
士耶、文士誤世法耶、
趙汝讜字蹈中、有軼材、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
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
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
名、天下稱爲二趙
鄱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注史彌遠、謫道州、解吏
寄極、羅必元餽其鸛使者、遺黃德秀入參大政、必
元援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然
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
許應龍五歲通經、席坐客奇之、曰小兒氣食牛、應龍
應聲曰、丈夫才吐虹、爲對、四坐嘉歎、
罷歸、清之喬行簡制、應龍草也、翌日、文德殿宣布畢、

帝召應龍、諭曰、草制甚善、應龍謝曰、昔人有言、進
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
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帝稱善
徐僑屢疏時政、感慨剴切、一日、帝顧其衣履垢敝、愀
然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
曰、何爲、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
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
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
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迺貧耳、

蘘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陳仲微按法以册在浮屠
其徒構之錘以爲宛且恭呪詛莫省爲仲微也仲
微過寺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
死寓公有謗仲微於當路而除授以薦牘者仲微
受藏之踰年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
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任不敢撓以私
李燾疏左氏載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言所
由來者漸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使威福自
我毋悠悠玩愒幾於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
刺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
杜範亦以蕪直著並稱李杜
陳塤初四歲時其大父友樓鑰指架中銀杏使屬對
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
竦然曰亡友不死矣試轉運禮部皆第一登進士
第史彌遠當國謂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
而恩數踰等盍佘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
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乃自塤始得無嫌乎徑
部注處州教授去士論高之塤本彌遠甥

賈似道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
得至此衆莫敢應李伯玉獨答曰伯玉殿試第二
平章不拔擢地步亦可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
色退即治歸趙汝騰以伯玉錮山械壁
程顥爲鎮寧軍事河清卒法不他役府中人程昉爲外
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請於朝取澶卒八百治河
天大寒困廢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
此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啓
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讙踊入具以事上得
不復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
吾必上訴顥聞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
附同天節宮嬪獻奇巧爲天子壽顥言於朝又顧
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貢爲非上意庸何傷顥
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執政辭屈
附執政欲用程顥爲諫官顥以書謝曰公知射乎
執弓於此發多中人皆以爲善射一日使羿立其
旁道以彀率不從羿且怒從則戾故習而失多中
之功不若處羿於無事則羿得盡言而用舍羿不

恤順才非昇也然聞昇之道處昇公之多中也
附富弼歸洛養疾每令二蒼頭扶以行一日與邵雍論天下事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不爲起徐指蒼頭戲曰忘却柱杖矣一日薄暮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顒開堂說法富公將叔欲偕往聽將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若往於理未便先生盍止之雍曰恨聞之晚明日弼果往雍見弼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雍曰固也或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恐不可弼驚曰某未之思

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會朱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驚悸病篤熹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

張栻召入時宰方謂虜勢衰弱遣使往責陵寢之故有憂其無備召兵者輒斥去栻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栻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

黃榦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相去不遠民情震恐請城安慶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工費若干乃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戸產錢起

丁夫夫二萬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龜漸殺其半日五鼓坐堂以一日成算分授畢乃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士民扶老携幼謝歲大旱祈輒雨或晨與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卽至後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旣而巨浸暴至城屹然爲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溺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外史氏曰此謂有用學問余嘗云爲百姓做得些事與如守令乃守令未必盡肯爲百姓做事即使爲百姓做事而上官所賢否又不從百姓起見朝野竟若兩截聲名籍甚而百姓愈苦矣

李瑞嘗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

呂祖儉受業祖謙如諸生終兄喪乃赴調時韓侂胄用事祖儉劾奏中旨韶州安置會樓鑰進讀呂公

著元祐十事因進曰公著社稷臣將十世宥之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投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名竊爲陛下惜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非出上意得量移內地在謫所賣藥自給每草履徒步爲踰廬備嘗言因世變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亦私心也

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爲一百七十奏以邀賞薛季宣校覈劾之時端友爲環列附託難撼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奏曰左右進言者不可不察託正行邪儉前售佞薦進曾非誦言中傷乃自不意跡今雖中出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願近政非無阿即墨誅賞恭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

朱震被召問胡安國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唯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講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

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

外史氏曰出處之際洵不能以人參也种放終南不可謂不高而晚節恣橫至爲誦北山移文夫貪心亦何所不至即位三公連阡陌仍有不愜意者此中苟得脚定出與處俱可不問

真德秀轉運江東時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與留守憲司分所部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賑給還百姓數

千人羌之郊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楲死者徹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附張無垢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目爲好名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他人旣不知病反惡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則惑甚矣

朱昂嗜書無所不讀時朱遵度好讀書人號朱萬卷因目昂爲小萬卷

有郭昱者登周顯德進士耻赴常選獻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之故久不調昱不能忍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安德裕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生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爲守兵所執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姓秦氏習世兵家事弓矢狗馬德裕孩提卽尊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羣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旣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習卒

德裕行三年服後還本姓習家盡與橐裝凡萬餘兩德裕卻曰斯秦氏蓄于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取富貴豈屑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

賀鑄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可否當世雖權貴不少借人以爲俠工語言尤長于度曲掇人棄遺少加隱括皆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初娶宗女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鑄廉得盜工作物狀屏侍吏閉之密室數其罪杖之叩頭祈哀乃釋自是諸貴顧者不敢仰視時江淮間有米芾以奇雄奕相後先二人每過頓目抵掌論辯鋒起各不能屈談者傳爲口實

陳師道初游京師傳堯俞欲識之先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俛顏伺公卿之門者堯俞托觀介見之知其貧懷金欲餽比至聽其論議不敢出

李廌少孤能文蘇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家貧客游四方舉三世之未葬者歸定華山下范鎮爲表墓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

鄉舉試禮部軾與貢舉遺之爲賦詩自責

劉恕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

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閤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

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李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蠟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眞秦李斯所爲議由是定

熊克博聞强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酬對如響雖貴不改儉素舊居卑陋門不容轍部使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爲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遂以歸人稱其清介

朱昭知震武城夏兵至被圍四日城多壞度不可支坐廳事召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先戕我家而背城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須臾卒屠其家將士妻孥皆殺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有陰與賊通者語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家人將出戰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利昭守兵得登城昭勒衆巷衢接戰自暮達旦積屍塡衢躍馬從缺城出馬蹶

墜塹賊擁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敢前旋中矢死

徐徽言軍晉寧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連登陴以大義嘿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揮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堇之子

郭永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

諸縣以給歛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此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餉豆之費可也脫不獲命分有投劾歸耳府不敢迫

金人南趨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卒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濼之禁人爭出濼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

李彥先撫陝時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後併力西向彥先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二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

陳寅知西和州北兵十萬攻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不至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傷寅歛而焚之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痛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死賓客同死二十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

楊霆辟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士嘗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任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鎧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鎧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敢不敬服

徐應鑣字巨翁爲衢望族補太學宋亡三學生皆從入燕應鑣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文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使醉卧應鑣與子女入梯雲樓樓舊籍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撲穴牖視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

立睦、自崗如生、僕爲歛殯、後十年、其同舍五十餘
人收瘞之、私謚曰正節先生、
鄭畢、時金兵相屬、畢挈小舟、與妻董同載去、爲所劫、
迫降、畢罵辭厲、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受辱以生、
不如死、亦自沈、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濤之最顯、
文天祥兵敗時、劉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意使大兵
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
於途、各爭真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李璘者、其父爲陳友所殺、後遇京師、手刃友、而不逃、

因自言、太祖壯而釋之、鄭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
董知政忿競、擊殺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婆兒稍
長、悲泣曰、大讎不報、何生爲、具酒殺、請母墳慟哭、
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知政方與兒戲、婆兒從後
斧其腦殺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姚宗明、十世祖栖雲者、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父
語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
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
如母、及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父死邊、乃

廬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薦轍以俸錢買地開
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表其門、名其
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十世同居、而至宗
明、歷三百餘年、以孝睦聞、
种放、與母俱隱終南、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
業、從學者衆、得束脩、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
辟穀術、別爲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
漲、糧糗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
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

琴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値月夕、或
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
性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
林逋、詩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稾、輒棄之、曰、吾晦迹
林壑、不欲以詩名、
王樵、舉家爲契丹所掠、即棄妻、挺身訪父母、累年不
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衣動行路、嘆曰、身世如
此、比於人可乎、自稱贅世翁、於城東南累甎自環、
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村不濟

時道猶貧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虍則撒形不虞
乃備疴莽入室自掩戶卒後向宗道知淄州訪爾
室已爲民居猶栱期年矣子乃知改葬因即其地
役作幽室及祠刻石記之
舊庭爲蔚水尉淮南王舊塋在山間曾大水州守識
取其甓爲城鹿門乃欠葬衣得百世藏於王府井
爲必可用蓋以古物傳今尚有典刑也畢因得存
吳瑛年四十六即上書致仕歸臨溪築室種花釀酒
家事一付子弟客至必欣欣必醉或困臥花間客

去不問聞誠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
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嵬加其頭爲飾客
亦不以爲忤有貸不能償瑛曰是人有妹得無重
其憂立召焚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
有言共僻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
示之未嘗發封也谿入室覓而不言取其藏乃曰
他物唯所欲夜正寒此令存蔽其直率類此
杜生不知其名所居止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
丈餘即爲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

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何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
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
納凉其下何謂不出門問所以爲生曰昔者本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子娶婦耕不足贍乃盡與
兄而携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居之唯與人擇日
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時不繼後子能耕薪長者憐
與田使耕又以餘力爲人傭自此食給并擇日賣
藥亦屏去問常日何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
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

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問其
子曰村童也質甚淳不妄言間至縣買鹽酪可數
行跡以待其返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軫嗟嘆
久之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括時理軍書夜半
疲極聞談此頓忘倦
外史氏曰逸士幽境多佳吾獨喜書無題號且不
知所在也臧否標目俱付之不聞不見消却世人
幾許勝心
燕雲鄉結廬東湖獨居圃藝荷鱗曲有恩禮無良賤

老稱皆愛敬稱曰蘇翁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咲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耘芟灌溉皆有法雖土無卑潔蔬無瞬而味尤勝他圃夜織屨堅韌過常時人爭貿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周急貸者不責償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也與張浚布衣交浚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謂非析簡牘必親造廬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來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悅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啖稍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嘗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恐怕他未便了得二客起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齁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其載辭不可詰旦遣使

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矣竟不知所往遺一詩於案曰多年別作一家風從料聞名達帝聰自有時人令富貴莫將富貴汙蘇公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識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則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攀弗力弗早予罪曷儆

外史氏曰屏几間西漢書蘇翁非無意天下者虛室以逝毋亦謂魏公不足與共功名耶以李綱諸賢而不能使如左右手則何用此金幣為未便了得一語見之幾矣

劉愚妻徐氏在家時毋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君是亟其歸愚出書以示束脩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

魏掞之嘗客衢守章傑時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希檜意遣尉翁家之搜常平時餉牘象之先遺行[illegible][illegible]傑怒治象之拘汾且以告檜掞之以

書貴傑長揖徑歸齋室讀書脩以艮齋人稱艮齋
先生　謝諤亦以艮齋稱周必大薦諤孝宗曰是
謂艮齋者耶蓋嘗見諤聖學淵源集也
劉庭式約娶鄉人女未聘既第女病喪明家貧甚不
敢復言庭式誓不負約娶生數子後死不復娶軾
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
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生愛緣愛生
哀色衰愛弛吾愛亦忘則凡揚袂倚都市目挑心
招者皆可為妻耶軾深服其言

巢谷與蘇軾兄弟同鄉相善軾轍在朝谷未嘗一見
及謫嶺海親舊無相聞者谷獨自眉山誦言欲徒
步訪兩蘇人笑其狂而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
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幸至梅不旬日必
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既見握手相泣谷時年七十
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海南轍愍而止之謂非老
人所宜谷曰我自視未即死轍閱其橐無數千錢
亦推資遣之谷至新州病死轍聞哭失聲惜其不
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自行志

徐積中年有聵疾屏處鄉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府
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類密口誦手畫
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戶知天下必是也自以為
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稾口占授其子嘗借人
書策經宿還之借者於書中得金葉積謝不辯費
衣償之鄉有[illegible]訟多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
詹氏女避淮寇被擄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
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拜願以身贖父兄命遂釋
縛女麾使亟去陽謂無虞我得侍將軍無憾遂隨

賊行數里過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去
韓氏女或曰系相琦之裔元兵至女年十八被掠以
獻主將女知不免赴水死越三日得屍於衣練帶
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
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
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太宗時有僧誦經請修天台壽昌寺寺成焚身為報
衛紹欽董其役既竣遂積薪火焚請如願僧言須
陛謝紹欽曰昨親奉德音無令[illegible]愉快左右觀覩莫

者紹欽促躋新上火猶欲投下遣人以文抑按焚之自是左道少創

張惟吉任事久無阿徇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爲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非之

英宗之即位也甘昭吉直禁中有翊衛功超遷至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

宋用臣矩謚議稱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從于外之語豐稷奏以爲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從于外乃周公事於用臣非所宜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邢恕子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諸名公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征南賦蘇軾讀之嘆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

章惇登進士令商洛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謝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上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曰能自拚命者他日必能殺人惇大笑已竟如言

蔡卞歷楊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

蔡攸京長子也童貫伐燕以攸副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郭藥師守燕專制一路朝以爲慮亟拜太尉召入辭

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曰汝今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惟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適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奏藥師感激效力主其可倚不復防制

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卒穆椿也李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爲亂以不得

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
孟昶降母李氏隨至京太祖數命肩輿入宮慰諭之
嘗進歸蜀李曰妾本太原願歸老并土時晉陽未
平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願因厚賚及昶卒
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吾所
以忍死者以汝在今汝既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
日卒太祖聞而傷之

初俶爲胡進思所立廢其兄倧徙越州進思屢請
除之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
當退避賢路遣親將薛溫爲倧守衛戒之曰苟有
非常以死扞也旬餘二卒夜持刃踰垣入倧闔戶
拒之呼薛達外溫斃二卒於庭乃進思所遣進思
因憂懼卒

偶識

太祖嘗謂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脅迫蓋僭侈之
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耳不可不戒

初夏人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
病兒自引去而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
之地關輔爲之蕭條果如察哥言

先是張佶深入蕃境邀事數擾及曹瑋破魚角蟬族
賞樣丹二酋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諭召
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
給以匹練或以少爲訴者瑋叱曰是贖罪物汝輩
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

太祖閱在京百司吏黜爲農者四百人紀下三條見本

章惇等進新脩敕令式惇讀於帝前其間有元豐所
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哲宗曰元祐亦有可取
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主太子擇配[illegible]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
寶祐中昭孫[illegible]全氏見上上曰爾父死可
念對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
此語可母天下

政和七年於上清寶籙宮東作萬歲山周十餘里最
高一峰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東有萼
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
吟堂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北直絳
霄樓西有藥寮有西莊有巢雲亭有白龍沜有濯

原缺

宋史偶識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項夢原撰夢原字希憲秀水人萬歷已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張秋其書乃讀宋史時隨筆摘錄又他書所見可以參考者附之間加評斷亦甚寥寥蓋當時强授梨棗以充書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